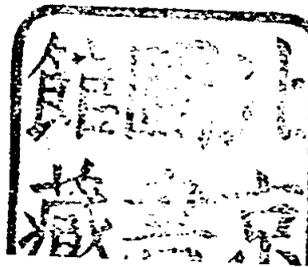


627.64
628
2

國難的故事

開明少年叢書

施瑛著



A389425

給讀者的信

—代序—

我的讀者：

我常常想要明白這一會事：我們的國家，爲什麼現在到了這個地步呢？滅亡的危險，已經臨到了我們的眼睛前面。我們的弟兄，有的已經做了別人的奴才，有的快要套上奴才的鎖鍊。難道真像我們的大人先生所說一樣，我們中國人是注定的苦命嗎？我不相信。我去找尋書本，讀了許多歷史書；這些書本裏，有各種不同的記載。它們告訴我，我們的國家，從前有過光榮的時代，有過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但自從外國的大老闆們到中國來做生意之後，便叫中國一天不如一天。中國的國勢從強盛落到現在的破敗樣子，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這些書本上的記載，總算叫我滿足了。但是我爲了找尋這些東西，

費了好久的功夫，讀了幾尺厚的書本；我想現在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像我一樣的疑問，都要明白這一會事，可是未必每個人有功夫像我一樣的做。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東西，講出來，讓大家知道。但是我的文筆很拙劣，不能夠像那批戴方帽子的先生們一樣，原原本本地奧深地做得像大學裏的講義；或者用很好看的辭句寫成激昂慷慨有聲有色的文章。好得我的讀者看學校裏的講義總怕頭痛，讀激昂慷慨的文章，結果又怕太空洞，得不到什麼。還是讓我像鄉下土老兒一樣，用頂通俗的話寫出來吧。我不會說什麼專門的名詞，我不怕有人說我的東西粗俗，不像什麼文章。我只照我的意思來寫，盡我的能力寫得清楚好懂，免得讀者看不下去。

我不情願在我的書裏，提起許多嚙嚙的人名，這批人所以能夠在歷史上留下名字，大都不是他們自己的緣故。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是我們大家，我們的國家，為什麼會到現在的的地步。至於那批大人物，我們也不必去硬記他們的名字；他們中的大部分除了替自己打算以外，難得有好處給我們。我的讀者只要知道很少的幾個名字，也就夠了。至於書

裏的地名和別的專門名詞，我也儘量少用，不讓讀者爲這些字眼費心。因此我的書更不像學校的講義。可是讀者看過我的書之後，如果能夠明白近百年來，我們中國受列強壓迫的情形，那末我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我這本書的名稱，叫國難的故事。最初曾想用「近百年來列強壓迫中國的故事」這名稱的，其實頂有問題的是「近百年」三個字。歷史不是「西洋鏡」，看了一幅又一幅；歷史是一條很長的河流，從發源地流到汪洋大海裏，完全是長長的一條，不能夠把它一段一段劃分開來。河水海水前浪推後浪地過去，歷史也是有了過去，才有現在，有了現在，才有將來，不能夠指定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古代突然變了近代，世界上的東西也都換過了。我在這書裏所寫的故事，從鴉片戰爭的時候寫起；也並不是說在一八四〇那一年，英國人忽然心血來潮，要向中國來尋開心，才發生鴉片戰爭的。許多過去的原因，已經注定了鴉片戰爭的發生了。但是我也沒有辦法，爲了要省掉許多囉嗦的話，我只好快刀斬麻，丟開過去不講，劈頭就說鴉片戰爭。因爲現在中國的情形，完全由過去六七十年的

事情所造成，所以這書裏特地把前面的幾件事情，講得詳細一點；近來的事情，讀者耳聞目見，大概總有點印象遺留在腦裏，我便講得簡單一點。不過我不是留聲機器；單單報告一點從新聞紙上得來的消息，是不夠的，我所講的自然比較有系統一點。

我不是歷史家，我手頭的書本又不多，所以這本書裏，錯誤一定難免；然在我已經要感謝我的朋友，他們把有價值的書借給我查考；我不是文學家，我的書不能夠寫得活龍活現，叫讀者看了有似親身經歷，那是一定的。君蓮是第一個讀這本書的人。她不會進過高深的學校，對於一切學術上的東西，她知道得比我更少。我把寫好的東西，叫她先讀，看她能不能夠都明白。如果她不能夠明白，那末這段文章已經染上一點斯文氣了，我還得改過。我總是向頂好懂的路上走。

我在等待讀者看後的批評，希望我的讀者，願意告訴我。最後，我還要謝謝開明書店編譯所裏的幾位先生，因為他們給我不少有價值的指示。

目次

給讀者的信（代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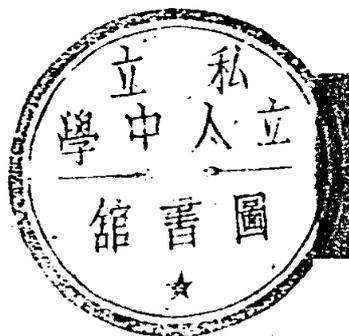
第一講	一個比喻	一
第二講	他們怎樣轟開大門來	四
第三講	外國兵第一次打到京城	一六
第四講	上海是這樣繁榮起來的	三三
第五講	跨過牆來的俄羅斯	四一
第六講	琉球做了贄見禮	五〇
第七講	打了勝仗送了地方	五五
第八講	西南的籬笆拆完了	六六
第九講	怎樣失掉朝鮮	七七

第十講	傲倖地沒有被瓜分	一九一
第十一講	可憐的反抗運動	一〇〇
第十二講	自己的地方別人的戰場	一一四
第十三講	用錢買奴才	一三三
第十四講	誰說還像秋海棠葉子呢	一三三
第十五講	獨占形勢的開場	一四〇
第十六講	重新在均勢局面下掙扎	一五一
第十七講	我們只有滾蛋的份兒嗎	一五九
第十八講	英勇的抗爭	一六九
第十九講	宰割的第一刀	一七六
第二十講	瓜分？獨吞？還是復興？	一九〇
附 錄	一個年表	一九七

第一講 一個比喻

我先告訴你一個奇怪的故事。

一間高大的屋子裏擠着一大批人。這一大批人當中除了一兩個頭腦以外都飢餓得可憐。他們骨瘦如柴，他們口口聲聲喊着要飯喫，因為「粥少僧多」，總是喫不飽。可是他們的碗櫥裏，卻放着許多好喫的東西，別說粥、飯、魚肉瓜果，山珍海味，差不多完全齊備。櫥門是鎖着的，他們不知道怎樣把它打開來，讓大家來享受。只在互相拚命撕打，搶櫥外面的幾個冷燒餅喫。我還忘記提起，這屋子的大門是緊緊地關閉着的，這批人不知道外面的有着廣大的花花世界。外面的人，自然也不知道屋裏有着這樣一批人。外面的人想這間高大屋子，看它的樣子，裏面一定藏着許多好東西吧，我們得進去瞧一瞧，如果有好東西能夠拿一點自然更好。



於是一個人去敲門。裏面的人只從門縫裏張了一張，看到底是什麼，他們看見敲門的是一個生疎的人，不睬。第二個再來敲門，還是不睬。第三個人用力推門，推開了一線，帶着貪婪的眼光，朝屋裏打量一下，卻被裏面的人吐出一口痰來，正落在自己的臉上。外面的人生氣了：裏面這些瘋漢，真不識擡舉。來吧，大家來用力，用力打破這扇門，轟進裏面去。再說。於是轟、轟、轟三聲，那扇老朽而不經打擊的門，立刻塌了下來。裏面這批飢餓的瘋漢，爲了自己搶自己不夠的糧食，已經打得精疲力盡，雖然想抵抗，可是那裏打得過外來的如狼如虎的這批人呢？早給他們拖下來痛打一頓，只好抱頭鼠竄，躲到暗角裏去。這些外面來的暴徒帶着鑰匙，於是打開了一個櫥門，順手拿了一點東西去。好了，這些東西帶了出去，外面的人才曉得裏面真是一處好地方；裏面的人，又是些最不中用的傢伙。那些強盜，便先先後後打進屋裏去，門窗毀壞了，牆壁撞破了，屋裏已經一點也沒有遮攔。裏面的人起初不高興，可是上去阻擋，總是挨了耳光退回來，以後只好瞪着眼睛瞧，讓他們窮兇極惡罷了。真的，裏面的這批人，自己打自己起來，常常打到頭破血流才肯罷手，對於外

來的強盜，稍微喫了一點小虧，便不高興出力，只在自己弟兄的身上出氣。結果，好喫的東西給人家搶完了，自己人仍舊餓着肚子，還在爲幾個冷燒餅，自己和自己拚命——這一批傻瓜，「這一批瘋漢」看完了這個故事，也許要發出這樣的罵聲來吧！

我的讀者，請你慢一點罵。這一批人自然是傻瓜，是瘋漢，可是他們不就是我們自己嗎？上面這個故事，可以說是一百年來我們的國家的縮影，讓我慢慢地一樁一樁來告訴你罷！

第二講 他們怎樣轟開大門來

有許多事情，往往是名不副實的；就拿戰爭來說吧，戰爭的目標，未必像它的題目所說的一樣。好像在英國的歷史上，有過叫做「薔薇戰爭」的一場戰爭，薔薇是多麼好看的花朵，可是這場戰爭，一樣是血肉橫飛，所以有這名稱，只因爲兩方面佩着紅白薔薇花，做戰士的標識罷了。鴉片戰爭，也不是真正爲的鴉片；可惜鴉片命運不好，既然不肯安分守己的做藥料，給人當了毒物，又碰到這個不幸的機會，變成了戰爭的罪魁禍首，也許它自己也要喊冤枉的。

事情應該從頭說起：歐洲自經什麼地亞士、伽馬、麥哲倫、哥倫布這幾個人發現了新航路，尋到新大陸回來，一時引起了許多野心家的貪慾，他們離開了本鄉，冒着危險的波濤，到海外去開闢國土，尋求黃金。而且他們所到的地方，文化程度，大都比不上本國。於是

把歐洲的貨物，運送到那邊去推銷，換了錢回來；那面的原料和歐洲所需要的東西，也可以用便宜的價錢收買，運回本國。這樣一來，國王、貴族、大商人，完全發了大財，叫人看了眼紅。後來工廠開了起來，工廠的老闆，要原料，又要推銷貨物，本國又不夠他的發展，更非要向海外走不可。一批批工商業的大老闆們，浩浩蕩蕩，到處敲着人家的門，硬要和你做買賣，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和他們一上手，經他們的明搶暗偷，你的一切便完了，整塊土地落入他們的手裏。紅種人的美洲，黑種人的非洲，全是這樣地葬送了，亞洲大陸是一塊好喫的肥肉，他們自然要來看想。「我佛慈悲」的印度，便第一個遭了禍殃。

這批大老闆們，雖然掛着做買賣的招牌，實在是明搶暗偷，來喫你的膏血的。英國的工商業頂發達，牠便做了首領。牠有的是強大的海軍，你不願意和牠做交易，牠可以叫你喫一頓老拳。牠到海外去做生意搶錢，還打着堂堂正正的旗幟呢：

挑起白人的擔子來，

揀你們最好的子弟差出去，

叫他們永遠充軍，

替他們套上羶鎖，背着委曲，

去伺候你們的俘虜，

給那亂雜的野人去當差，

你們那新捉來的百姓，都是

半個魔鬼半個嬰孩。

這是英國詩人吉百齡的詩。吉百齡曾經在印度住過，英國人榨取了他們的膏血，叫他們做了奴才，還說給他們去當差，這真是騙小孩子的話。現在暫且承認他們在印度當差吧。他們當差的機關，叫做東印度公司，面子上是說和印度做生意的，實在是一個盜窩。他們知道，在印度的東北方，那裏有一個富麗繁華的國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裏，曾經用羨慕的話說起過，這便是中國。美麗的絲綢，飲料用的茶，做藥用的大黃，甚至於黃金白銀，那裏都是很富足的。去吧，和中國做交易去。荷蘭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先先後後駕着海

船，到了中國的沿岸。

中國是一個老大的帝國，地大物博，自己的出產，自己都能夠供給。而且中國在過去的時候，有過很榮耀的歷史，對於外國人，向來非常看輕。外國人來做生意雖然讓他們做，但是定下嚴格的限制。外國人起初看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也不敢鹵莽地下手，所以派遣使者，和中國的朝廷商量做交易的事情。照道理講，兩個國家使者的來往，自然應該平等對待，可是中國朝廷卻不答應。外國派來的使者，拜謁皇帝，硬要行跪拜禮，好像來進貢的一樣。因此英國兩次派遣了使者來，都是沒結果回轉。通商的問題，雖然沒有解決，但是在南方的廣州，因為是與海外交通的中心，已經成了商港，外國人和中國人，在嚴厲的限制下，偷偷摸摸，做着半開門的交易，廣州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天一天繁盛起來。

可是當時做這半開門的交易，也並不容易，因為限制太凶，外國人不好自由貿易。貨物運到中國來，當然要抽捐稅。關稅抽得倒不多，但是在通商地方的官員，卻是貪錢的居多數。外國人運來一批貨物，那批官員一定要敲一下竹槓，送幾個錢給他們，才肯讓貨物

上岸銷售。爲了這種情形，一心想賺錢的大老闆們，尤其是交易做得頂多的英國人，便開始打主意。渾蛋，這樣偷偷摸摸的做交易，有什麼好處得了，再不開門歡迎，讓我們轟進去。——那些外國的大老闆，貪心愈重，愈覺得忍不下去，幾次三番，叫他們的政府準備動手。可憐我們這個老大的帝國，還睡在鼓裏。

鴉片的運氣真不好，英國人正在摩拳擦掌，晦氣卻臨到了它的頭上。中國的朝廷，根本不歡迎外國人來做生意，英國人硬要來賺錢，已經到了一定得轟開門來的時候，不早不後，英國從印度運來的鴉片，便做了火藥線。——鴉片當然不是好東西，除了用作麻醉劑外，還有許多不長進的人，吸食這東西，成了嗜好，結果不但化了錢，還糟塌了自己的身體。謝謝英國人的好處，那些大老闆從印度來和中國做生意，用工業品來賺錢還不夠，偏運來這種糟塌身體的毒物，而我們那批不長進的國民，正中下懷。大老闆們既然賺飽了錢，還損傷了中國人的身體，可真是如意算盤。中國人的花錢傷身，叫朝廷裏的官員也看不過了，於是請朝廷重新來嚴申煙禁。原來禁煙過去也禁過幾次，只是禁得不認真，沒有

效力，但也並不釀成中外的衝突。可是這一次禁煙，正值英國硬要轟進門來做生意的時候，於是戰爭的事，就突然爆發起來了。

那時候英國人運來印度的鴉片，大都在廣州的沿海上岸，廣州成爲全國鴉片貿易的中心，朝廷上自然想派一個能幹的官員到廣州去。這個人要又能幹，又熱心，而且做事情要不愛錢才可以。結果，果然尋到這樣的一個人物，他就是林則徐。朝廷裏這一次確也下了決心，預備斷絕了鴉片運來的路，把毒物完全禁絕。

那時中國的官員，對於國際的情形，大都不很明白。林則徐是不是也不明白這一點，我們可不曉得。但是他做事既然熱心，而且也很有計劃，這是可以佩服的。他於一八三九年到廣州，用了厲害的手段，強迫那裏的外國商人，都把鴉片交出來，讓中國官廳來銷毀。英國商人要靠鴉片發財，自然不肯答應。英國政府派在廣東的監督甲必丹義律，是一個又倔強又狡猾的傢伙，也不肯答應，可是拗不過決心來禁煙的林則徐。只好不情不願地，把幾萬箱的鴉片交出來。林則徐便一起收了攏來，於六月三日在虎門附近，掘了幾個坑，

把鴉片、石灰、鹽水一齊放到坑裏銷毀，順潮水衝到海裏去。這真是一個大快人心的舉動。在中國官民的歡呼裏，而容難看的義律，帶着在廣州的英國商人，溜往澳門，打算新的陰謀。中英間做買賣的事，就此停止起來。

一八三九年，是中國近代多難開始的年代。英國大老闆們因為不能夠自由到中國來做生意，早已滿肚子不高興。這時候知道爲了鴉片的事，英國商人受了委屈，大老闆們便慫恿政府，派兵來打中國，給中國一點教訓。他們的軍隊，原是用來侵略的，可是在外表上總得套上一副好看一點的假面具。出兵的題目呢？鴉片是毒物，鴉片貿易是不道德的事情，怎麼好當興兵動武的旗幟？大老闆們也知道這一點，但他們管不到這一些，他們只要賺錢。政府裏的人起初對於這事也頗費躊躇，但政府原是大老闆們支持的，自然最後由從了大老闆們的吩咐，派了軍隊到東方來了。一八四〇年，英國海軍就自己動手來轟中國的大門。他們有的是鎗炮，有的是經過嚴格訓練的士兵。可是中國因為朝廷的腐敗，軍隊的訓練和武器都比不上英國，不過我們要知道，訓練和武器的好坏，並不能一定

做爲決定勝敗的標準；只要大家肯齊心併力，有抗敵的心思，列強決不能輕易來征服我們的。可惜那時中國多數的官員既是怕死愛錢的飯桶，人民也還沒有強固的民族意識。這樣就給敵人以進攻的機會。

英國的兵艦，浩浩蕩蕩，來到了廣東。荒涼的香港島，做了他們暫時的停泊地。他們開始攻打廣州了。但是廣州已經由林則徐防備得很嚴密了，英國人知道那裏不容易下手。於是他們就沿着海岸到中部和北方去活動。浙江省的定海最先被他們占領，接着便一面封鎖長江、寧波、廈門、廣州等要口，一面派兵艦，沿着東海、黃海北上，經大沽口，直逼天津，向當地官員提出解決爭端辦法。天津是北京的門戶。北京朝廷裏那些不中用的官員，看見英國打上門來，如入無人之境，已經害怕到了萬分。——原來那時的朝廷，對於外國人是萬分的痛恨和不歡迎，可是並不切實想法子來對付；人家打上門來，便慌作一團，什麼條件都肯答應了。這批愛錢怕死的官員，喫了一次苦頭，仍舊做那腐敗的事體，也不想想補救的辦法。那時候他們看見英國兵已經到了大門口，就對敵人討饒，同時還一口咬定

林則徐的不好，說這事完全是他禁鴉片鬧出來的。結果朝廷裏派了一個大官，同打上門來的英國軍隊講和。林則徐冤枉地花了一番熱心，被當作惹禍的頭腦。朝廷裏革掉了他的職位，把他充軍到西北地方（現在新疆）去。

英國人原來的意思，只要能達到通商的目的就罷手。現在中國朝廷手忙腳亂的情形，中國官吏的顛預和將士的不中用，都被他看入眼裏了。他明白這樣一個大國，簡直像一隻肥豬。雖然有許多人，這許多人卻並不愛他們的國家，他們連飯都沒有喫呢。原來幾百年來不好的政治，官吏的貪婪和各種的天災，使這許多人民飢餓得只要有飯喫，無論給你做什麼都高興。他們不知道國家，朝廷對於他們，除了榨取金錢，另外一點也沒有幫助。這次中國和外國第一次打仗，英國兵能夠到處橫行，有些地方，完全靠中國人做漢奸。英國給了他們錢，他們就去替英國人幫忙；所以後來戰事完結，英國人要求，對於這批戰時替英國服務的漢奸，應該饒赦他們，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英國人明白了中國的這些情形，於是重新提出了苛刻的條件。不過中國的朝廷一時究竟也不肯答應，因為在好

幾個條件中，有一個是英國要求把香港島割讓給她。祖宗傳留下來的土地，怎麼可以隨便失掉一尺半寸？中國皇帝也生起氣來。先後派兵到廣東和浙江去和英國兵隊決戰。英國的大老闆們，一不做，二不休，又怎肯就此放手呢？

戰爭重新開始了。英國兵先打下了廣州，再回出來，照着上次的老路，沿海北上。廈門、定海、鎮海、寧波、乍浦受了他們的攻擊，全落入他們的手裏。英國兵艦到長江口，打下了吳淞、上海，溯長江而上，駛向中國的腹地裏去。鎮江、江陰也在炮火下陷落了。古老的南京城，是中國一個有名的形勢很好的舊都，第一次來了外國兵艦的拜訪。這「龍蟠虎踞」的古城，面前對着白浪滔天的長江，長江裏停着炮火待發的英國兵艦，城裏的官員和百姓，都怕得手忙脚亂，想不出對付的好法子。結果只好在城頭掛起可恥的白旗來。南京的地位何等重要，現在敵兵已在它的面前耀武揚威了。各地的敗報，又雪片似的飛到北京。朝廷裏的皇帝見事已至此，也只好派三個大臣做全權代表與英國議和。這三個大臣，便到停泊在長江裏的英國兵艦上，與英國去開和平會議。——其實這那裏算得上會議，只是

打勝仗的一面，一手抓住了你的頭髮，一手從自己的懷裏掏出一批條件，叫你承認他的神色，當然又驕傲又得意。加以這三個大官，交涉的手段真的太不高明，結果把洋大人的一切吩咐，不折不扣地全部承認下來了。在古城前長江裏的英國兵艦上，向來以天朝自居的中國與英國訂結了一張不平等的條約，這是中國與外國訂結的第一張不平等條約，這條約的名稱就叫做「南京條約」。

這次戰爭的原因，是爲了禁止鴉片，這是理直氣壯的事情，但是在和約裏關於禁止鴉片的事，什麼也不會提出一句。南京條約裏，中國除了賠償英國出兵的費用外，還要賠償林則徐所銷毀的鴉片費，共計需銀二千一百萬元。至於鴉片，後來仍舊源源不絕地運進來。直到現在，中國所受鴉片的毒害，真是說不勝說。雖然後來中國自己也出產鴉片了，禍根卻是英國人種下的。

英國這次出兵的目標，是要轟開中國的大門，好讓大老闆們來堂堂皇皇順順利利來做生意賺錢。她打勝了，自然要叫大老闆們滿意。在南京條約裏，除了上面所說的賠償

兵費和煙價外，又逼迫中國承認了兩個主要的條件。第一，叫中國開了五扇大門。本來中國和外國的來往，只是偷偷摸摸地做點半開門的交易。中國的四面，本來好像都圍着又高又厚的長城，風也吹不進去。英國便叫中國在那牆上，開了五扇大門，好讓他們自由進出。這五扇大門，都在東南靠海的地方，就是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和廣州。在那裏英國的領事和商人，可以居住，英國的貨物，在那裏進口，可運到中國的內地去，大老闆們的希望，可說完全達到了。第二，英國在東方，還要一塊根據地，那塊根據地，就是香港。事實上戰事發動以後，英國就把香港占領，南京條約不過叫中國正式地承認一聲罷了。此後香港一天天興旺起來，成爲遠東數一數二的大都市，英國人就把香港比做爲帝國皇冕上一塊頂美麗耀眼的寶石。這比喻是恰當不過的。她纔在中國鬧一下架，就得了這樣的好地方，在東方有了海軍的根據地而且從此做了榨取中國南部的吸血蟲，這是大老闆們頂滿意的戰利品。

英國在南京條約裏，自然還有一些別的要求，這些要求比較地不十分重要，用不到

在這裏一一細說。但是南京條約訂結的第二年，中英間又訂結了一個虎門條約，補助南京條約的不足。其中有幾條對中國的損害，簡直比南京條約還要厲害。我要在這裏先把關於關稅問題的提出來說一說。這條約中規定中國稅關征收捐稅，一律須依照「值百抽五」的標準，這就是說，值一百元的貨物，只能抽五元的稅。抽稅的多少姑且不說，但現代國家對於抽稅，應該有自主的權力，經虎門條約這樣一定，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就被斷送了。此外如外人在中國設立租界，外國人在中國犯了案，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束縛，在虎門條約裏，都已種下了禍根了。總之，英國當時的目的是要轟開中國的大門，經過鴉片之戰，她的目標完全達到了。豈但完全達到，她所得到的已經超過最初的希望許多倍數的了。別國的大老闆，看見英國得到了勝利，她們從前到中國來做生意，也曾喫過中國不少的苦頭，現在她們都想到中國來討好處了。於是法國、美國以及別的許多國家在南京條約訂結以後，都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來。那時中國的官員，全是一批飯桶，除了拍馬鑽營和榨取老百姓血汗以外，外交上的事情，都像瞎子一樣。而且經過了英國人的耳光，臉上

還熱辣辣地有一點餘痛，對於那批洋大人，雖然痛恨得要命，同時卻也害怕得很，怕他們再打，對於法美等國的要求，也只好一一答應。於是外國大老闆們，一齊跨進了中國的大門，以後中國差不多完全成爲他們的天下。

事情可不容易這樣解決。南京條約裏訂明五個通商的口岸，讓外國的領事和商人居住。別的地方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有廣州，因爲和外國做生意頂早，受外國的苦痛也最深，他們痛恨外國人，總不肯讓外國人進城去，外國人一時也無可奈何。單就廣州問題，便可以看出中國老百姓雖然挨了痛打，但是心裏，是並不情願的呀！

第三講 外國兵第一次打到京城

英國政府依照了大老闆們的要求，借着中國禁止鴉片的名頭，出兵打敗了中國，非但達到通商的目標，而且得到了很大的賠款和香港這一塊土地。別的國家，看得眼紅起來，也來和中國訂定條約，要求做生意。中國辦外交的飯桶官員，一心害怕，自然有求必應。結果單是紙張上的條約，中國就喫了大虧。不過那時候的中國人，因為纔和外國接觸，還不曾忘記自己的地位，究竟還不甘願伏伏貼貼地做別國的奴才。不比後來那些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漢奸們，對待外國人，一味恭敬，比叭兒狗伺候他的主人還要小心。失掉了土地，失掉了各種主權，受到種種侮辱，只要自己地位保住，什麼也不放在心上。可惜那時候的人們，完全像蒙在鼓裏，不明白世界上的大勢，也不知道怎樣去抵抗侵略過來的外國勢力。朝廷上的官員，和鄉下的百姓，只曉得橫蠻的做去，還拜託了妖精神靈做護符，叫

他們扶清滅洋，像後來的義和團一樣。這批所謂「愚民」他們的行爲，雖然愚蠢得可憐，但是他們那種不願做奴才的心理，卻叫許多洋奴式的「高等華人」慚愧的。

卻說自從廣州爲了鴉片戰爭的發生，喫了大虧，廣州的官民，懷恨在心，只好用消極抵抗的辦法，不讓外國人進廣州城來做生意，這使大老闆們感到非常的不便。英國的香港政府，已經在大生其氣。那時的香港政府，叫它政府雖然很神氣，可是還不如叫它大老闆們的大本營好一點。鴉片這個毒物，仍舊從那面運到中國來。中國有許多貪錢不顧國家的壞蛋，常常運了一船的鴉片，從香港到廣州。又怕給巡邏的官兵捉住，所以船上掛着英國的旗幟。託了洋大人的威風，便可以在中國橫行不法，這種事情，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是很多的。有一天，有一隻中國船，裏面裝載着幾個販私貨的海盜，向廣州駛去，中國官兵知道了，下船去搜捕，捉了十三個中國籍的壞蛋。這事本來是很平常的，用不着牽連到別的國家。但是這隻販私的中國船，卻掛着英國旗，雖然它在香港船政廳註冊的日期，已經失效，英國的大老闆們存心要和中國搗蛋，自然管不了這些。香港的英國官員，見有了

藉口，便同廣州的中國官員大辦交涉，說中國人侮辱了英國的國旗。——其實這句話也虧他們說得出口，英國的國旗難道不為正義而存在，而是替盜賊保鏢纔存在的嗎？紳士和大老闆們只要自己的心裏明白好了。

那時廣州的總督，叫葉名琛，也是一個又笨又蠢的飯桶，還有人批評他沒有廉恥。可是平心而論他比現在的漢奸總要好到許多倍。英國的官員無風起浪，向他提抗議，他卻給他們一個不睬。不睬果然也有道理，壞處在他並不防備，只是自己一味的驕傲。英國官員非常生氣，立刻拔出拳頭來給你顏色看，打進了廣州城，搶劫放火，施出他們的拿手好戲來。當地的老百姓，可忍受不住，看見洋人這樣的壞，便一轟而起，趕走了這批海盜式的英國兵。老百姓已經喫夠了洋人的虧，趁了這個機會，想報復一下。這個報復，看了外國人在中國的妄作妄行，實在應該受的。這些老百姓，趕到外國人做生意的洋行那面，放火焚燒。那些洋行，英國的、法國的、美國的，完全都有，在大眾憤怒的火燄裏，有許多燒成了灰燼，外國人都逃走了。他們去報告本國，英國有大老闆們站在背後的政府，法國有野心和

叔父拿破侖第一一樣的拿破侖第三，他們正想到東方來發展。於是英法兩國組織了聯軍來攻擊廣州。法國出兵的藉口，是說一個在廣西傳道的天主教士被中國人殺死了，所以來與師問罪。我們知道那個時候的外國傳教士，不管什麼教派的，也不管有心或沒有存心，他們總是在替本國大老闆們做侵略的先鋒，中國前前後後，真吃夠了他們的虧。可是教士被殺，在野心家和大老闆們，自然得了好題目。你想，一個教士的屍體，可以換到許多地方和金錢，這是多麼便宜的買賣啊。英法既然因為志同道合，組織了聯軍，素來帶着和平面具的美國，沒有參加在內，但是後來英法聯軍打廣州的時候，美國水兵幫了不少的忙。廣州打下，英法聯軍搶劫，美國水兵也沒有把機會錯過。

廣州的飯桶官員葉名琛，看見英法聯軍一到，便嚇得手忙腳亂。大大小小的官員兵丁，平常只知道花公家的錢和欺壓老百姓，此刻卻不能夠為國家拚命。百姓們雖然有着痛恨外國的熱心，但是平時既沒有組織，而且赤手空拳，當然打不過外國軍隊。廣州城便很容易地給英法聯軍打下。外國兵馬衝進廣州城來，慌作一團的葉名琛，好像熱鍋上的

螞蟻一樣，跑來跑去，沒有地方躲避。後來溜到一家小商店裏。那個時候聯軍在查中國的官員，有幾個認得葉大人的，便武裝齊備，闖到那裏，把他拖出來。一個英國兵一手把他的髮辮繞在自己的手臂上，一手抓住了他的衣襟，把他狼狽不堪地送上英國船去，做了俘虜。這種事體，我們中國倒楣也倒得夠了，就是葉名琛自己，也應該死在敵人的面前，才可以對國人減少自己的罪惡。但是葉大人偏愛惜自己的性命，讓英國船裝了這個高貴的俘虜，載到印度的加爾各塔，叫他在那裏過了他多剩的年月。葉名琛在異國過着淒涼的生活，還有心思吟詩，把自己比做「海上蘇武」。所以當時有人嘲笑他說：「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這真是丟盡了中國人的臉。

英法聯軍打下廣州城，捉了葉名琛，自然得意揚揚。英法自己以為是文明的國家，照規矩打下了一個大城市，不應該像野蠻人一樣的放火搶劫。可是他們把中國當作野蠻國家看待，說文明人的規矩不能夠適用，所以大搶大劫，廣州城飽領了文明人的恩惠。從此廣州城落入英法聯軍的手裏，一直有三年。在這三年中，廣州沒有半個中國的官員，一

切事體，完全由外國人管理着，彷彿做了亡國奴一樣。廣州的百姓，在英法聯軍的武力下，雖然想要反抗，但是他們赤手空拳，所有的武器只是一些刀鎗，自然是沒有用的，只好忍聲吞氣的過了這三年。

英法聯軍打下了廣州，想到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領着大兵打到北京去，問問中國的皇帝，究竟肯不肯死心塌地的聽洋大人的吩咐。美國和俄國，也幫着英法助威，他們都想來分中國這一塊肥肉。英法的兵艦開進了渤海，衝進了大沽口，靠近天津，耀武揚威。中國朝廷裏的人，在鴉片戰爭裏挨了耳光，面孔上所受的痛楚沒有消去，現在看見這個情形，那裏還敢怠慢，只好派了幾個官員，和來敲門的外國兵商量。結果便與英法兩國各訂下了一張天津條約。

天津條約訂定，英法聯軍得到全盤的勝利，一股高興地退出來，只等第二年，再到天津來正式交換約文。一年很快的過去，到了天津條約換約的時候，英法聯軍簇擁着公使，由海道走，仍舊想在大沽口上岸。可是天津是北京的大門，中國人雖然笨，決不會傻到這

樣，開了大門，讓敵人們隨便進出，所以大沽口也有了防備。英法聯軍來到大沽口，總以為中國還是開着大門在歡迎貴客到來，看見竟以閉門羹相待，非常生氣。那個地方，正當白河口，海濱全是泥濘的沙灘，炮艦容易擱淺，步兵也不能夠施展他們的威力。英法聯軍一開火，中國軍隊立刻來應戰。結果一千多的英法聯軍，喫了大敗仗，幾乎死傷一半，只好仍舊退回到兵艦去。這一次的戰爭，因為英法兵先動手，所以自討苦喫，當然兩國的公使也十分掃興。

外國的侵略，因為野心蒙蔽了他們的眼光，自然不肯就此罷手。英法兩國，加派大軍到中國來；兩國的軍隊，約定在舟山羣島會集，再聯合北上，來攻打天津。這次英法聯軍明白了，大沽口 中國已有防備，要立刻打下，就是化了很大的代價，也還不容易。好在有許多沒飯吃又沒有知識的中國人，他們情願做漢奸，幫外國人謀害自己的祖國。英法聯軍的將士，只拿出很微細的一點錢，給這批飢餓的中國人飽了肚子，很容易的雇到了幾千個人。外國人真聰明，他只要花上金錢，（而且這個金錢也是從中國榨取來的，）就可以叫

那些可憐的人民，自己同自己火併，弄得兩敗俱傷，再來收拾他們。中國人路徑熟悉，便叫聯軍不要去打大沽的正面，卻在旁邊一個叫北塘的地方上岸。那面中國軍隊沒有多少，很輕易地落入聯軍手裏去了。聯軍一上了陸，炮火的威力發施起來，守海口的中國軍隊無力抗拒他們，四面潰散。聯軍乘着勝利，又攻佔了天津。天津失守，震動了北京的朝廷。慌作一團的朝廷，自然想到討饒的老法子。幾個大官員，受了中國皇帝的命令，到天津來向英法聯軍討饒。但是得勝的人總是驕傲萬分，他要什麼就逼你交出什麼，這個和議一時還沒有什麼結果。同時英法聯軍派了一個素來駐在中國的英國領事，叫他到北京去接洽。這個領事到了通州，中國官員把他捉起來，關在囚車裏，送到北京去。這事給英國軍隊知道，因為失去了他們自己的尊嚴，老羞成怒，便不願講和不講和，命令聯軍向北進發，要打到北京去和中國的皇帝算帳。

中國的官兵和武器雖然沒用，可是外國軍隊打到國都，卻也不像心裏想的那樣容易。可惜聯軍打天津北京的時候，只有北方幾支中國兵抵敵。大部份的中國軍隊，正在南

方打太平天國，忙着在殺自己飢餓的弟兄，對於外國軍隊攻打北方，來不及救援，所以英法聯軍就很容易地北進了。

當時中國的皇帝也是一個沒有用處的懦夫。他看見南方的救兵既然不來，北方的軍隊又經不起英法聯軍的一擊，恐怕他們真的打到了北京，把自己捉住。現在火燒到眉尖，討饒也來不及了，於是帶了皇親國戚，后妃宮娥，一起溜到熱河去。熱河這個地方，山深林密，是一塊未曾開發的處女地，本是供中國皇帝打獵和避暑的地方。英法聯軍逼近北京的時候，快要冬天，說避暑是不對的，於是只好說是去打獵的了。京城裏看見皇帝一逃，自然紊亂了起來，也沒有人替國家拚命。聯軍到了北京城外，官員只好開大了城門，歡迎他們進來。這是近代中國的國都給外人佔領的第一次。

英法聯軍佔據了北京，雖然他們自己稱做文明人，但是他們的行爲，卻和野蠻人一樣。這可以從火燒圓明園這一件荒謬的事情上看出來。圓明園在北京城外，是中國皇帝的一個休息享樂的地方。裏面亭臺樓閣的建築，金碧輝煌，一切的陳設，更是窮奢極欲。如

果有人到過天國，他看見了圓明園，一定會說：「天國裏的宮殿，也不過像圓明園一樣吧！所以從文化方面說，圓明園是近代東方建築的代表。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圓明園的築成，花了千百萬銀兩，這幾千百萬的銀兩，都是從小百姓的身上一點一滴地搜刮攏來的。萬家的叫苦聲，只換得皇帝個人的歡笑。皇帝因為享盡了園裏的快樂，便不顧外面老百姓的痛苦。因此這圓明園也可說是近代中國不良政治的一種表現吧。聯軍的元帥，英國大將，在那裏搶寶貝東西搶得夠了，圓明園已經剩得一座空屋子，他好像還有點捨不得，索性放了一把火，把它燒成一片白地。這種舉動，有人說英國將軍破壞文化——但也有人說替中國受苦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怨氣；據主持放火的那個英國將軍自己說，他燒掉圓明園，是一種給中國皇帝的警告。其實呢，這位英國將軍，大概不會脫去野蠻的脾氣，看見好的東西，便想破壞。好像他看見一株生滿紅熟蘋果的樹，他採完了蘋果，再把樹從根砍倒。這是他們自稱為文明人的本色呀！

英法聯軍佔據了北京，得意揚揚，但是天氣一天比一天冷，夾着黃沙的北風，吹得他

們不能夠在北京多留下去。他們自己想，這一番的舉動，已經可以叫中國的皇帝嚇破了膽；中國的百姓，也可以認識洋大人的威力了。這時躲在熱河的中國皇帝，已派了官員到北京來討饒。英法聯軍，樂得做了一個人情，便答應和中國講和，退出北京。他們一手牽着派來官員的臂膊，一手又拿出一張紙單來，上面滿寫着許多條件，叫中國答應，來表示悔過和賠償。中國方面議和的官員，是一個年輕的親王，面孔蒼白，性情懦弱，對於外國的要求，要什麼便答應什麼。而且在討饒的時候，還有俄國公使在旁邊幫襯。所以後來和議講好了，中國方面除了對英法損失以外，還要拿一筆厚禮去謝謝這位和事老。

這一次打仗，英法聯軍打進了京城，中國自然要大大地報謝他們的勞駕。兩份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便是送謝禮的清單。這筆謝禮可也不少：打發他們回去的賠款，多開幾扇大門讓大老闆們更容易賺錢，這些是不必多說。最要緊的，有幾樁大事，都是從那時候起頭的。

歐洲強國去侵略弱小民族，總口口聲聲說是宣揚文明。宗教是文明之一。歐洲人相

信基督教，自己當作頂文明的民族。他們看見弱小的民族，不相信基督教的居多，便掛起傳教的招牌，到弱小民族那面去宣揚。誠心替耶穌行道的老牧師，果然也有；然而大部分的教士，卻是給他們的政府做探子，給他們的大老闆們推廣市場。那時候中國的老百姓，頂恨「洋鬼子」，更恨「洋教」。外國政府和大老闆們看見你們不歡迎，偏要叫他們來。這一次的英法聯軍，便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在條約中寫明白，中國應該讓外國人可以自由到中國的內地，向老百姓傳教，而且中國的朝廷必須負責保護這一批教士。直到現在，那些外國的教士，在中國還很有勢力。西北一帶，有許多傳教士，買地置產，好像成了一個個的小王國。中國政府的力量，不能達到他們。那批割據式的傳教士，有的果然抱着信仰的熱誠，有的卻非但給他們的政府做探子，並且還直接在割據中國的土地啊。

中國的大門，自從被英國的炮火轟開，於是外國的貨物，不斷地運到中國來，賺去不少的金錢。外國的大老闆們，快活得心花怒放。外國的貨物在中國的海口上岸，中國的朝廷，總要抽一筆捐稅，這就是關稅。好在外國政府，處處都爲主人翁的大老闆打算。他們

想，關稅由中國訂定，總是不好；所以在中英虎門條約裏就有了「值百抽五」的規定。在天津條約又更進一步，規定了外國貨進口時，加納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稅」就可以通行中國全境，不必再繳別的任何捐稅了。

外國人的眼睛裏，中國雖然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但是燦爛的文化，早已跟着年月過去，剩下的是野蠻和殘酷。並且中國朝廷怎樣的黑暗，各地方的官員，又怎樣欺侮老百姓，都叫他們看不上眼。他們想，外國人既然到中國來，有的一時行爲不好，總難免要犯罪的。本來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只要現在的社會制度存在的時候，一切事情，總是有錢的人占便宜，沒錢的人吃苦頭。那時中國的情形，當然也是一樣；因為貧窮而犯罪的人，只好上夾棍、用竹板子打屁股、坐監牢。外國人犯了罪，卻不能夠這樣在中國丟臉，所以他們要把外國的罪人，由自己國家的領事裁判。就是一個外國流氓打死了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的狗命不值錢；那個外國凶手，捉到中國官裏，也一定要送到本國領事那面，結果三審兩判，一定沒罪，打發那個凶手滾蛋便完了。這就是所謂領事裁判權。這在虎門條約中就開

端了，這次的天津條約裏又開了所謂「刑事觀審」的惡例。

天津條約裏還有一條條文，妨礙中國主權的，那就是「各通商口岸准法國派兵船停泊」，法國兵船得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巡遊。這樣的條文，雖然沒有明白說出開放中國的內河，但鎮江、南京、九江、漢口都是中國沿長江的重要地方，這些地方既然答應外國兵船停泊和巡遊了，事實上，中國最重要的內河——長江就變成與各國共有了。

第四講 上海是這樣繁榮起來的

上面已經提起過，英法聯軍打到北京的時候，中國的朝廷正在南方忙着殘殺自己的兄弟們。這些可憐的兄弟們，就是我們一向所稱的「長毛」，規規矩矩應該稱他們做「太平軍」纔對。關於太平軍的事，寫得詳細點，可以寫出一冊厚厚的書來，但這裏只能揀與我所要敘述的事情有關聯的來寫一點。讀者只要記住這一點：當時中國朝廷政治的黑暗，和列強的經濟的榨壓，是太平軍革命發生的主要原因。中國的朝廷對於來榨取我們膏血的列強，儘管肯一而再、再而三地讓步，而對於自己飢餓的兄弟卻不惜用全力來殘殺，不肯放鬆一步。外國人見到這種情形，自然也樂得利用中國的朝廷來幹他們的侵略的工作。本篇裏所要講到的故事，便是上海地方怎樣經中外聯合攻滅太平軍之後一天繁盛起來的故事。

上海在長江口南岸附近，中國近代精華薈萃的長江流域，完全靠這扇大門出入。外國大老闆們因為要和中國做生意，強迫中國開了五個通商口岸，好讓他們容易賺錢。上海便是這五個口岸之一。到上海來做生意的，那時有英、美、法、德等國家，那些外國人住的地方，便在上海縣城外的北部。大批的外國貨物，從上海上岸，運到中國內地；中國的原料，大批地從上海裝載出洋去。因此上海就成了外國對中國的吸血管。上海現在全世界的都市中，已經可以坐上前五位的交椅了。但是在那時候，上海並沒有現在這樣熱鬧，外國的勢力，也着實沒有像現在一樣大。那時候，現在繁盛的上海，正像樹梢一瓣新生出來的嫩芽。恰巧太平天國打進了南京，上海也有一批人，趁機會趕走了朝廷的官員，占據了上海城。這些占據上海的人，組織了黨會，想和南京的太平天國結合，但是南京政府不會答應。那時候上海縣城，雖然落在會黨的手裏，但是城外外國人住居的地方，還不會受到影響。住在上海的外國人，看見全個中國在震盪着，長江一帶汹涌着戰爭的波浪，恐怕亂事一蔓延到上海來，非但性命危險，而且做生意的根據地也保不住了。於是英、美、法、德等國家在

上海的人，決意把他們居住的地方，占據起來，不讓中國作戰，無論那一方面的兵，不准打到外國人住的地方，好像一塊特別的區域。真奇怪，外國人在中國通商口岸居住的地方，叫做租界，原是中國租給他們的，那時卻掛出中立的旗幟，不讓中國人開進去，這實在是豈有此理的事情。從此之後，在無形之中，外國的租界就好像是獨立的小王國，無論中國有什麼戰爭，不許侵犯到外國人居住的租界去了。不單上海這樣，天津、漢口等地方的租界也是這樣。這種情形都是從太平天國時候的上海租界開端的。

上海縣城被會黨占據的時候，中國朝廷的官員，逃的逃，躲的躲，全個上海已不見半個中國官員。外國人居住的地方，也沒有中國官員來過問。住在那裏的英、美、法等幾國的領事，趁了這個機會，就把那裏的行政權攘奪到手。從此慢慢的推進下去，上海租界裏的訴訟案件，也要外國管理；兩個中國人因為事情爭論，告到法庭裏去，開庭的時候，也由中外的官員會審，一直到特區法院成立了以後，才免掉了這種恥辱。但是領事裁判權仍舊不會澈底收回。兩個英國巡捕，把一個中國的乞丐，丟進虹河裏面，結果了他的性命。這兩

個被告英國巡捕，被解到英國在上海的司法機關裏去，中國政府不能夠管，結果中國乞丐的性命是不值錢的，兩個被告當然是無罪，領事裁判權雖然不是在太平天國時遺留下來的，然而從外國的紳士以至流氓，能夠在上海橫行不法，這也是一個來由啊。

上海因為是通商口岸，所以中國的朝廷，設了海關，進出的貨物，都要抽捐稅。管理海關的一切職官，本來多是中國人。中國朝廷的政治，一向總是十分黑暗，不貪錢的官員，簡直一百個裏難得挑出一個來。管理海關的位置，是頂好的差使，一個窮光蛋，靠了親戚的幫助，在海關裏得了一個小雜差，做上一年半載，包可以面團團地做富翁。在黑暗的政治下，那些大小官員拿不義之財的手段，真可以佩服。上海的海關，因為中外交易越來越旺盛，更是一等一的肥缺。因為那批大小官員盡量的揩油，所以解到公家去的稅金，總是很少，只給那批大小官員賺飽了錢。上海的會黨一起來，趕走了朝廷的官員，稅關上的人也帶了錢逃走了。但是那時候外國的貨物，還是源源不絕地運到中國來，海關抽稅的工作，不能夠從此就停止。於是在上海的外國領事，抓住了這個好機會，大家商量了一下，舉出

幾個英國人來，叫他們代理海關上的職務。上海的海關大權，從此便落在英國人的手裏。等到後來中國朝廷收復了上海，看見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所收的捐稅和中國官員管理時候一比，要增添不少。——因為外國和中國做生意，雖然明搶暗偷，要逼到中國亡國才罷；但是外國因為各種政治機關制度完美，那樣揩油不正當的錢，卻比較不易實行，大部份總是歸到公家。抽稅的成績，自然要比政治黑暗的中國好上許多。中國的朝廷，只要錢多，別的是不管的，於是索性把海關叫外國人管理。另外各地的海關，也照樣請外國人做高級職員。到了後來，總稅務司是英國人，簡直成了定律。海關上有的是錢，總稅務司的權力，自然大得了不得。然而把這件事情推原上去，也要怪在上海海關上逃走的中國官員。

好了！上海外國人住的地方，那時候成功唯一的安樂窩，一切事情，都叫外國人管理。並且英、法、美的水兵，在上海上岸，保護他們的地方，宣告說中立，不讓中國那一面的軍隊，到他們的區域裏。因此住在那面的人，仍舊安居樂業，看着附近的血戰，好像「隔岸觀火」。太平天國打下了南京，江蘇和浙江大部份的地方，也落到他們的手中，太湖的附近，全部

捲入戰雲中。有錢的人怕「長毛」，也怕官兵，只好逃難。他們知道上海外國人住的地方，是十分太平，便雇好船，帶了家眷，載了箱籠，逃到上海去。那裏雖然是外國人住的地方，本來非常荒涼，只有幾條小市街。忽然許多有錢的人，從蘇州、松江、太倉、嘉興、湖州等地方來避難，那裏在一剎時，添了這許多人，便熱鬧起來，這樣打下了如今繁盛的基礎。

太平軍的革命，使上海外國人居住的地方熱鬧起來。上海縣城卻在會黨的手裏幾乎有一年半的光景。這批會黨，起初和太平天國商量，想和他們聯絡，南京的政府不曾答應。朝廷的官兵，幾次想收復上海縣城，打了好多次利害的仗，總是不能夠達到目標。住在租界裏的外國軍隊，看見這新興的勢力，一天天的強大起來，恐怕對於他們的本國，沒有好處。上海這樣不太平，對於他們大老闆們做生意，也有影響。於是法國軍隊，第一個幫助中國北京的朝廷，來打上海的會黨。法國軍隊的炮火雖然利害，占據上海城的會黨也並不懦弱。打了好幾次，上海城才被打下。法國在上海，既然出了這一番力量，當然得到一點報酬。在小東門外一帶沿黃浦江的狹長地方，是很好的輪船碼頭，就被法國占據了去。

太平天國反對朝廷，本是一種國內的革命，用不到外國人干涉的。在才開頭的時候，歐美列強，因為和中國做生意費盡了力量，對於中國朝廷，很是不高興，倒能夠守着中立的態度，有的人看見朝廷黑暗的政治，反而同情太平天國。但是後來照情勢上看下去，這個新興的太平天國，不會像滿清政府那樣容易聽外國人的話；而且中國的大半，都洶湧着打仗的波浪，對於外國的大老闆們做生意賺錢，很有妨害。結果外國的政府，決定幫助滿清政府，打倒新興的太平軍。他們趕走上海城的會黨之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站在清廷一方面幫忙。英美的軍隊，也自告奮勇，替清廷打太平天國。於是從上海出發，東南一帶，處處濺着可憐的鮮血。

在這裏我們要提起一個人，中國近代外交上的失敗，這個人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的，他在上海的外國軍隊殺太平軍的時候，就顯露出頭角來了。這個人就是清廷後來的外交專家李鴻章。他受了北京政府的命令，到上海來，想來收復松江、蘇州一帶，恰巧上海的外國軍隊，肯替清廷幫忙打太平天國，於是李鴻章和這批外國軍隊聯合，借了外國的力

量，來殘殺自己飢餓的兄弟，多麼的可羞呀！外國軍隊因為有良好的訓練，銳利的武器，農民出身的太平軍，自然不是他們的敵手。因此在上海、崑山、蘇州、松江、寧波一帶，太平天國都吃了慘酷的敗仗。許多的太平軍人，他們本是忠厚的老百姓，因為沒有飯吃，才起來反對政治黑暗的朝廷。當時就在本國和外國軍隊的聯合陣線下作了犧牲。

打太平天國的外國軍隊，除了正式的軍隊以外，還有許多是分子很複雜的歐美人組織成功的：退伍的兵士，沒有職業的流氓，抱着野心的旅行家，這批人湊成在上海打太平天國的外國軍隊，替中國的朝廷幫忙。華德、白齊文、戈登，他們是外國軍隊的統領。頂賣力的人，就是最後那位戈登，他是一個英國的軍官，做過李鴻章的軍事顧問，他統領着一支雜色軍隊，因為鎗炮利害，每次總打敗舊式武器的太平軍，因此自己叫「常勝軍」。沿現在京滬一帶的東部，那面幾個大城的奪回，完全是戈登所帶外國軍隊的功勞。戈登幫助黑暗的清廷，殘殺中國飢餓的老百姓，在中國老百姓的立場上看來，當然是罪人；可是清廷因他能夠剿滅長江下流許多地方的叛逆，把他當作功臣看待呢！

太平天國在長江下游的勢力，被外國軍隊所打倒，所受的影響很大，同時外國軍隊殘殺中國飢餓的老百姓，流了不少鮮血；這些鮮血，灌溉了正在萌芽出來的上海，使她一天熱鬧一天。外國人乘這個機會，在上海的勢力，也一天強大一天。李鴻章靠了外國兵，把自己兄弟的骷髏造成高臺，自己的地位，也擡高了不少。希望我的讀者，走到上海的租界，感到這簡直是一個小王國的時候，不要忘記太平天國悲慘的事跡。

第五講 跨過牆來的俄羅斯

現在要說到中國北鄰的俄羅斯。俄羅斯曾經被中華民族的一派蒙族所征服。經過了二百五十年之久纔擡起頭來，趕走蒙古人，自己建立了國家。一個野心的君主出現了。他就是彼得大帝，他想把俄羅斯造成近代化的國家，要在東西兩方面，尋找一個海港。結果在西方的低地上，建築了聖彼得堡（就是現在的列寧格勒）。彼得大帝又跑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想到東方來尋個海港，可是東方的沿海，完全是中國的地方，一定要和中國衝突。那時候中國的勢力很強大，新興的俄羅斯實在很難有打勝的把握。只好和中國訂了一張條約，這就是尼布楚條約，大家劃定了邊界，希望永遠平安下去，做安穩無事的鄰舍。彼得大帝的野心，碰到了挫折；要在東方尋一個海港的計劃，等他的子孫們去完成。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大門被轟開了，中國不中用的樣子，被列強都看到眼睛裏去。

大老闆們要到中國來做生意；野心家便想搶中國的地方。這位北鄰的俄羅斯，也看得眼紅起來，於是也派了一個野心很大的軍官，帶了一大批橫行不法的囚徒，到黑龍江沿岸一帶去探險，想尋幾處新的國土。黑龍江的南岸，是中華民族中滿洲人發源的地方。那個時候，黑龍江的北方，一直到外興安嶺的山脚，烏蘇里江的東面，一直到海岸完全是中國的領土，那一帶就面積而言，比現在的東三省還來得大。

俄國在黑龍江沿岸一帶，本來是一片未曾開發的處女地，茫茫的四野，人煙稀少，中國雖然是這地方的主人，也沒有防備。野心的俄國軍官，帶了軍隊，坐了船隻，在那一帶遊行，好像探險非洲的旅行家。所到的地方，都是肥美而廣闊的平原，他看得快活極了，就老實不客氣占據起來。這種行爲，自然和強盜一樣，可是他還要通知中國朝廷，派使者來視察兩國的邊界，好把它劃定。這時候的中國朝廷，早已被列強嚇得像一隻「驚弓之鳥」，一和外國商量什麼事，在外國的威迫下，那裏還敢爭持。俄國自己對於東北一帶，探險測量了很長久，已經十分熟悉，只等着中國朝廷派使者來，那個糊塗的使者不明白地勢，馬

馬虎虎地把邊界劃定，便可以得到大塊的地方。但是這個時候，英法聯軍，正打下廣州，在上海聯合了美俄兩國的公使北上，到了天津，逼中國朝廷討饒，訂天津條約。俄國的公使，一面在天津和中國訂條約；一面在黑龍江，卻耀武揚威，把兵力給中國看，恰好中國的朝廷，派了一個飯桶的將軍，來查看邊境，到了黑龍江的沿岸愛琿，和俄國的將軍談判。俄國看見中國可欺，自己又有強大的兵力，便露出兇惡的面貌來，像綁票的強盜一樣，把他們所要的地方和心裏的希望，開了一張單子，叫那位中國朝廷派來的將軍承認。那個將軍既是糊塗的混蛋，自己的兵力，又打不過俄國人，但是對俄國這樣橫蠻的要求，也不肯答應。但俄國已經扯破了臉，還顧忌什麼，他們當然放出強盜的手段，又着你的喉嚨，叫你不答應便不成功。

俄國的將軍，在黑龍江逼着中國的使者，答應割地給他們，同是那個時候，英法美俄四國的公使，在天津逼着中國的朝廷，訂天津條約。天津條約還不會訂好，在黑龍江的中國使者，被俄國將軍的恐嚇嚇怕了，只好屈服，在愛琿訂了條約，把一百七十年前中俄兩

國所訂的尼布楚條約，關於邊界的劃定，完全推翻。黑龍江的北部，那樣廣大的地方，完全送給俄國，住在那裏的中國人，限定在三年以內讓出，搬到黑龍江的南面來。又把烏蘇里江東面到海岸一帶，作為中俄兩國共管的區域。兩年之後，英法聯軍佔領了北京，燒掉了圓明園，中國皇帝逃到熱河，派官員對聯軍討饒的時候，俄國看見這又是一個好機會。在中國的俄國公使，就來做好做歹，算來做和事老，替中國的朝廷向英法聯軍說話，實際上無非趁火打劫，撈一點外快。中國朝廷和英法聯軍訂了北京條約講和。英法聯軍退去了，這位和事老，倒捋起袖口，向中國討起謝禮來。中國的朝廷本也寬洪大量，索性把烏蘇里江以東的一大塊地方，送給了俄國，這份謝禮真可以說是夠隆重的了。現在東三省北面和東面的邊界，就是從那時候確定的。祖宗流了不少血汗得來的地方，敗家子孫輕輕地斷送了，這是多麼可惜啊！

但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兩條河流，雖然做了中俄兩國天然的疆界，中國在黑龍江的北部，還有一塊小地方，原是屬於中國的。就是在愛琿的對面，叫做江東六十四屯。這地

方到現在還是屬於中國的，本來住着三千多個中國人。在愛琿條約和北京條約訂定之後，中國在黑龍江外的地方，就是這一塊；也就是在這一塊地方，中國人受到很可憐的待遇。原來在後來義和團反對外國人，引起了八國聯軍的時候，俄國的軍隊，打進了東三省。又恐怕江東六十四屯的三千多中國人，和黑龍江南岸的中國人聯絡，便派了許多哥薩克騎兵，強迫江東六十四屯的老百姓，不許帶東西，只好牽了一家的老老小小，渡過黑龍江，搬到江南中國的地方去。那屯上三千多的中國人，看見那樣兇狠的哥薩克騎兵，沒有法子抗拒。於是強壯的男人、瘦弱的女人、七八十歲的老公公，還要吃奶的小孩子，大家一起戀戀不捨地分別他們的老家，向江邊走去，渡江到江南去。騎着駿馬拿着利斧的哥薩克騎兵，逼在後面，叫他們趕快向前走，不許回頭。三千多中國人走到黑龍江邊呀，江裏的水，白茫茫一片，冷風刮起江中的波浪，岸邊又沒有半隻擺渡船，怎樣渡過去呢？回頭一看，哥薩克騎兵拿着明晃晃的利斧，對他們劈過來，仍舊逼着他們向前走。這三千多中國的老百姓，老小男女都有，手裏又沒有東西可以抗拒，哥薩克騎兵不讓你講道理，一步逼上

一步。大家已經走上枯草黃沙的岸邊，他們的號哭聲，遮沒了寒風激着波浪拍岸的聲音。沒有船隻，怎樣渡江？哥薩克騎兵利斧砍來，又不能夠退後。可憐這一大批中國人，只好再向前走，一個個的溺死在黑龍江裏。兇狠的哥薩克騎兵，看見中國人完全死了，才帶着快活的笑容回頭。此後江東六十四屯，這地方在名義上雖然仍舊是中國的領土，實際再不受中國官吏的管轄了。只有深黯的黑龍江水，永遠記得常時候這一幕傷心慘目的悲劇。

這樣一來，我們的北鄰，在東北一方，已經暫時心滿意足了；在西北一部份，自然也不能夠饒過中國。於是在西方面，就是現在新疆省一帶地方（常時候新疆省還未曾設置）也成了她覬覦的目標。那個時候，俄國憑藉着她的廣大的國土，勇敢的兵士，野心很大。她看見英國在西亞的勢力，一天天地強盛起來，波斯、阿富汗和中國的西藏等地方，都將受英國的支配，再向北發展過來，對於自己一定沒有好處，於是也從中亞細亞南下和英國來競爭。恰巧中國西北部中華民族的一派，反對中國的朝廷，發生亂事，鬧得落花流水。俄羅斯便趁火打劫，出兵占據了現在新疆西部的伊犁一帶地方，那一帶在國防的形勢上

固然很好，氣候溫和，土壤肥沃，在經濟上也是一塊適於墾植的地方。俄國不管中國答應不答應，派兵駐紮在那裏。等到中國朝廷的官兵，平定了亂事，把天山的南北路各地，完全收服，便對俄國要求，叫他們交出強搶過去的伊犁來。俄國起初不答應。中國的朝廷，派遣使臣到俄國去和俄國政府交涉。這位使臣對於西北的地理和形勢，本來好像盲子一樣，加以交涉的地點是在俄國，自然很容易上他們的當，受他們的威嚇。俄國答應退還伊犁，但是退還的是一個空城，伊犁四面的地方，仍舊送給俄國，並且還要賠償俄國許多金錢，作為軍費。這位可憐的中國使者，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騙，帶着商量好的條約，一股高興地回中國來。條約的內容，已被中國朝廷的官員知道了。朝廷上的官員，看到中國這樣吃虧，自然大發議論。大家勸中國皇帝不要答應這張條約，出兵和俄國打仗。那時候朝廷聽了大多數官員的話，果然不答應；那個使者因為太糊塗了，也被關到監獄裏去，並且判決死罪，等待到了時候殺頭。

那個使者還不會殺頭，俄國政府已經知道中國朝廷在懊悔，就想派兵來強迫中國。

中國憑着一股氣憤，很想和俄國一拚。俄國並不手忙腳亂得像中國一樣，只派了許多兵艦，停泊在中國的海面，等着開火。但是中國對於國外，實在不大敢打仗。朝廷裏重要的官員李鴻章，因此顧慮着不敢和俄國動手。做李鴻章顧問的英國人，也叫李鴻章鄭重一點；結果中國的朝廷，採取了和平辦法，派中國駐俄的公使和俄國政府重新去辦交涉。

那個駐俄公使不是別人，就是打太平天國名將曾國藩的兒子，叫曾紀澤。曾國藩是一個頑固倔強的政治家，受中國的舊思想很深。紀澤自己，卻很明瞭世界的大勢，對於外交上的各種策略，也會應用。他和俄國的外交官，商量了好幾個月。那個時候俄國的野心很大，在歐洲方面，也惹起許多糾葛的事，實在不能夠用全副的力量來侵略中國。所以和曾紀澤商量了好久，叫中國多出一點錢，買回了伊犁；中國方面的損失，比較少一點。曾紀澤也得到外交家的名聲。伊犁交還了中國，事情總算解決了。現今新疆省的地方仍舊完全歸中國所有，不會缺少一角。但是界外有許多遊牧的地方，以前是中國所有的，早已被俄國吞沒，中國朝廷，一點也不知道，這筆帳卻永遠算不清楚了。

這位俄國，是我們的北鄰，從東到西，中國和她只隔一堵短牆。但怪我們不爭氣，這位好鄰舍也心腸太狠，跨過牆來，占據我們的地方，進一步是一步，我們的地方已經損失不少。這位好鄰舍既然得到這許多，另外的一位好鄰舍，才從夢中醒來，伸了幾個懶腰，也得眼紅起來了。中國既沒有用，這位好鄰舍也正需要，於是也老實不客氣，跟着俄國一道來欺侮中國。而且這兩位鄰舍，後來因為分贓不均，打過一場仗呢。喏，這另一位好鄰舍，便是東邊的日本，下面一講裏我們就要講到她對待我們的好意了。

第六講 琉球做了贅見禮

日本是在中國東方的海裏，清澈的海波四面圍繞着她；扇形的富士山，燦爛的櫻花，處處顯出她自然風景的清麗。所以在中國古時，把日本當作蓬萊島，以爲那裏住着長生不老的仙人。還有癡心的皇帝，派了使者，到那裏去訪神仙。神仙的長生藥不曾尋來，日本的文化，倒多半是由中國傳播過去的。經過了千百年，日本只從中國方面輸入文化，變了一個中國化的國家。近世歐美列強到東方來，強迫東方各國開大門讓她們做生意，日本也和中國一樣，不歡迎她們。但因為武力比不上她們，大門終於被她們打開，於是這個島國，也大喫了她們的虧，被迫與她們訂結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可是到了一八六七年，日本的明治天皇即位以後，努力模仿歐美列強的辦法，變法維新，工商業一天天發達起來，國勢也一天天強盛起來。於是大老闆們和野心的政客們，也想去搶人家的地方，和歐美

列強一樣。

日本看中了中國是一個好對手，於是這兩位鄰舍，從前有過深切的來往的，現在大家面目一新，再開始新的來往了。但是中國的朝廷，簡直是老混蛋，被外國轟開了大門，一味的見外國人害怕，但對於新興起來的東鄰的日本，卻仍舊看不起她，以為日本還是從前的日本。日本最初派公使和中國朝廷來訂通商條約，中國的官員們想：她配做什麼生意嗎？條約雖然訂好，批准卻是一股的不高興。日本政府想：這樣倒不好，中國還當我們是從前的日本，歐美列強好去明搶暗偷，難道偏輪不到我們日本！於是特別由日本皇帝下了一道命令，派了一個能幹的外交家，他是方才從歐洲回來，派他到中國去，和中國的朝廷辦交涉，也叫中國的朝廷認識認識，現在的日本，不是從前的日本了。這位日本外交家就是有名的伊藤博文，他乘了日本輪船，先到上海，再到天津。那時候，中國朝廷裏和外國交涉的事情，都握在李鴻章的手裏，李鴻章所佩服的是歐洲，對於日本並不把她放在眼裏，日本的使者，當然不會受到他盛大的歡迎。李鴻章的一生，和近代中國的外交，有過密

切的關係；他那外交的計策，總是看不起這個新興的小東西日本，情願和歐美列強要好。後來李鴻章到俄國去，和俄國訂了一張祕密的條約，就是對付日本的。在日本使者到中國來的時候，中國還不曾喫過日本的虧，當然是一副驕傲態度。伊藤博文要朝見中國皇帝，中國朝廷不答應；等到中國朝廷答應了，又要他行跪拜大禮。後來答應日本使者和歐美公使一同朝見皇帝，還要叫歐美公使排在頭等，這位日本使者排在二等。幸虧日本國家已強，伊藤博文也能夠對付，結果日本終於得到勝利。伊藤博文來的時候，除了拜望鄰舍以外，還想要和中國商量琉球和臺灣的問題。因為日本這時候已經在看想這兩處地方了。恰巧有幾個琉球人航海，被風飄到了臺灣，在臺灣上岸，死在那面山中的野蠻民族手裏。本來臺灣是中國的領土，琉球是中國的藩屬，臺灣人殺死琉球人，是中國朝廷的事，用不着日本政府來過問，但是日本政府正在看想這幾個地方，所以要和中國朝廷辦交涉。好在中國朝廷裏的官員，完全是糊塗蟲，在外交的儀式上，硬要佔小便宜。不知道日本使者回去的時候，已經承認把琉球羣島帶去當作日本的見面禮了。

琉球羣島是孤零零地懸在我國東海和太平洋間，北與日本九州相近，南與中國臺灣相近，全部共有五十多個島嶼，分做三大組，其中以琉球島為最大。從前的中國，因為有很高的文化和很強的武力，四面的鄰舍多來歸附，做中國的藩屬。琉球也是其中的一個。琉球國王的親戚子弟，曾經到中國來留學。琉球的國王，也曾經受過中國朝廷的封號；承認中國的朝廷是琉球的上司。每一年，琉球國王挑選了許多珍貴東西，裝在巨大的船舶裏；派了使者押帶着到中國朝廷裏來，朝貢給中國皇帝，這算是他們的孝敬。朝廷裏對於他們，除掉他們來朝貢的時候，重重地賞賜他們一番外，也不去管他們國裏的事情。安南、緬甸、朝鮮、暹羅都是中國的藩屬，中國對於藩屬的態度，本來是這樣寬大的。日本剛興起來，看見她南面的琉球很可以欺侮，就開始來嘗試自己的掠奪手段，把她當作自己的藩屬。而且用了軟功的誘惑手段，把琉球的國王，騙到東京去住，招待得很好。日本明明知道中國朝廷是一個老糊塗，自己的本土也管不完全，懶得管藩屬的事，當然很大膽。又告訴列國說，琉球已經由日本代管，琉球和列國所訂的條約，也讓日本繼續辦理。中國朝廷雖

然不聞不問，然而日本有點不放心，於是尋上門來，叫你非正式承認一聲不可。

上面已經說過，幾個琉球人到了臺灣，被臺灣的野蠻民族殺死。臺灣是中國的地方，日本政府自以為已經是琉球的主人了，便來和中國算帳，要求中國賠償。中國的官員回答他們的使者說：「臺灣是野蠻的地方，中國不能負責！」日本使者聽了這番話，心花怒放，一股高興回國去報告政府。日本政府看見機會來了，立刻派兵去打臺灣，算是責罰他們殺死琉球人那個時候，日本軍隊強，鎗炮好，和歐美一樣，臺灣人自然打不過日本，反而讓日本占據了許多地方。中國的朝廷，到這時候才明白日本的野心，知道再不起來，臺灣也要送掉了。便和日本嚴厲地交涉，說臺灣是中國的地方，不許日本去打。日本不睬，軍隊仍舊向臺灣進發，意思好像說，中國再多管，叫中國也嘗嘗日本軍隊的滋味。中國朝廷素來很看輕日本，看見他們倒強硬，也很氣憤。兩方面的情形，越弄越緊張起來了。

這時候在旁邊看的，有英美等國家。他們看見新興的日本，聲勢洶洶，中日真正打起仗來，害得他們不能夠做生意，倒還在次。兩國打仗，總有一勝一敗；如果中國打勝了，中國

自然要強硬起來，不肯讓別人隨便的宰割。日本更有打勝的把握，日本一打勝，那末她要氣焰萬丈，歐美列強在中國這塊地方，又多了一個競爭的敵手。於是英美等國家，樂得做好做歹，勸中國日本兩方，不必這樣氣急，有事情總好商量。日本看見有人出來解圍，就此罷手。中日兩方，仍舊言歸於好。中國出了一點錢，算賠償琉球死者的損失，和日本出兵臺灣的費用。

至於琉球呢？琉球早已給日本搶去，當然不能再吐出來。而且在這次講和時，中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便在名義上也斷送了琉球。中國方面說：「我們承認日本攻打臺灣，是一件保護本國百姓的舉動。」這裏所指的百姓，就是被臺灣野蠻民族殺死的琉球人；中國承認了琉球人是日本的百姓，當然不必多說，也承認琉球是日本的了。因此日本索性正式做起琉球的主人來。到了後來，日本廢掉了琉球的國王，正式把琉球當作自己的國土，改變她的名字，叫做沖繩縣。說到這裏，日本還應該謝謝中國這位好鄰舍；初次會面，就慷慨地把這許多島嶼當做見面禮。

第七講 打了勝仗送了地方

琉球是中國的藩屬。除了琉球以外，安南、緬甸、朝鮮、臺灣等，起初也是中國的藩屬。這些地方的百姓，有的和我們中華民族，原是同胞兄弟，有的雖然有關係，卻比較疎遠些。因為歷史的關係，他們自己成了小的國家。從古以來，中國是遠東文化頂高的國家，使得附近的小國家，都羨慕中國的文化，情願地做中國的保護國。並且中國歷代的皇帝，頂喜歡打抱不平，幫別人的忙；看見附近的小國裏有亂事，中國的大兵，便替他們去平亂。因此，附近的小國，都投到中國的腳下，好像孩子依戀慈母一樣。這些小國家，便是中國的藩屬。「藩」字的意義，本來是作「籬笆」的解釋。中國四面的一批小國家，歸附了中國，好像替中國做了籬笆，免得強橫的暴徒，直接闖到中國來。好在從前的時候，中國是一個文化程度又高，武力又強的大國，可以說難得有敵手；這些小國家做成的籬笆，不過裝點裝

點吧了。自從歐美的列強，到外面來發展，他們先要搶中國的藩屬。因為拆掉了籬笆，方才可以正式和中國接觸；而且這批藩屬，地大人多，大老闆們在那裏既可以大做其生意，又可以使那裏的百姓做他們的奴才。中國的朝廷，自己的地方也管不周全，更顧不了藩屬。所以最近一百年來，中國的藩屬，一個個斷送乾淨了。

中國雖然做這批小國家的上司，叫他們做藩屬，但是中國不像現在的列強，對於殖民地一樣。現在的列強，搶了人家的土地，一方面和那裏的老百姓做生意，拚命地賺他們的錢，把那裏老百姓的膏血，也榨得枯乾；一方面還要把自己本國多剩的人，叫他們到那面去住，使得那面的老百姓，起頭做奴才，後來被趕走或餓死。現在列強的用心，可以算得狠極了。可是從前中國對於藩屬，只掛了一個上司的空名，實際上絕對不去干涉他們國裏的事情。中國既然不放債給他們，自己做剝削膏血的猶太債主；也不把製造好的東西賣給他們，把工業原料運回來，趁這裏賺一筆錢。中國的朝廷，只希望這批藩屬，有的每一年，有的隔幾年，帶一點好東西，向中國皇帝進貢一次，便算是保護的代價。他們的進貢，並

不自丟了錢；中國的皇帝，也有貴重的禮物回賜他們的。

但是列強來侵略中國，可憐這批小國家，先做了犧牲品。中國對於這批被列強搶去的藩屬，自己應該深深的抱歉。因為中國不會保護他們，使得他們被強盜擄去，替強盜做了奴才，他們的膏血，也要被強盜吸盡了。他們到了這樣的地步，中國沒有盡保護的責任，是要說一句「對不起」的。但是我們現在要弄清楚，如果有一天，我們中國會強起來，我們並不要仍舊把這批小國家搶回來，仍舊做我們的藩屬。實在只要我們肯爭氣，聯合這批弱小民族和榨取我們膏血的人打仗，使得大家脫離他們的壓制，做一個自由的人，建立獨立的國家。那時隨他們自己的意思，仍舊要和中國聯合，做同氣連枝的兄弟，自然很好；如果他們要和我們做朋友也好。一切聽他們自己的意思。好在這批從前中國的藩屬，現在列強的奴才，如今已經在覺悟起來了。只要自己爭氣，奴才總比主人的人數多，總打得過他們，決不會永遠讓他們吸取膏血的自由的大路，已經在全世界弱小民族們的眼前展開了，那日子終要來的。中國的態度，便是聯合一切的弱小民族，不管是不是從前的藩

屬，大家來打倒吸取我們膏血的主人，然後讓各民族隨自己的意思，或者合併，或者自己建設獨立的國家。

回頭來說我們失掉的藩屬安南的事吧。安南是在中國的西南方，——那裏的氣候怎樣良好，物產怎樣豐富，這些情形留待下一章裏去補講。她雖然受了中國的冊封，但是國裏的政治，很是混亂。法國政府看見英國在亞洲已經搶到了印度這塊肥肉，自己在印度的勢力已經被英國完全打倒，便只有把侵略的視線轉換到別一處地方去，她的新目標，便是安南。她派了天主教徒，到安南去傳道，這好像用了包着糖衣的毒藥，去叫安南人上當。還有野心家到安南去尋路，好讓大老闆們到安南去做生意。當時統治着安南的王室是屬於所謂「新阮」這一系。但從前的王室所謂「舊阮」這一系的勢力，依然沒有消滅。老王逃往暹羅，住在那裏，天天想報仇，恢復失掉的王位。法國在安南的傳教士看清楚瞭這情形，便裝出同情的態度，去和老國王親近。老國王一心要報仇，便請這位傳教士，到法國政府那裏去討救兵，幫他打掉新阮，把自己的兒子，也託給這位傳教士，當作抵押品。法

國趁了這個機會，和老國王訂好條約，便派了軍官，替老國王訓練兵士，供給他們鎗炮，幫他們打新阮。這位老國王靠了法國的幫助，居然打敗了新阮，仍舊做了安南國王。法國在安南因此得到了許多特別的權利：法國的天主教徒，可以在安南自由傳道，給他們的政府當探子。可憐這位老國王，雖然奪回了王位，還不知道這種「引狼入室」的舉動，已經把自己的國家的許多主權送給法國。到老國王臨死的時候雖然懊悔，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以後，安南的國王，已經看出法國的傳教士，不是來傳道，而是來替他們的政府做探子的，心裏非常痛恨，對待他們自然不再像先前那樣好，同時法國心裏也已在打算和安南政府搗蛋。因為那時候，英國經營印度既然很有成績，並且從中國的手裏得到了香港，成了英國侵略中國的大本營。法國看見英國這樣順手，當然要眼紅起來，他們想把安南這塊肥肉痛痛快快地吞到嘴裏，於是法國天天在安南尋事情，和安南為難，派兵來打安南。弱小的安南，打不過法國兵，只好討饒，結果和法國訂結了一個條約，安南割了一些地方給法國。並且還承認此後安南如果割讓土地給別國，應該經過法國的許可，這樣，安南

實際上已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了。可憐的中國，因為國裏的太平天國，自己打得精疲力盡；國外又吃够了外國的苦頭，也不敢說一句話。從此只好讓自己的藩屬，走上替法國人做奴才的路。

法國在安南既然有了很大的勢力，一面在計劃搶奪安南，一面又想和英國競爭中國本部的利益。那時候法國和英國在中國衝突的中心地域，是雲南省。雲南省裏銅、錫、煤等礦產，非常豐富，從前中國貨幣的原料，有些是從雲南來的。英國已經想盡法子，要從印度到雲南去，總是不很便利。有兩條河流，從雲南流出來，經過安南，流到海裏去。法國便想利用這兩條河，尋出航路，以便由海口，趁船直往雲南。其中一條河，不能夠航行大船，另一條叫做紅河的，被法國的商人發現，是可以通航雲南的。這一條航路如果開闢成功，法國在雲南的勢力，就可以超過英國了。但是從海口經過紅河到雲南，一定要經過安南。那時候太平天國散下來的兵士，一部份叫做黑旗軍的在安南，就是住在紅河一帶。安南政府以紅河域流不平靜為理由，不肯讓法國商人經過紅河，法國商人不聽。法國的船舶，

自由載了許多糧食和武器，從紅河航行上去，到了雲南。這一批糧食和武器，原來供給在雲南打回教徒的中國兵的。靠了紅河的航行，法國和雲南，發生了商業關係；這條紅河，變了法國對雲南的吸血管。可是在安南的太平天國兵士，佔據了紅河一帶，不能夠讓法國橫行，法國很是煩惱。

佔據紅河一帶的黑旗軍的兵士，都是很勇敢的中國人，看見法國欺侮安南，非常生氣，常常和法國尋事。並且告訴安南國王，說他們情願幫助安南，趕走法國人。法國想要佔據紅河，到雲南去做生意，一定要趕走那裏的太平天國兵士。兩方面從此常常發生衝突。黑旗軍的兵士，很會打仗，法國兵幾次打敗。有一次，法國領兵的將軍也死在他們手裏。法國人看見自己不能安穩地做生意，安南靠了黑旗軍的力量，也許會強硬起來。便趁早下手，於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用了兵力，逼着安南訂了一張條約，法國承認安南是獨立國，安南有內憂外患時法國盡力援助。此後安南關於外交上的事情都由法國監督辦理，安南又割一部分土地給法國，至於紅河的航行權，法國可以享受，更不容說了。這張

條約簽字以後，事實上安南便成爲法國的保護國了。不過當時法國恐怕中國反對，曾經通知過中國的朝廷，中國雖然表示不願意，可也並不提出嚴厲的抗議書，當時中國朝廷的糊塗可想而知了。

法國在安南的力量一天比一天雄厚起來了，法國對付安南人的手段也一天比一天兇狠起來了。他們拿條約做根據，一面在安南的幾個重要城市裏駐紮軍隊，同時接二連三地派什麼測量隊，考察隊深入安南內地去探測河流，調查礦脈和別的種種富源。安南政府到這時候，纔知道這不是生意經，便一面與黑旗軍領袖劉永福聯絡準備來作排法的運動，一面派遣使臣到北京來，向中國的朝廷請求，仍舊做中國的藩屬，希望中國去保護她。

那個時候，中國的朝廷，總算不會忘記安南。居然令在法國巴黎的使臣和法國政府交涉；但法國那裏肯把到嘴的肥肉吐出，並且中國是什麼東西，他們也不放在眼裏；安南還是第一步，他們進一步還想來搶中國呢。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法國又與安南訂

結了一張條約，令安南承認爲法國的保護國，此後安南與中國交涉，也必要經法國介紹。中國的朝廷，雖然糊塗，到這時候到底也忍不住了。中國的軍隊，開到安南；駐紮在安南的法國兵，還一步一步地前進。到了一八八四年的早春，兩國的兵，開始發生衝突。中國的軍隊吃了敗仗，安南大部份的地方，已經被法國兵的鐵蹄踏遍。中國更調動了大兵，預備和法國再較量一下。可是中國朝廷裏，一手握着外交大權的李鴻章，怕事情鬧大，旁邊又有德國的公使在解圍，勸兩方面罷手。兩方面就在天津訂結和議草約，中國在事實上承認安南歸法國保護。當時法國兵在安南，去接收諒山，駐諒山中國兵因未接到政府撤兵命令，加以抵抗，法國兵吃了大敗仗，受了不少的損失。於是法國放出潑賴的手段，說中國違反和約，索性調動海陸軍，大舉來攻打中國了。

法國的海軍，先在南方攻打臺灣和福建。福建沿閩江口到福州一帶，當時已駐紮着不少的海軍，士氣十分旺盛，但最高長官並無抗戰的決心，法國艦隊乘我軍的不備，很迅速地衝進了閩江，把沿岸礮臺馬尾船政局燬壞，南洋艦隊大半被擊破。法國的海軍把中

國南洋艦隊主力擊破以後，就一心去攻臺灣，但因那裏有中國軍隊死守，並不十分得手。至於陸軍方面，法兵在安南攻打中國兵，起初因中國兵吃了敗仗，法國兵一直打到中國邊境廣西的鎮南關。這叫中國大吃一驚，中國的朝廷，看見打仗的開頭，海陸兩方面都敗在法國手裏，看樣子又要像英法聯軍時一樣了，心裏害怕得很。主持外交事情的李鴻章，怕打了敗仗，難於收拾，便一心想和法國講和。

但是列強的鎗炮雖然利害，只要我們齊心，是不一定會失敗的。那時候中國軍隊看見法國這樣凶橫，大家都要替國家拚命。所以法國兵雖然打掉了福建的造船廠和南洋艦隊，又在臺灣上了岸；可是中國兵防守得好，不讓法國兵前進一步。在福建的海戰中，法國的海軍司令，反而受了重傷，退到澎湖海島上去醫治，結果是死了。戰事的重心，仍在安南方面。法國兵打安南，又被太平天國的兵士，打得大敗。另外在鎮南關外，法國兵在耀武揚威，一心想進攻廣西。中國兵卻開始反攻。反攻的中國軍隊，由一個年老的軍官叫馮子材的率領。馮子材那時候已經七十多歲，在西南方面，可以算一個威風素著的老將軍，他

和法國打仗的時候，自己老當益壯，親自出馬上戰場。他武裝打扮，銀白的鬚髮飄拂着，手裏握着長鎗，不避炮火，奮勇地領導着兵士衝鋒。兵士們看見馮老將軍還這樣，大家也齊心一致，去和凶橫的法國兵拚命。前進的法國兵，也吃了大敗仗，搶去的地方，被中國兵奪回來不少。有一個地方叫諒山的，法國兵在那裏打敗了三次。法國兵打敗的消息，和海軍司令陣亡的新聞，一直達到了法國國都巴黎，巴黎的人心，也動搖起來。中國軍隊打了勝仗，想起來這次總不會像從前一樣的倒楣，安南人也可以免得做奴才。然而事情的結果，竟會使人意想不到的。

中國的朝廷，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已經被外國打怕。所以這次中法戰爭開始時，中國方面打敗了，朝廷裏便害怕的了不得。李鴻章央求了英國出來，和法國講和。那時候諒山打了大勝仗，朝廷裏還不知道；法國海軍司令因傷致死，也不讓中國曉得。中國和法國講和的時候，法國政府，因為這次出兵化了許多錢，沒有什麼結果，心裏懷着鬼胎，只恐怕中國態度強硬，當然不敢討價還價，提出的條件也不十分凶狠。中國朝廷裏的官員，看見這

一次中國和外國打仗，強盜發善心，法國不要中國賠償出兵的費用，這是從來沒有的例子。中國朝廷自然喜出望外。也不打聽打聽：在安南地方，究竟勝敗怎樣。好在失掉個把藩屬，中國是不在乎的；法國不要中國賠償金錢和地方，已經十二分客氣了，送掉安南算得什麼要緊！於是中法兩國，在天津訂好和約，中國承認安南做法國的保護國，這塊肥肉白送給了他們。因為這次戰爭的結果，中國方面不曾賠償金錢，中國朝廷還一股高興，當作是外交勝利呢。打了勝仗，送了地方，這是一個悲傷的大笑話！

安南送給了法國，法國的大老闆們，在遠東得了一塊根據地了。那裏的物產，可以讓大老闆們支配；那裏的百姓，可以讓法國官員剝削。安南人成了法國的奴才。法國的安南，英國的印度，同在中國西南，和雲南廣西貼鄰。英國向前來侵略雲南西藏，法國也向前來侵略雲南廣西。大家互相競爭，只苦了中國。並且後來法國造了兩條鐵路，從安南向北走；一條通到雲南的省會，一條通到廣西的邊境。安南原是中國的籬笆，安南失去，籬笆拆掉了。法國已經做了中國的貼鄰，從此中國西南多事了。

第八講 西南的籬笆拆完了

中國的南面，有一個大半島，那就是印度支那半島。它地位靠近熱帶，氣候一年到頭都很溫和，雖然在夏天太陽很利害，未免太炎熱一點。印度洋上的熱風，時常帶着濃厚的水氣吹來，雨水當然很充足。地土也非常的肥沃。四野的植物，籠罩着金黃的太陽光，放出一片油然的翠綠色。在印度洋邊黑色的軟土裏，棕櫚椰子一類的熱帶植物，挺着高大的樹幹，伸着手掌一樣的葉子，在溫和的微風中，慢慢地搖擺着，它們秀美的倒影，平靜地映照在印度洋的海波裏。半島上的自然環境，很適宜於種稻，一年可以收穫兩三次，那裏竟可以說是亞洲甚，至於說世界的米棧房。它那裏出產的米穀，除掉供給那裏自己的人吃以外，還可以運到別的国家裏去。我們中國，雖然說「以農立國」，大部份的人，每天都是吃米飯的。可是自己國裏出產的米穀不夠吃，每年總要從印度支那半島上，運來大批的

米，才免得一部份人餓死。像我們所熟悉的「西貢米」「暹羅米」就是出在那裏的。另外的國家像日本、印度，都要向那裏去買米穀。

印度支那半島上有三個國家，就是安南、暹羅和緬甸，完全靠近中國西南的邊界，和廣西、雲南接近。這三國是中國的藩屬，替中國的西南做籬笆。那裏的開化比較緩慢一點，大部份的文化，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給他們幫助。印度支那半島上的一部份，在公曆紀元前就做了中國的籬笆；一直到最近百年，他們和中國的關係，不會隔斷過。像暹羅現在的國王，他的祖先，還是中國的血統。但是自從歐洲的列強向東方發展，印度軟弱不振，給英法等國搶去，他們進一步便注意到印度支那半島。法國花了許多的心血，終於把安南全部搶了去。英國當然也貪心不足，有了印度還不夠，還要占領緬甸。暹羅夾在英法兩大勢力下面，總算做倖地以「緩衝國」的資格勉強保持着獨立的地位。——這種事情，在下面還要詳細講。但是英法兩國，在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島上都有了地位，就想從那裏發展到中國的西南境來，好在中國西南的籬笆，已被他們爬過了，雲

南的礦產，西藏的市場，都是他們所垂涎的。

我們早已講過，英國的大老闆們要做生意，最早轟開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靠海一帶，完全成了英國大老闆們的市場。可是他們的貪心是永遠不會滿足的。英國還想把印度做根據地，和西南各省通商，把雲南西藏一帶，完全做他們明搶暗偷的對手。中國的藩屬緬甸，更因為靠近印度，不生問題，做了英國嘴裏的肥肉。英國想要到中國西南去做生意，先要探測印度到雲南的路徑。這一段的路途裏，荒山和樹林很多，住着幾種野蠻的民族，路很不容易走。英國在印度的政府，便派了一批探險隊，從印度出發，經過緬甸，到雲南去。因為恐怕不能夠和中國人說話，便請英國在北京的公使館，選出一個會講中國話的英國人，和這批侵略的先鋒隊一同走。中國的朝廷，知道這事完全叫賊看了屋裏的路徑，和鎖鈕的機關，好讓將來偷東西，自然不肯答應。但北京的英國公使館，已挑出一個職員，講得一口好中國話，名叫瑪加理，去替這探險隊到雲南領路，要求中國發護照給瑪加理。中國的朝廷，見了英國害怕，不好不發。於是瑪加理從上海到了漢口；再從漢口沿着長江，

經過湖南貴州兩省，到了雲南。瑪加理一路探風訪俗，測觀地勢，中國西南的祕密，有許多落到他的衣袋裏，預備將來英國很容易的可以侵略西南。但是中國人對待這個奸細，卻是很客氣，瑪加理一路沒有碰到阻擋，穿過雲南，到了緬甸，碰見了從印度來的探險隊。瑪加理領了他們，再回頭向雲南進發。

在雲南的西部，深山樹林裏，住着許多部落的民族，他們的文化，在中華民族中是比較落後的。他們的首領對於來訪的外國客人，很不歡迎。瑪加理到了那裏，賊頭狗腦地東探西窺，他的態度又橫蠻，自然和這批山裏人鬧起架來。他們把瑪加理和他的從人捉住殺了，英國的探險隊因此沒有結果，不能夠弄好一條從印度到雲南通商的路。英國知道瑪加理被殺，大生其氣，在北京的英國公使，立刻凶橫地質問中國的朝廷。本來，死了一個英國人，一命抵一命，中國辦了凶手，事情便完了。可是存心不好的英國政府，又要利用一個奸細的性命，來滿足他們沒有限制的野心。所以中國的朝廷，雖然叫雲南地方的官員，捉了幾個有關係的人殺了，英國還不高興。在他們看起來，中國多的是人；十個中國百姓

的狗命，還抵不了半個英國人。所以英國又要給中國的朝廷顏色看，把兵艦調到北方的沿海，叫中國害怕屈服。中國的朝廷，在英法聯軍的時候，已經嘗過他們的味道，現在自然不敢。便派了李鴻章到山東烟臺去，在那裏對英國公使討饒，承認了英國的條件，訂了一份烟臺條約。在這一份條約裏，規定了一件頂可恨的事情。便是以後外國人在中國犯罪，就是他殺了中國人，中國的司法官，也不能去審判他。只好把他送到本國領事那裏去，讓他們自己判罪。自己人自然偏護自己，外國流氓就算在中國橫行不法，送到領事那裏去，領事頂多判他驅逐出境，決不會倒自己的楣，替中國人伸冤的。所以外國人幾次在中國慘殺華人，總沒有結果；說起來是在烟臺條約裏確定了「領事裁判權」不好。瑪加理的死，替本國爭得這樣大的利益，真可以說是一樁好買賣了。

瑪加理是爲了在西南尋路死的。英國自然不肯忘記西南。還有西藏，這是個「神祕之國」，在世界上頂高的高原上，佔着中國的西南部。她的南境橫着一支喜馬拉雅山，山的南方，隔着幾個小國，便是英國的印度。自從那幾個小國，被英國搶去，英國便注意到西

藏。在烟臺條約裏，答應讓英國的公使館中派一個人到西藏去考察。原來英國的大老闆們，早已想在雪嶺插天的喜馬拉雅山裏，尋出一條路到西藏去做生意。西藏人頂喜歡吃茶。那裏吃的茶葉做成一塊塊像磚頭的形狀，從中國的四川運去，每年銷路很大。中國當地的機關，可以抽到一筆很大的稅。西藏的政治權，完全被宗教領袖掌握着，買賣茶磚，也歸這批宗教領袖專利。那批宗教領袖，把茶賣得很貴，可以賺許多錢。這樣一來，茶磚從四川到西藏，運費很貴，加上中國政府的捐稅，西藏宗教領袖的專利，賣到西藏普通老百姓手裏，價值當然貴極了，苦了那批不得不喝茶的窮人！每一年茶的交易很大，英國的大老闆們，一心想賺錢；想把錫蘭的茶葉，從印度運到西藏去，這樣，這筆錢可以讓英國賺了。因此英國要和西藏交通，要派一個人到西藏去考察。和中國的朝廷商量定當，決定叫使者從北京出發，經過甘肅、青海或者四川，到西藏去。但是那個消息被西藏的宗教領袖知道，他們表示堅決的反對，叫朝廷阻擋這個英國使者出發。在英國使者不會動身以前，又發生了緬甸問題。

緬甸也是中國西南的藩屬，他們自己要怪命運不好，和印度做了鄰舍。英國搶了印度，當然想跨過牆來，來佔據這個鄰舍；而且緬甸的東北，又是中國的雲南，這又是英國大老闆們一心想要吞吃的地方。緬甸知道事情不妙，曾先下手為強衝到印度去過。但緬甸究竟打不過英國，有過兩次，都是割掉地方，賠了金錢。後來法國在安南的勢力，一天天的增加，法國想要和英國競爭，便幫助緬甸，叫他們排斥英國。英國看見法國在利害起來，恐怕將來會生出麻煩，便派了海陸軍隊去攻打緬甸。緬甸抵敵不住，只好投降英國。那個時候是一八八六年，在法國正式併吞安南的下一年。緬甸既然投降英國，英國老實不客氣，把她併入印度，當作印度的一部份。這事被糊塗的中國朝廷知道了，不能夠向英國出兵去奪回來，只好喊幾句不平的話。英國地方已經到手，樂得做個人情，敷衍中國朝廷的面子，說代替緬甸來進貢。中國本來只要面子下得去，也便完了，以後進貢不進貢，那只有「天曉得」了。

我們西南的籬笆，從此完全拆掉，邊界上天天有事，雲南西南的土地，因為和緬甸沒

有劃分清楚，有幾處都被英國搶去。英國得了緬甸，爲緩和中國的反感起見，便暫時對中國放鬆一步。本來派到西藏去考察的使者，不去了。但是強盜不會發善心的。等到事過境遷，英國對於西藏，又步步進行；邊界上的兵士，常常發生衝突；英國又用武力，強迫西藏開了通印度的大門。這樣一來，整個的西藏，在無形中成爲英國的勢力範圍，茶葉買賣的利益，也被英國搶去了。

法國搶了安南，英國搶了緬甸，這一個印度支那半島上，只剩中間一個小國暹羅。暹羅也是中國的藩屬，他們和中國，還有血統上的關係。那時候他們的一邊是法國，一邊是英國，像夾在蟹鉗裏的小東西，動彈不得。暹羅是一塊肥肉，法國想要吞，英國也想要吞。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英法兩國的勢力是平均的，誰也不願意讓對方一口吞下。所以英法爲了搶這塊肥肉，天天在明爭暗鬥，後來英法商議好了，索性誰也不許占據暹羅，讓她在蟹鉗裏討生，自己做了獨立國。暹羅獨立，中國的朝廷，裝作不聞不問。

中國在印度支那半島上的勢力，已排擠得乾乾淨淨了。但是中國的老百姓，在印度

支那半島的，還是很多很多，有好幾百萬。安南、暹羅和半島南部屬於英國的馬來半島，到處有中國人的腳跡。那裏地方，中國的種田人、工人、商人，在經濟上都很有勢力，中國的南部，有許多人，全靠到印度支那半島上去尋飯吃。自從印度支那半島被歐洲國家搶去以後，中國的老百姓在那裏尋飯吃，一天比一天困難了，外國的大老闆們，在暗中逼走中國人，中國的老百姓只好空着雙手餓着肚子回國來。關於這一些事情，留待下面細講。

第九講 怎樣失掉朝鮮

前面已經講過，日本是中國東方的小島國。歐美列強，轟開了她的門戶，她也像中國一樣，受着列強的種種欺凌。因為她能夠很迅速地順應時代潮流，不久居然給她走上歐美列強的老路，國勢一天天興盛起來。於是她也要向外面來謀發展了。好在她的西方，就是我們這老大的不長進的中國。日本和中國同文同種，排行起來，日本該稱中國一聲老大哥。但是這位老大哥不爭氣，處處地方，叫新興的小弟弟欺侮。琉球羣島，在不明不白裏，斷送給她了。她吃到了甜頭，自然想再來一個。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地位，限在幾個孤島上，四面被海水包圍着，太沒有迴旋的餘地了，她的眼光自然要轉到大陸上來。大陸上的半島國家朝鮮，和日本只隔得一條海峽（對馬海峽），很容易渡過去。日本便從對馬海峽走上亞洲大陸，放出她強盜的手段來。

朝鮮和中國的關係在上古時代就很密切的了。可是因為他們靠近日本，在很早的時候，就受過日本的攻打。中國也曾經派兵去幫助他們。朝鮮在中國的保護下，好像孩子依靠着慈愛的母親一樣。可惜到後來這個母親不爭氣，連自己也被別人凌辱，那裏還顧得到孩子呢。

列強們在侵略弱小民族的時候，總喜歡在他們的國裏，指使一批具有奴才性格的人，鬧出亂子，然後把這個當作理由，再去併吞他們。日本搶奪朝鮮，第一步就是利用朝鮮的內亂，使得他們和中國脫開，好讓自己安安穩穩地享受。不幸的朝鮮人，不知道做奴才的命運已經落到他們的頭上；總不肯齊心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只顧自己的爭權奪利，結果不用說便宜了日本。我們這個不中用的母親，眼看兒子所經歷的悲劇，實在早應該覺悟到了：有用的鎗彈，不要用來殺自己的飢餓的弟兄，替侵略者造機會。我們的鎗口，應該向着外面，全國一致地和強盜拚命，這才是正理！

當時時候朝鮮的國王，是一個沒用的傢伙；國家的事情，完全由國王的父親大院君在

辦理。大院君和那時大部份的朝鮮老百姓一樣，對於外來的賓客，很不歡迎，總是拒絕他們。但是關上了大門，撐好門門，防備小賊或者有用處，對於明火執杖的大強盜，是沒有多少用處的。一八七五年的時候，日本的兵艦，開始來拜訪朝鮮。一下手就打掉了朝鮮的炮臺。那時候朝鮮的政府裏，就有一批癡心妄想的人，看見上面的中國不爭氣，情願去和強盜做朋友，好沾沾他們的光，把自己也裝得威風一點。這批人看見新興的日本，便想高攀；那裏知道後來親戚還沒有結好，卻替他們做了奴才呢。這批想高攀日本的人中，王妃閔氏，就是其中的一個。閔妃是一個笨得可憐的太太，她的丈夫是朝鮮國王，她想要握一點勢力。但是國王卻把全權讓大院君掌握，閔妃一股不高興，總想一手奪過來。她要和日本親近，想請這位好鄰舍替她幫忙。日本兵艦打掉了朝鮮的炮臺，朝鮮連忙向日本討饒，與日本訂約，聲明和中國沒有宗主的關係；而且特別替日本開了幾扇門戶，讓日本的勢力，進到朝鮮來。這真叫做「引狼入室」。中國的朝廷，對於這一會事，宗主权被人侵害，理應向朝鮮申斥，向日本抗議的，但竟裝癡裝聵，一點也不管，這又是渾蛋透頂的事。但是中國

和朝鮮的關係，卻仍舊未曾間斷。美國要到朝鮮做生意，訂結通商條約，便叫中國的官員做介紹；後來英、法、德也是這樣。列強都想朝鮮這塊土地，大家也都明白中國的主權，沒有那一個先下手。

朝鮮第一次內亂的發生，外表上是大院君和閔妃爭權，背後卻是日本在那樣牽線。事實是這樣的：國王的父親大院君，看見王妃閔妃等，拉了日本做靠山，一步進一步地要搶權柄，很是生氣。恰巧國裏的軍隊，因為待遇太苦，譁變起來。大院君趁了這個機會，利用了這批變兵，想去殺死閔妃。幸虧她走得快，變兵尋不到她。一股怨恨，便移到閔妃的靠山日本人身上了。變兵燒掉了日本公使館，又殺了幾個替閔妃撐腰的日本人。日本看見機會來了，便派兵艦到朝鮮來。那時候中國也知道朝鮮發生了政變，也派兵到朝鮮去。李鴻章恐怕中國兵會和日本兵衝突，臨走時叮囑他們要特別小心。所以中國兵到了朝鮮，只尋出這次鬧事的頭腦大院君，把他軟騙硬拖，架到中國來，關了一些時候，再放他回去。日本看見中國這樣，一時倒也不敢十分撒潑。但終於得到了朝鮮政府的一筆賠款，同時又獲

得了日本軍隊駐紮朝鮮都城衛護使館的特權。

這樣一來，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大起來了。日本更在暗中指使一批人暴動，想推翻朝鮮的政府。這批替日本做走狗的人，大都是日本留學生，他們中有些果然想利用日本的勢力，清除政府裏的糊塗蟲，把朝鮮造成一個強國。但是大部份人卻受了日本的誘惑，忘記了自己的國家，這真叫做「認賊作父」。這批人中，有幾個也在政府裏做事。有一個管理郵政的，也是日本留學生，和日本駐在朝鮮的公使，來往得非常親密。有一天，他在衙門裏大擺酒席，宴請各國的上等賓客。酒吃到半場裏，這批和日本商議好的人，乘機鬧起事來，攻進王宮，把國王軟禁了。他們自己占據了政府裏的好位置，把守舊的反對日本的官員，趕得乾乾淨淨。他們又和日本商量對付朝鮮國王的辦法。有的想照琉球一樣，把國王送到日本去；有的想叫他滾蛋，把他關起來。還不會決定辦法，駐紮在朝鮮的日本兵，也開進王宮，替這批人做保鑣。他們正在興高彩烈的當兒，朝鮮的老百姓卻怕鬧出大亂子來，便請中國在朝鮮的兵出來干涉。中國兵才到王宮門口，日本兵先動手開鎗，打死了許多

中國兵士。中國和日本的軍隊，發生了小衝突。朝鮮的國王，趁了這個機會，逃出王宮，溜到中國軍隊那裏去。那時候中國兵聲勢很盛，日本還有點膽小，不敢冒昧動手。日本公使，便自己燒了使館，退出了朝鮮京城。那批親日的人，有的被殺死，有的逃到日本，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但日本終於又強迫朝鮮政府，賠償了一筆損失費。那時候中國和日本在朝鮮的競爭，已經很利害了，但是中國的朝廷，仍舊一味的糊塗，並不想什麼好的法子來挽救。有人向中國的朝廷建議，索性把朝鮮開放，讓俄、英、法、德都可以分享一點，免得被日本獨占。這個建議自然不是好辦法，但比無辦法似乎稍為好一點。但是中國的朝廷，並不把這個建議加以考慮。

朝鮮發生亂事以後，日本政府派了一個使者到中國來商量朝鮮的事情，這個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中國政府派李鴻章和他在天津交涉。但是結果，李鴻章竟上了當，與伊藤博文訂了一個條約，約中規定「將來朝鮮有事中日兩國或一國認為必須出兵時，應互相行文知照，」這樣一來，朝鮮便成了中日兩國的共同的保護國了。這樣的

結果當然是日本的勝利，但日本對於那樣的勝利決不會感到滿足的。因為他要把整個朝鮮併吞過去。恰巧這條約訂結之後的第十年，朝鮮又發生了內亂。這次亂事的發動者是東學黨人，東學黨是個學者團體，反對外來的新思想，主張振興舊學改革政治。但他們的背後，也有日本人幫忙。起事的時候聲勢很盛，朝鮮的官兵去打他們，反而吃了大敗仗。朝鮮政府沒有法子，只好向中國來討救兵。中國的朝廷一面派兵到朝鮮去，同時依約去通知日本，東學黨聽得中日兩國大兵快要到來，怕得逃散了。但是野心勃勃的日本這一次決心要和中國決裂，她的軍隊一直向朝鮮進發，到了國都裏，和中國軍隊對立的形勢，一天天地深刻起來。中國在朝鮮的軍隊，知道自己不能夠抵敵日本的大兵，幾次向朝廷討救兵。但是朝廷裏的官員，總是一味的懶惰，一味的驕傲，以為日本這小國一定不會和中國為難，而且朝廷裏面的意見，也始終不能夠統一。李鴻章是不贊成和日本開戰的。李鴻章也估量到中國朝廷把辦海軍的錢，用到皇太后造花園上面去，軍隊沒有訓練，腐敗得很；新興的日本，是很容易打敗中國的。李鴻章雖然主張講和，但是朝廷裏另外許多的

官員，都主張和日本打仗。他們主張和日本打仗，本來是很好的，但是他們並不想根本辦法，只是驕傲自大。他們一齊攻擊李鴻章，說他是「賣國賊」。這個名稱加在李鴻章的頭上，也許並不算十分冤枉他；可是從那批只知道榨取老百姓的官員說出來，卻未免不能教李鴻章心服。李鴻章到了後來，主張終於失敗。而中國的朝廷，主和主戰，沒有好的外交政策，也是一個失敗的原因。

那時候中國勸告日本撤兵，日本不聽反而控制朝鮮的國都，把國王軟禁起來，親近中國的官員，一起被趕走。朝鮮全國的權力，都在日本人手裏。中國正預備對日本宣戰，日本軍隊已經先動手了。中國派了救兵，裝在一只輪船裏，送到朝鮮去，在半路上被日本兵艦打沈，兵士完全淹死。中國的軍隊，從陸路上到朝鮮去的兵很多。可惜當時中國兵的訓練太壞，誰也沒有替國家拚命的決心。領兵的將軍，大家又互相傾軋，沒有統一的司令。這批將軍，大都平日剋扣兵餉，已經發了大財，生活過得極好，誰還肯死在戰場上呢？因為這種種緣故，在朝鮮的中國兵，和日本兵一開火，便大吃敗仗。中國的軍隊，在肥豬一樣的將

軍指揮下，見了日本兵就逃，土崩瓦解，那種逃性命的醜態，真是十分丟臉的事。雖然也有幾支軍隊，打過幾下血戰，結果終於退出了朝鮮，逃到了如今東三省的遼寧（奉天）吉林。日本兵在朝鮮休息了一下，又追過來。一支兵從旅順上岸，一支兵渡過鴨綠江，在遼東半島，和中國兵大戰。後來遼東半島的全部，也落到日本兵的手裏。這次中國陸軍在朝鮮遼東的大敗，實在由於領兵的將軍，飯桶的居多。有一個叫衛汝貴的，他做了幾十年的將軍，刮了幾十萬的家財，年紀已大，絕對不顧到自己的責任。他帶兵到朝鮮去，他的老婆寫信給他說：「你年紀老了，錢也有了，應該好好地享老福，何苦去拚命呢。」於是衛汝貴抱了這個主張，一見日本兵就逃。中國朝廷對於這種飯桶將軍，倒還嚴厲。這位不肯打仗想享老福的衛將軍，被朝廷捉去砍了頭，老福始終沒有享成。又有一位古董專家，自告奮勇，帶兵到遼東去打日本兵。臨走的時候，他吹了不少的牛。可是一出山海關，日本兵猛烈的炮火嚇得他丟了手裏的好古董，也顧不得幾萬兵士，便抱頭鼠竄。叫這樣的人去抵敵日本，怪不得要吃敗仗了。

在海軍方面，中國的海軍，腐敗的情形，也和陸軍差不多。原來從外國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後，中國的朝廷，也想和外國競爭，建了海軍。在中日戰爭以前，在世界上海軍的國家裏，中國要排到第四位呢。可惜三千萬元的海軍軍費，被皇太后用去造花園，許多兵艦，只成了好看的裝飾品。中日在朝鮮衝突，海軍受了命令開到朝鮮去。那批海軍將士，有的在岸上吃酒，摟着女人在享樂，一聽到上面的命令，衣服也來不及穿整齊，醉眼朦朧地拖着鞋跟，回到兵艦裏。日本兵艦的炮聲，不會驚醒他們的迷夢，也沒有喚起他們的責任心。在濁浪滔滔的黃海裏，老朽腐敗的中國海軍，和新興的日本海軍，一交手中中國就吃了敗仗。那批兵艦，有的被打沈，有的逃了。有幾個兵艦的長官，像陸軍一樣，醜態百出，給中國丟臉。海軍的司令，是一個北方人，名叫丁汝昌，和那批南方人的海軍兵士，很合不上，他發下的命令，也不大有效果。海軍在黃海裏吃了大敗仗，丁汝昌帶了那批狼狽不堪的兵艦，逃到山東的威海衛。威海衛靠山對海，是一個很好的軍港，後來被英國強硬地租借去的，那時候是中國北洋海軍的一處根據地。日本兵艦老實不客氣，一直逼到中國海軍

的老窠，在山東半島上登岸，幾面圍攻，中國海軍支持不下。中國海軍裏雇用的西洋軍官和許多不上進的中國軍官，勸司令丁汝昌向日本投降，免得大家同歸於盡。丁汝昌雖然不會打仗，但是這種卑鄙的事情，卻不高興做，不肯對不起國家。但是外面日本兵士在猛攻，裏面自己人在吵鬧，單靠丁汝昌的一腔愛國心，夠甚麼用處。所以在外國軍官替丁汝昌寫了投降信，送到日本兵艦那裏去的時候，丁汝昌吞服毒藥自盡了。日本方面還不明底細，只當中國司令投降，一股高興來接收中國的兵艦。在日本軍隊的歡迎聲裏，丁汝昌斷氣了，紙糊老虎的中國海軍也完結了！

海陸兩軍大吃敗仗，日本兵還想從山海關打過來，中國實在支持不下，只好向日本討饒。日本自從興起以來，這是第一次大勝仗；她的野心，叫她有更大的發展，自然不肯就此罷手。中國的朝廷，挨了不少麻煩，以堂堂大國，向日本小弟兄討饒，好容易得到了日本的應許，才派了李鴻章到日本的馬關去，商量講和的條件。日本派的，就是上次到天津來的那位使者伊藤博文。日本還裝腔作勢，不肯輕易停戰。李鴻章爲難得很，後來還挨了日

本刺客的一鎗，面部受了傷。那時候歐美的列強，正在密切地留心中日戰爭。中國吃了敗仗，歐美列強固然也高興；可是日本太利害，中國這塊肥肉，要被日本獨吞，列強有點捨不得，卻不免和日本吃起醋來。於是歐美列強心裏藏着鬼胎，外面掛着同情中國的面孔，說日本不好。日本雖然狠心，看見列強們一齊向她板面孔，也只好軟化下來。結果中國與日本間訂立了一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裏，中國所受的損失是夠重大的了。中國承認賠償二萬萬兩銀子給日本。強盜光顧，自然要帶錢回去，這不必多說。朝鮮是獨立了，從此把朝鮮放在日本的砧板上，讓他們一刀刀地細切細割。遼東半島和臺灣，也送給日本。但是旁邊的俄國看到遼東半島割歸日本，這是和她有着切膚的利害關係的，於是出來聯絡德法兩國實行干涉，日本無法抗拒，只好叫中國出錢贖回去。頂可痛心的一樁事情，就是在馬關條約裏，規定着日本可以在中國各通商大埠中開設工廠，製造貨物，在中國發賣。這條規定，完全看出了這位新興的強盜，要榨取中國百姓膏血的野心。在中國開了工廠，當然不必出運費和海

關上的捐稅，價錢比別的外國貨要便宜。他們雇用中國的窮人做工，待遇非常苛酷，工錢給的很少，和奴才一樣；好在中國有的是餓肚子有氣力的老百姓，到日本工廠裏去掙飯吃，當然只好讓他們剝削。中國的原料，又多又賤。處處地方，比在外國製造運到中國來上算。所以馬關條約一訂，外國不必運貨物到中國來，可以直接在中國開廠榨取中國人可憐的金錢了。歐美列強，和強盜一夥，有福同享，也和日本一樣，可以在中國開工廠。用中國便宜的原料，雇中國窮苦的工人，造出便宜的東西，榨出中國人的血來。苦的是中國的老百姓。就是有幾位中國的大老闆，看見外國的大老闆，有錢有勢，自己也想來做做看；但是不經外國大老闆排擠幾下，中國的大老闆們，就得壽終正寢。看啊！中國頂大的商埠，也是頂大的吸血管。上海，黃浦江畔林立的煙囪，有許多是外國人的。那裏的機器，不分晝夜地在轉動着；機輪每次轉動一下，中國便榨出一滴鮮血！

遼東半島雖然靠俄國的福（？）用錢贖了回來，臺灣終於割讓給日本了。臺灣的老百姓，卻不願意做亡國奴。於是叫中國的官員做領導，宣佈臺灣獨立，建立了臺灣共和國，

拒絕日本來接收。但是這個新立的共和國，沒有人幫助她，脆弱得很。日本的大兵一來，不過他們地方失去了許多。日本還利用了許多奸細，在臺灣搗蛋。可憐這個共和國，不到四個月功夫，就被滅亡了。在那裏的中國人，不肯做亡國奴的，都回到福建來。剩下的臺灣人，做着永世不得超生的奴才。——說「永世不得超生」是錯誤的。現在弱小民族在脚底上掙扎，吶喊，就是那批強盜的喪鐘。最近的將來，受不住痛苦的奴才，總要拚命擡起頭來，把踏在他們身上的強盜推翻的。

新興的日本，打敗了古老的中國。對於另外的列強，叫他們更看輕中國。他們想：日本已經割掉了中國一部份，再等下去，強盜越來越多，中國這隻肥豬雖大，也要不夠分配的。大家還是先下手為強，把中國分吃了吧。從此列強決意把中國瓜分。至於在本國裏，中國一批有見識的百姓們，也看到朝廷不爭氣，想起來推翻這個朝廷，使得這個中國，走上歐美和日本的路。在這間破敗的廳堂裏，革命的火燄漸漸地點着了。

第十講 徼倖地沒有被瓜分

堂堂的中國被渺小的日本打敗，引起歐洲列強瓜分中國的念頭，這在上一章裏已經講起過了。那時候對於中國野心頂大的，是北面的好鄰舍俄羅斯。東三省附近幾乎有三百萬里的土地，落到他們的手裏，還不滿足。籬笆拆掉了，他自然要跨進大門，走上廳堂來，東三省和朝鮮，便成了她侵略的目標。可惜他對於朝鮮，稍微嫌慢了一步，朝鮮在日本的保鑣下，已脫離了中國；但是俄國卻管不了這許多，還想在朝鮮抓一點東西。新興的日本一時究竟不敢和俄國爲難，只好讓步些。至於東北那時候大家知道是俄國口袋裏的東西，誰敢老虎嘴裏挖食吃。偏是日本心太狠，在馬關條約中，得了中國的朝鮮臺灣還不夠，更要今遼寧南面的遼東半島。中國朝廷沒有法子，答應了日本。但是俄國想：「東北完全是我的勢力範圍，日本是什麼東西，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定不要讓他們到手！」俄國

一個國家，要干涉這遼東半島，究竟有點不好意思，好在那時候歐洲的列強，都很妒忌日本，俄國不怕沒有同志。他們先拉了朋友法國，俄法本來訂有條約，理應互相幫忙。還有一位來趁火打劫的好漢，我們不要忘記，那就是德國。德國自從翹鬚子皇帝威廉統一全國以來，國裏工商業發達，也成爲強國，想尋海外的殖民地。中國這塊大肥肉，又引起了威廉皇帝的野心。所以德國也加入俄法一夥，好在中國撈一點外快。於是他們便結成了聯合戰線，手叉着腰，橫眼豎眉，惡狠狠地警告日本說：「不行，這遼東半島，你得吐出來，退還給中國。」日本看了她們義憤填胸的態度，自己又打不過，只好罷手，叫中國出了三千萬兩的銀子，贖回了遼東半島。中國的朝廷，對於這三位抱不平的好漢，自然滿口連聲的感謝。且慢，感謝話不會說完，這三位假俠客，要來討酬報了。

先說俄國。這次俄國真是勞苦功高，三國叫日本退回遼東，俄國頂先出主意。一八九六那一年俄國的新皇帝，舉行加冕禮，有交誼的國家，都要派使者去祝賀，中國當然也要派的。俄國要叫李鴻章去。李鴻章是中國外交上頂有力量的人，但是中國給日本打敗，訂

了馬關條約，朝廷怪他賣國，李鴻章也失勢了。李鴻章沒有事情做，一心恨日本，想要報仇。聽說叫他到俄國去，一股高興，因為他報仇心切，想利用俄國來替中國制服日本。那裏知道一到俄國，便上了俄國政府的大當。各國的使者，在俄國都慶祝俄皇後，李鴻章便和俄國的財政大臣等到莫斯科，在他們的誘惑下，訂了一張祕密的條約。這條約裏規定，中國受日本侵略的時候，俄國應該出兵幫助頂要緊的，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築到東方的海港，海參威來，向今東三省的東北面兜一個大圈子，很不便當，俄國想走直路，穿過中國的東三省，路又短，工程又容易。並且東三省被俄國的鐵路經過，東三省再也逃不出俄國的手掌心了。李鴻章在條約裏，便答應俄國讓他們在東三省借地造鐵路，沿鐵路的地方叫俄國管，沿鐵路的礦產，俄國可以開採。這鐵路就是中東鐵路，表面上由一家華俄合辦的銀行經營，實際上俄國靠了一個機關，盡量的榨取和搶劫東三省。好像從前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後來日本的南滿鐵道會社一樣，完全是一個侵略機關。

這張祕密的條約，俄國假意和中國親近，實在要把東三省抓在自己的手裏，免得日

本看想。中國的朝廷，卻認俄國是好朋友，輕輕地答應了。因為這張條約，訂得非常秘密，別的国家都不知道，只有一點猜測的消息。中國大部份的百姓，也不知道，後來八國聯軍進北京的時候，俄國兵在皇太后的牀底下，找到一只大箱子，封鎖得很堅固，以為是什麼好古董寶貝。等到擡到俄國的公使館裏，打開來一看，原來就是這一張祕密的條約。這條約仍舊回到俄國。據說後來仍舊寄還中國的。我們也不用管這張條約到那裏去，可是俄國既然在東三省造好了鐵路，權利到手，自然忘記了這條約了。

俄國逼日本退還遼東，得到這樣的權利，德國看得眼紅。德國的政府，便派教士到中國來佈道做偵探，以為實行侵略的準備。本來在中國的耶穌教舊派傳教士，無論他們屬於那一個國家，都歸法國公使保護，傳教士狐假虎威地欺侮中國的老百姓，由法國公使保護；他們受了冤屈，也由法國公使報仇。德國在旁邊看得很明白，法國在中國保護舊派耶穌教的傳教士，不是義務，卻是權利，很可以抓到許多好處。他們想搶這個權利，但是羅馬教王不會答應。然而德國在中國的傳教士，從此不受法國公使的保護，由自己的公使

管理了。當時候那批德國的傳教士，借着傳道的幌子，在中國替本國的大老闖們和野心家開出一條路來。他們勢力頂雄厚的地方，便是山東省。德國的野心，也想在山東找機會發展。

恰巧有兩個德國教士，在山東被中國兵士殺死，這其實並不是大不了的事，頂多把凶手按法辦罪罷了。德國卻要小題大做。派了兵艦，來到山東半島的南岸膠州灣，佔領了小漁村青島，再派一個親王北上，和中國朝廷辦交涉。被外國嚇怕了的中國朝廷，看見從前這位抱不平的好漢，現在這樣翻起臉來，沒有力量拒絕，只好答應他們的要求，把軍港膠州灣租借給他們。那個小漁村青島，在德國人努力的建設下，造成一個又幽美又莊嚴的城市，做了德國在中國搶劫的大本營。又讓他們造一條鐵路，從山東半島的東南青島起，一直到中部濟南為止，做他們向內地侵略的路徑。這鐵路就是膠濟鐵路。沿路兩面的礦山，德國都可以開採，山東完全成了德國的勢力。

一個人動手，大家來看樣。尤其是上文所提起的三位抱不平俠客，德國既然有了好

處，俄國、法國，也要義不容辭。俄國一手便搶了遼東半島南端的旅順和大連兩個要港；要求中國答應租給他們。中國朝廷，也沒有法子拒絕。俄國又要在旅順大連造一條鐵路，直到中東鐵路上的哈爾濱，這就是後來落在日本手裏的南滿鐵路。從此俄國在東三省，南北兩面，都有勢力，還想去抓朝鮮；但是日本正由朝鮮上來，想來搶東三省。兩國勢力，發生了正面的衝突，造成日俄戰爭，這是後話。法國當然也當仁不讓，俄國強租了旅大，他們說要維持在中國的平均勢力，便租了廣州灣，在這地方，可以和安南聯絡，來侵略兩廣和雲南。不過法國在廣州灣實際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這是他們在起頭所想不到吧！

英國那時候看見別國你搶一塊，我奪一塊，幾乎要把中國分割完了。他們也不肯落後。他們看見俄國硬借了旅大，硬借了山東的威海衛做軍港；這樣才可抵制俄國在北方的勢力，免得讓他們獨享。等到法國硬借了廣州灣，英國恐怕他們在南方的勢力被法國搶去；又恐怕那塊皇冕中頂好看的寶石香港，受法國的威脅，所以把香港對岸的九龍半島，也強硬地租借過來。好在他們有的是兵艦大炮，要那裏便佔據那裏，管你中國朝廷

答應不答應。說是租借，還算給你中國的朝廷一個面子呢。那時候甚至於意大利、葡萄牙，也想來揩一點油水，租兩處軍港，可是沒有成功。

中國真的變了一塊肥肉。列強搶着分割，惟恐下手稍慢，被別人先到口；所以拚命爭奪，大家顯出窮兇極惡的態度來。就是一時來不及把這塊地方搶到手，也先去掛上招牌，說這塊地方是他們的，另外的人，不能夠來搶。好像打電話給戲院的經理，指定那幾個位置，說是自己的座位，別人不得占據。中國也被他們定完了。這叫「劃定勢力範圍」。下面就是當時各國所規定的勢力範圍。

法蘭西：廣東、廣西、雲南。

英吉利：長江沿岸各省。

日本：福建省。

德國：山東省。

俄國：東三省。

勢力範圍一劃定，範圍裏的地方，便是各國砧板上的魚肉。那時候各國的大老闆們，除了把貨物來賺錢外，又用鉅額的金錢，運到中國來，在他們的勢力範圍裏，造鐵路、開礦山、放債款。俗語說：「錢可通神。」金錢的勢力，比什麼都利害；他們的金錢一到那裏，用錢賺錢，中國的老百姓，更掙扎不脫他們的束縛，要逼到油乾燈草盡才罷！

那時候西半球的美國，國勢一天天隆盛起來，有的是金錢和貨物。他也要到海外來做生意，尋地方做他們榨取的對手了。他看見太平洋西岸的中國，是一片又大又好的市場，可惜他來遲了一步，中國的海口，已經被別的列強霸佔完了，就是像四川、陝西這樣的內地，也沒有一點乾淨土。美國又不能插翅飛進去。他們需要中國的海口，需要中國的地方，可以到那裏去賣貨物，放款列強卻你一塊我一塊地，把中國各自劃好範圍。並且照形勢看過去，只要列強的幾個大亨聚在一起，倫敦也好，巴黎也好，就是北京也好。在幽靜的小房間裏，幾位大亨圍着圓棹坐着，棹子上放着一張地圖，大亨們把地圖各自分割，在背後各人簽上一個字，瓜分立就成功，中國也便完了。非洲大陸是這樣瓜分的；亞洲的一部

份，也是這樣瓜分的。如果中國的瓜分一成功，奴才有了主人，美國的大老闆們，不要再轉別的念頭。然而他們的大老闆們也要賺錢，要賣貨要放款，總得在中國找一條門路。

美國的大老闆們，果然想出好法子，爲自己的好處，不讓列強瓜分中國。美國政府，便喊出「門戶開放」的口號來，叫列強大家承認。意思說：列強占領下的中國各海口，都可以獨自享受，讓各國都有份，能夠自由做生意，利益大家可以享受，美國是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這樣一來，美國既然博得中國的好感，而且美國的金錢和貨物，在中國也有了地位，真是三算計。那時候列強對於中國，大家都知道分不均勻；如果爲了瓜分而打架，那也不大值得。索性贊成了美國的主張，大家靠各人的本事來競爭。中國就在這樣所謂均勢的局勢下生存着。門戶開放一成功，中國雖然不亡；實際上簡直和被瓜分差不多了。

那時候二十世紀快要開頭。中國的老百姓，在列強沈重的壓迫下，起初還好好地忍受着。中國雖說是世界上頂會忍耐的好民族，然而總有忍耐不下去的時候的，果然，在列強勢力範圍剛畫定的時候，猛烈的排外運動，在北方像火山一樣地爆發起來了。

第十一講 可憐的反抗運動

中國的老百姓，自從鴉片戰爭以後，受列強的欺壓，一直經過了六七十年，怨氣越結越深，終於爆發了反抗運動。那便是這一次所要講的義和團排外運動。

列強侵略中國，主要的原因，是給他們的大老闆，尋得吸血的地方。他們叫有些傳教士做侵略的先鋒；用兵艦和炮火，做侵略的工具。這樣雙管齊下，好叫中國伏伏貼貼地做奴才。那批傳教士到了中國，有幾個本來沒有熱烈的信仰，只抱着野心，自然橫行不法，看得中國的老百姓，好像非洲的黑人差不多。中國上層階級的人物，對於傳教的外國人，本來很不歡迎，常常要迫害他們。但是傳教士有本國的武力做保鏢，你拔了他一根毛，他也要打你一頓耳光。幾次打仗，中國總是敗得可憐，連自己的自信心也失掉了，以為外國一定了不得，中國只配踏在他們的腳底下。甚至於對待外國的傳教士，也好像奴才伺候主

人一樣，惟恐失掉了恭敬。有批不配擡舉的外國傳教士（我說的自然不是指點全體；記得我在中學校裏的先生，便是一位忠厚的外國老太太），格外的驕傲專橫起來。於是我們貴國各地方上的地棍流氓，素來欺侮別人過日子的，也投到傳教士的門下，相信了（？）耶穌教，做他們的走狗，靠了這個，更來欺侮老百姓。不肖的傳教士和地棍，狼狽爲奸，每逢教民和普通百姓有什麼交涉，那些貪錢怕事的官府，還要處處地方偏袒他們。吃虧的老百姓，真的有冤沒處去申訴。雖然老百姓一有機會，要把這些傳教士出氣，但是結果總叫政府倒楣，吃排頭賠錢，喪失權利，割地方。像靠了殘殺自己飢餓的同胞出名的曾國藩，他在天津做官的時候，碰到一樁傳教案，和法國公使交涉，叫這位曾老先生，也急得沒有法子，氣得半死半活，傳教士勢力的強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列強有了傳教士做先鋒還不夠，還要造鐵路、搶地方、放重利錢、種種手段，逼中國的老百姓到死路上去。中國的老百姓，常識不大豐富，不知道列強的侵略，只是幾個野心家造成的，只一味的恨外國人，以致激起了排外運動，這個運動的責任，仍舊要列強負的。

這個反抗運動的發生是以北方的義和團為中心的。義和團原稱義和拳，是北方鄉下的一種農民的迷信團體，起源很早。據說入了團，學了幾種拳術和符咒，便可以避免鎗炮。它的思想，可是採拾道教、佛教、儒教三教的渣滓形成功的。他們所崇拜的神明，是什麼梨山老母、太上老君、二郎神、趙雲、關羽、秦瓊、孫行者、胡大海等等，不是繡像演義小說裏面的人物，便是花臉戲裏的角色，這批人物是鄉下的老百姓所頂佩服的。老百姓吃了外國的苦，便想加入這個團體，學會了避鎗炮的本領，靠了神道的威力，向外國人報仇。中國的朝廷，對於不正當的宗教，素來禁得很嚴厲；因為從前荒年的時候，一批忍不住餓的百姓，往往加入教派，想推翻朝廷。義和團頂早發生的地方，是在山東。因為屢次仇教鬧事，曾被山東的長官袁世凱清剿過。但他們逃走到河北去，因受朝廷的皇親國戚們的幫助，勢力竟一天天強大起來了。

當時朝廷裏的皇親國戚們為什麼要利用義和團呢？原來是這樣的：皇太后、親王、許多大官，他們完全是舊勢力的代表。他們在平常，高高地坐在金鑾殿上，下面是許多可憐

的老百姓，滴着汗做着牛馬一樣的工作，又把頂好的收穫物送給上面人吃，老百姓有時候吃着渣滓，有時候只好餓着肚子。這個情形，正好像是金字塔的樣子，朝廷便是金字塔頂。老百姓是金字塔的底。自從外國人來到中國，受到歐美的影響，使得這個金字塔的中間那一層動搖起來，金字塔頂，也不能夠安穩。那批中層階級，喊着要立憲，要維新，叫朝廷感到危險。朝廷裏面那批舊傢伙，代表着舊勢力，而靠着外國而起的維新立憲運動，可算是新勢力。這因為那時候的中國像法國大革命一樣，守舊的封建制度和新興的資本主義，衝突已漸漸激烈起來。前面一個由皇太后、親王、大官員們支撐着。後面一個是當時的一般革命志士如孫中山和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是受外國影響的。康梁勸那時候的皇帝維新，皇帝也相信他們，可惜封建勢力很大，竟把他們撲滅了。但是代表封建制度的那批人，還是不高興，痛恨着資本主義的外國，很想尋機會來斬草除根。恰巧反抗外國壓迫的義和團起來，皇太后、親王、大官員們看見和他們的目標相同，自然很高興，大家便聯合在一起，做着殺外國人、殺教徒和撲滅新思想新東西的工作——所以義和團雖然是中

國老百姓對於外國壓迫的反抗運動，然而變成頑固的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進攻的工具，盲目地破壞一切東西，叫外國人說野蠻。這次反抗運動，所以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這也就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義和團得到朝廷的贊助，進了北京，直隸省（今河北）更滿佈着他們的同黨。從此藏在老百姓心底的怨恨，便一齊發洩出來。鐵路、電線、洋裝書，都是他們所要破壞的東西。他們想一鼓作氣，把外國完全滅掉。因此全個北京，鬧得烏煙瘴氣；搭壇祭神，燒香拜佛，差不多北京成了鬼國。在北京的外國公使，看到自己的地位危險，便勸告中國朝廷，朝廷不去睬他們。後來義和團聯合了另外的兵士，索性圍攻外國的公使館，看見外國人出來便殺。日本公使館的一個書記，德國的公使，都死在義和團和兵士的刀下。

北京的公使館，是在交民巷，公使們叫耶穌教徒都逃到那裏去，用水門汀在交民巷外做了又高又厚的牆壁，好像炮壘一樣，幾百個外國兵，便盡力把守着。來攻打的義和團和中國兵士，總有幾千，但是圍攻了兩個月，還是打不下。外國公使被圍得急了，派人到大

沽口去催救兵來解圍。那時候大沽口外已經開到了八國的兵艦，就是英、法、德、俄、美、日、意、奧八國，由一個英國少將指揮，攻打大沽口。在八國聯軍猛烈的炮火下，大沽口失守了。中國的朝廷，想義和團總能夠對付外國兵，便正式和各國宣戰，並下令各省殺害外人。義和團的行爲，卻真豈有此理，偏偏有一班笨人去相信他們。他們天天口中在念念有詞，望空作揖。不是說梨山老母帶了十萬天兵來助戰；便是說什麼神師在海口外佈了三百里沙，使外國兵艦開不進來。那裏知道聯軍早已打下了大沽口，正在攻打天津。守天津的中國兵士和義和團很不和睦，不能夠互相幫助，結果天津又是落到聯軍手裏。但是聯軍在這次戰役裏，卻碰到很勇敢的對手；中國的老百姓，痛恨外國已極，雖然只有赤手空拳，在外國兵猛烈的炮火下，前仆後繼，表現出很偉大的精神。可惜這種偉大的反抗精神，被封建勢力所利用，不能夠替中國開出一條光明的路來，反而留下了污點，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八國聯軍打下了天津，浩浩蕩蕩，直向北京進發。一路雖然有中國兵士和義和團抵

敵，但是這次外國兵又多，武器又利害，中國自然吃敗仗。聯軍便逼近北京，對中國的國都，下總攻擊命令。皇太后聽到了這消息，慌作一團，也顧不得財寶和另外的人，在匆匆忙忙裏帶了皇帝，走出宮城。衣服也來不及換，東西也來不及吃，坐着幾部破車子，狼狽不堪地逃，出了北京城，向西北逃走。臨走的時候，皇太后還下毒手，把皇帝寵愛的妃子，推在井裏去淹死。可憐這皇家的一對母子，在大熱天裏，急急的奔逃，水也沒有喝，飯也沒有吃。經過山西，一直到陝西西安，纔住下。而北京在皇帝走的那一天，就被八國聯軍打下了。

北京在英法聯軍的時候，已經失守一次，可是那時候聯軍的中心，還在城外。現在歷代的都城，中國精華所在的地方，完全被八國聯軍佔據着。這次外國兵的行爲，野蠻到了極點。他們借着殺義和團的名義，隨便拖到中國的老百姓，便把他殺死，路上堆着的，全是中國人的屍首。而且聯軍放出強盜的手段，皇宮裏的財物寶貝，被他們搶得乾淨；又到官員和百姓家裏去搜劫，碰到年青的婦女，便去侮辱她。有許多官員和婦女，不肯受外國兵的侮辱，都自己尋了死路。至於怕事要性命的人，也顧不了羞恥。情願做亡國奴，在門口高

插一面布旗，上面寫着「某國順民」幾個大字，好叫他們保護。這八個聯軍裏面，對於中國人燒殺淫掠頂利害的，要算德國。因為德國的公使被殺，所以德國軍隊出發的時候立誓說：「如果能夠打進北京，一定用對付野蠻民族的法子，對待中國。」這個法子，自然就是殺人、放火、搶劫、強姦。他們的行爲，也和義和團差不多。那時候德國的元帥瓦德西，到了北京，八國聯軍便舉瓦德西做總司令，住在皇太后的宮裏，做了那一批強盜的頭腦。還有一個中國的美人賽金花，去陪伴他。後來有人說託着賽金花的洪福，中國人的性命，保全了不少呢！

中國的朝廷，在八國聯軍逼近北京的時候，已經想到了討饒的老法子，派李鴻章到北京來和各國講和。那時候李鴻章在廣東做官。中國朝廷排外的命令，李鴻章和東南的官員，訂了一個同盟，不聽朝廷的命令，所以這次反抗運動，只有中國北部的幾省。李鴻章接到朝廷的命令，叫他到北京去講和。他便離開廣東，在上海耽擱着，一時不敢到北京去。後來北京被八國聯軍打下，國都也不像國都，朝廷幾次催促，李鴻章才趁輪船北上。俄國

因為和李鴻章訂過密約，想趁此討好，派兵保護李鴻章到了北京，和各國開談判。這一次各國的要求，當然是很苛刻的。本來列強可以趁了這個機會，把中國瓜分；然而這時候，英、法、德幾國中的衝突，利害得很。俄國和法國互相送着媚眼，想要撈許多油水，所以英國和德國，先互相約定好，他們不想借着賠償的名義，擴充自己的殖民地。另外的國家，也只好都贊成這個提議。李鴻章才能夠安安穩穩地在北京，和瓦德西他們開談判。那時候各國都有要求，後來歸併作十三條來討論，弄得李鴻章爲難得很。李鴻章雖然很有外交的經驗，但是這一次卻弄昏了頭腦，對於賠款、駐兵那種很利害的條件，偏偏不大留心。對於聯軍要求懲辦闖禍的官員，那個該殺頭，那個該充軍，那個該革職，爲了面子問題，卻爭得很利害。討論了幾個月，單單爲了幾個闖禍的官員怎樣辦罪，朝廷叫李鴻章竭力爭免，聯軍又不答應，弄得這位老外交家心力交瘁，害起病來。在商量得快要完畢，將要訂條約的時候，這位老外交家李鴻章，竟一命嗚呼了。好在條約已經議好，各國便簽了字。

這條約叫辛丑條約。裏面規定的事情，第一自然這次排外的官員，都是闖禍的頭腦，

有的殺頭，有的叫他們自殺，有的充軍，有的革職，幾乎有一百多人辦罪。但是最重要的禍首皇太后總算不會被聯軍提及，這大概也是留給中國一點面子吧。排外的官員雖然辦了罪，然而中國老百姓對於列強壓迫的反抗，決不會消滅的。這次的反抗運動，是上了封建勢力的當，只好加上「可憐」兩個字；在列強加緊的壓迫和榨取下，誰說不會有第二次的反抗運動呢？如果指導得好，第二次的反抗運動，一定不是混帳的義和團，卻是英勇而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國也許從此走上自主的路上去。——讓我們等着看吧。

列強也是想到這一點，他們用心很周到，恐怕再有第二次反抗運動，在國都裏發生，所以在辛丑條約裏面，規定了很詳細的辦法。叫中國把大沽口的炮臺拆掉，從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沿路讓外國軍隊駐紮。公使館區域的東交民巷，變作特別區域，外國兵可以紮在那裏保護，不受中國的管轄。從此那重要的國都，開直了大門，一點也沒有防備；外國軍隊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占據。北京失掉了國都的價值。近來國都搬到了南京，一部份也是爲這一點原因啊。

爲了紀念德國被殺的公使起見，在北京城裏，造了一個石頭牌坊，叫中外國人，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會事。中國朝廷，還派幾個使者，分頭到日本和德國去，替被殺的書記和公使道歉。尤其是這個德國公使，在北京城裏堂堂的石頭牌坊，真是大恥辱。直到歐戰以後，德國打敗了，中國打落水狗，才把那個石頭牌坊拆掉。

這次辛丑條約裏規定的事，頂叫中國痛苦的是鉅大的賠款。義和團的排外運動，發生在中國曆的庚子年，這筆賠償各國的金錢，又叫「庚子賠款」。所賠償的，便是在義和團的排外運動裏，各國在宗教上、商業上、軍事上所受的損失。賠款實在大極了，要四萬萬五千萬兩銀子，按下面這樣分配：

俄羅斯	一三〇、三七一、一二〇兩
德意志	九〇、〇七〇、五一五兩
日本	三四、七九三、一〇〇兩
美利堅	三二、九三九、〇五五兩

意大利	二六、六一七、〇〇五兩
比利時	八、九八四、三四五兩
奧地利	四、〇〇三、九二〇兩
荷蘭	七八二、一〇〇兩
其他的國家	二一二、四九〇兩
總共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兩

你看，這數目多少大，「四五」兩個字下面，有七個零字呢。中國的朝廷，一時就是刮完了地皮，叫四萬萬五千萬的老百姓，每人拿出一兩銀子來，才可以還清這一筆賠款。可是中國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那裏拿得出一兩銀子，況且這事情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朝廷，只好出了一張債票，付給外國，請求他們答應，把這筆賠款，分三十九年拔還，每年出利息四釐。中外金錢的折算，是天天不同的。但是賠款的數目，規定是依照中國的銀兩，如果外國的金錢有上下，中國還要按原定的比例付錢。於是這筆庚子賠款，名義上是四萬萬五

千萬兩，實際上加上利息和津貼，十萬萬兩還不止呢！記着！我們爲了這一次對於外國壓迫的反抗運動，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不管你七八十歲的老太太，或者方才落地的小孩子，每個人在無形中都要負擔二三兩銀子的負擔，到現在還不會還清呢！

中國雖然出了債票，答應把這筆庚子賠款，分三十九年拔還，列強卻不放心。他們想：中國的老百姓，窮得連大姑娘穿不起褲子的也有，那裏能夠還清這一筆嚇人的巨款。中國的朝廷，雖然那批皇親國戚、刮地皮的官員、扣兵餉的將軍，有的是錢，但是他們的錢，是給自己享福和傳給子孫的。國家的府庫裏，錢早已用完了，而且借過外國的債。各地方的錢收解到政府裏來，官員揩油的揩油，做經費的做經費，也不夠還債。列強想到要替這筆賠款，尋一個可靠的擔保品。這可靠的擔保品，便是關稅和鹽稅。關稅和鹽稅本來是國家頂大的收入。那筆收入，先要扣掉庚子賠款的錢。餘剩下來的人才給中國。這樣一來，關稅鹽稅都受外國人的節制，中國要賴債，也賴不掉了。

辛丑條約議好了，庚子賠款也定當了，在北京一帶的八國聯軍，慢慢地退讓出來，把

搶得乾淨的空國都，交還中國，中國的朝廷，才敢在荒涼的西安城裏，探出頭來。（其實外國兵在中國沒有退完，占據東北的俄國兵，還想衝進山海關來，等下一章再講。）原來在西安的朝廷，像老頑固的皇太后，沒有心肝的官員，又在那裏搜括老百姓的錢，盡量的尋開心，忘記這一次的痛苦。在貧苦的西安，皇太后和皇帝每天的飯食費，要二百兩銀子，皇太后還說：「現在錢省極了，真沒有什麼東西好吃；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每天花費的錢，真不知道要大多多少倍呢。」第二年秋天，北京早已太平無事，皇帝回京的大路也造好了，於是一大批的儀仗，吹吹打打，簇擁着皇太后皇帝還北京，一路上嘻嘻哈哈的情形，也不必細說。總之，國都仍舊搬回北京後，朝廷照樣腐敗，對於外國的侵略，照樣不放在心上。那批老頑固的人，反而見列強更怕起來；大部份官員和百姓的心理，從排外一變到媚外，對於列強，只好伏貼得比奴才還順從。——這一場暴風雨，落得這樣的一個結果，誰說這不是一個可憐的反抗運動呢？

第十二講 自己的地方別人的戰場

俄國的野心實在太大了。東北已經是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還不夠，再想到朝鮮去發展。俄國的勢力南下，日本的勢力北上，東北和朝鮮成了俄日兩國競爭的地方。新興的日本，雖然打敗了中國，逼迫朝鮮做了名義上的獨立國，放在自己的手掌裏。可是矮小的日本人，看見又大又壯的哥薩克兵，總覺得有點不大好惹，自己羽毛未豐的時候，自然只有退讓幾分。但俄國卻得步進步，看想朝鮮這一塊肥肉，日本不願朝鮮再像遼東半島一樣的失掉，自然很生氣，想要和俄國拚一個你死我活了。

恰巧在義和團排外的時候，東北的中國兵和俄國鬧了事。俄國借了這個理由，派了大兵，長驅直入，一口氣打下了東北，留下十八萬大兵，鎮守在那裏，還想向西前進，衝進山海關來。強盜們往往因為分贓不均勻，打起架來；列強看見俄國野心太大，也有點妒忌。好

在那時候，八國聯軍已經打下北京，便派兵在山海關西，沿路駐紮，防備俄國兵進來。後來辛丑條約訂好了，各國在北京一帶的軍隊，除掉條約上所規定駐紮的以外，大部份已經退出；可是在東北的俄國兵，還賴在那裏，別有用意。他們的眼睛，釘在朝鮮半島上，想從日本手裏奪下這塊肥肉。日本也不是好惹的東西，他們不但要朝鮮，還要東北呢！那時候日本知道，英國很妒忌俄國的野心，便訂定了英日同盟，好併力對付俄國。果然不久以後，兩個分賊不均的強盜，自己火併起來了。——他們爭奪的贓物是朝鮮和東北。原來都是中國的東西；他們打架的所在，就在中國的東北地方！

日俄戰爭的戰場是我國東北地方，當時我國是聲明中立的，照理當然可以出來制止。但是你想：你的書房裏，來了兩個強盜，搶了你的鈔票，就在你的書房裏一五一十地分起來。因為分得不均勻，第一個強盜拿起椅子當武器，第二個強盜拖了棹子腳抵抗，打得你的書房裏落花流水。玻璃櫥打得粉碎，花瓶打破，書籍完全丟在地板上，傢伙斷腳折腰。你這個書房的主人，敢出來哼兩句嗎？只好躲在暗角裏發抖，襖腳不飛到你的頭上來，還

算是你的便宜呢？所以日俄戰爭在東北發生，英、美、法都勸中國嚴守中立，隨他們打去，不要管帳，倒是老實話。中國推說東北在俄國兵手裏，樂得中立不管，隨他們在自己的地方胡鬧去。只說日俄戰爭之後，仍舊要把東北全塊土地，還給中國吧了。多麼可憐啊！

俄國所租借去的中國旅順口，是他們在東方的海軍根據地。日本的軍隊，第一就打旅順，用了很大的犧牲把旅順口封鎖起來，俄國的兵艦被圍困在旅順口裏面，不能夠打出來。那時候俄國的朝廷，知道日本是一個島國，海軍很利害，深恐在東方的海軍，打不過他們，所以把西方的兵艦，也調過來打仗。從歐洲到亞洲的東方，本來要經過大西洋，兜轉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再橫渡印度洋，才能到太平洋；路是很遼遠的。後來法國工程師鑿通了蘇伊士運河，歐洲船來到東亞，不要大兜圈子，只經過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就得了。可是日俄戰爭的時候，蘇伊士運河已經握在英國手裏，英國和日本是同盟國，這條路不通。俄國兵艦要到東亞來，只好仍舊打好望角大轉灣。俄國兵艦走得又疲倦又糊塗，才到日本的附近，日本兵艦卻以逸待勞，把這幾位西方來拜訪她的客人，包圍起來打得他們

落花流水。於是俄國的海軍完結了。

這次戰爭的原因，是日本和俄國搶東北和朝鮮。東北完全是俄國兵不用說，朝鮮也開到了俄國軍隊。兩方面的陸軍，在朝鮮開始衝突起來。因為俄國本部，離開中國太遠，不及日本近，有許多地方，自然俄國很吃虧。俄國兵打了敗仗，退出朝鮮；渡過鴨綠江，來守今遼寧的東部。日本軍隊也追過鴨綠江，在遼東半島上，發生了很激烈的戰爭。日本兵在遼東半島上耀武揚威，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中日戰爭的時候。不幸這一次也是俄國吃了敗仗，日本一直打過瀋陽，俄國軍隊，只好退到北滿去。日本精疲力盡，也不敢窮追；海陸兩軍，圍攻旅順口。旅順形勢很好，俄國的防備，非常堅固，日本軍隊花了很大的犧牲，下了總攻擊，都沒有效果。在圍攻旅順口的時候，可憐的日本兵，勇敢異常，給國家做犧牲，把肉身填海口，做砲灰，死得很多，現在那裏還有紀功的牌坊。守旅順的俄國司令，看見四面都被日本軍隊包圍，死守也沒有用處，只好投降，讓日本占據了這個硬從中國借來的旅順。

旅順一打下，日俄戰爭，已經有了結果。俄國在朝鮮和東北南部（南滿）的勢力，完

全給日本搶去；可是東北的北部（北滿）俄國還是實際上的主人翁。這位沒用的老大哥，吃了敗仗，垂頭喪氣，好在損傷的是中國的地方。日本以小弟弟打了勝仗，意氣洋洋，果然不用說，但實也已有點喫勿消。那時候冷眼觀戰的美國，看見事情有了結果，便出來做和事老，替日俄兩國解圍，在美國地方，訂了一張條約，就此罷兵歇手。這就是所謂「朴資茅斯條約」。這個條約的要點，只叫中國的東北換一個主人。大概是這樣：

承認日本在朝鮮的特殊利益。這就是說朝鮮該讓日本獨佔，俄國不要再費心思。

俄國向中國強借的旅順大連灣，讓給日本。

俄國在中國所造的長春到旅順鐵路（南滿鐵路）讓給日本。

中國真冤枉，東北被他們打得一場糊塗，沒有賠償，反而添了一位更利害的寶貨。原來中國的地方是賊物，兩個強盜因為分賊不均鬧架，結果那個賊物，總是被強橫的搶去，決不會還給失主的。所以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便和中國商量東北的事情，叫中國承認：旅大轉借給日本，長春到旅順的鐵路，讓給日本。中國的朝廷，當然只好答應。從此東北南部，

完全清一色地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爲管理那一條鐵路，組織一個南滿鐵道公司，表面上說是經營東北的鐵路的；實際上呢，像英國在印度的東印度公司一樣，由政府做保鑣，大老闆們出主意，完全是一個侵略東北的機關。結果南滿鐵道公司，果然像東印度公司一樣，盡了它的責任，把東北從中國手裏強搶去，東北的老百姓，變了奴才。

從朝鮮渡過鴨綠江來，在今遼寧省裏，有一條鐵路，從安東到今遼寧的省城瀋陽，這條鐵路就是安瀋鐵路，本來是日俄戰爭時候，日本爲了運兵建築的事，後日本不肯拆去，反而強迫中國承認他們。另外日本又逼着中國，讓日本在東北南部造了幾條鐵路；叫這幾條鐵路，變作堅固的繩索一樣，緊緊地縛住了東北不能夠脫身，日本在朝鮮的兵，靠了這幾條鐵路，一有事情，可以很容易地把東北占據。那時候中國也明知這幾條鐵路要不得，然而他們的武力下，懦弱的朝廷，那裏敢不答應呢？從此日本得步進步，在東北開鑛山，採木材，墾地方，彷彿中國被他們打敗，把東北割讓給他們一樣。

朝鮮自從中日戰爭以後，名義上雖然是個獨立國，然而實際上早已讓日本做了主

人。到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索性一步一步，放出辣手，想把朝鮮弄到亡國的圈套裏去。那時候日本派了一個能幹的官員，就是上面說過的伊藤博文，叫他去管理朝鮮，他一天到晚，替朝鮮人服務；他所做的事情，便是安排朝鮮的老百姓，做日本的奴才。可是他做事雖然熱心，朝鮮人卻不原諒他，反而在哈爾濱車站，把他刺死。刺死他的人就是有名的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死了一個伊藤博文，決不能夠阻止日本野心家的念頭，日本併吞朝鮮仍舊在那裏進行着。好在那時候朝鮮的國王沒用，一個叫李完用的大官，是天生做賣國賊的坯子；所謂「人民不是亡國的人民；政府乃是亡國政府。」朝鮮少數熱心愛國者的運動，總抵不過日本幾十年來的侵略，好好的一個朝鮮半島，在李完用的手裏，壽終正寢，正式做了大日本帝國的領土了。到現在朝鮮的老百姓，做了廿多年的奴才，膏血也枯乾了，翻身的時候，快要到了！

話再說回來：日本打勝俄國，叫中國的代表新興工商階級的人大受感動，他們以為小小的日本能夠打勝，完全是立憲的好處，於是希望把中國變成一個立憲國家的念頭

愈加迫切起來。中國的朝廷不能答應這個要求，於是革命便爆發了。在一九一二年，中國的民主共和的招牌掛起來了。中國的皇帝，退位變作普通的百姓，可惜這個共和國家裏，因為有世界列強的壓迫，工商業並不能夠發展，走不上像歐美一樣的路。結果雖然皇帝換了大總統，國家的一切，仍舊換湯不換藥，統治權握在一批封建勢力的軍閥官僚手裏，由列強做他們的靠山。整個的中國，照樣向做奴才的路上走。

第十三講 用錢買奴才

列強要到海外殖民地來，完全是大老闆們的意思。這批大老闆，都開着很大的工廠，從外面用賤價買來原料，雇用一批窮苦的工人，待遇刻薄，製造出許多東西，除了本國所用以外，又運到國外去賣，使得自己金錢賺飽，大腹便便。這批大老闆們貪心很利害，爲了自己容易做生意賺錢，總要把對手的弱小民族，踏到腳底下去，才好伏伏貼貼地做自己的奴才。不久那批大老闆們有錢了，銀行也開設起來；有了錢而沒有用處，也是徒然的。他們想到了和自己做生意的弱小民族。俗語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弱小民族所缺乏的，就是金錢，列強的大老闆把大量的金錢運到他們那裏去，當然歡迎之至。但是大老闆們決不是好心腸的傻瓜，他們賣貨物給你也好，借錢給你也好，要的是你自由之身，給大老闆們做奴才，把你的膏血榨出來，侍奉這批肥頭胖腦的大老闆，只許你血乾精枯而死，永

生永世，不讓你翻身，好像莊稼人對待給他耕田的老牛一樣。

列強張開眼睛一看，中國真是上好的奴才坯子。列強自己有的是金錢，樂得借給中國，用錢買奴才，——不用錢買牛，有什麼不上算！所以自從中日戰爭以後，列強劃定勢力範圍呀，搶奪鐵路的建築和投資呀，要求借款呀，這些把戲，完全是把錢來買奴才的事情。從此我們這個又窮又笨的中國，投到那批放印子錢者的懷裏，把我們帶上了鍊條，給他們做榨取的對手。

列強把金錢運到中國來，叫做「投資」，他們投資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建築鐵路。列強拿錢來建築鐵路，好處實在不少。比如說：德國在山東的傳教士，被中國人殺死，德國要求賠償，除了強借膠州灣做他們在東方的軍港以外，又要從青島到濟南造鐵路，這就是如今的膠濟鐵路。鐵路造了以後，直接的利益，便是載客運貨，他們先可以賺到不少的錢。鐵道兩面的礦山，在三十里以內的，德國人可以經營開採，像膠濟鐵路上的魯大公司煤礦，起初就是德國經營的，如今雖說中日合辦，已經完全落在日本手裏。如果沿鐵路開礦，

那末列強又有便宜的原料好到手，供給本國大老闆們的需要。頂要緊的列強在中國建築鐵路，起點的海口或者別的商埠，他們的勢力總是很大。簡直是他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從他們的大本營起，建築鐵路，一步一步地造到中國內地去；他們的勢力也一步一步地向中國的內地推進去。鐵路造到那裏，他們的勢力也跟着到那裏。鐵路造好了，每天總有幾列火車，從商埠或者海口開到內地，一輛一輛的火車，都是滿裝着外國的貨品，洋布、洋油、洋火、洋肥皂，甚至於洋米、洋麵粉，一切的洋東西，跟着火車的輪子，轉到了內地，賺中國人的錢，叫內地的老百姓，窮上加窮。而內地的工業原料，棉花、鑛砂，卻一車一車地裝載出來，供給列強大老闆們的需要，做好了貨品（好像棉花織成了洋紗布）再來賺中國老百姓的錢。——鐵路有這許多好處，列強何苦不捨得他們過多的金錢，在中國造鐵路呢？於是在中國的造鐵路競爭，便開始了。

俄國和李鴻章訂過密約，在東北建築東清鐵路（中東鐵路），把他們的勢力，佈置在東北境內。貪心還不够，想要到內地來。法國和俄國訂過條約，是很好的朋友，法國的勢

力範圍在南方，法國也想在雲南廣西廣東三省造鐵路。恰巧那時候中國的朝廷，想從北京到漢口，造一條貫通南北的鐵路，和美國借錢。俄國和法國一知道這事情，很想把這條鐵路，抓到自己的手裏，這樣中國的南北貫通了，俄法在中國的勢力，也可以聯成一氣。但是俄法兩國的大老闆們，恐怕自己出來借錢給中國造鐵路，叫另外的列強妒忌，便拉出一個小國比利時來，借錢給中國造平漢鐵路；實際上呢，卻是俄羅斯大漢和法蘭西姑娘搗的鬼。除此以外，俄國的眼睛，又看到煤鐵豐富的山西；他們還要從平漢鐵路上的石家莊，造一條通到山西中心太原的鐵路。那時候大老闆的英國，看得眼紅了，也開出一批帳單來，清清楚楚，要中國答應他們造那幾條鐵路。中國的朝廷，倒是來者不拒，全答應了英國。其中頂主要的一條，便是如今從浦口到天津的津浦鐵路。英國又把錢借給中國，再從北京起造一條鐵路，經過天津和山海關，到遼寧省的瀋陽，就是如今的北寧鐵路。這樣一來，俄國在東三省的東清鐵路，不能夠和平漢鐵路聯絡了，而英國的勢力，從長江沿岸的浦口，一直到北京，貫通南北，並且到東北去，叫俄國感到威脅。

俄國看見英國這樣利害，也不肯示弱，爲了搶造在中國的鐵路，英俄兩國，幾乎衝突起來。但是真的衝突起來，他們自己，也知道不值得。所以後來英俄兩國的代表，在俄國的國都裏，訂了條約。規定在萬里長城以北的鐵路，歸俄國出錢承造；長江一帶的鐵路，歸英國出錢承造，各走各的道路，事情才解決了。英國正想開手造津浦鐵路，那裏知道又有一位對手來分贓。原來津浦鐵路，從浦口北上，經過江蘇安徽和山東三省地方。山東不是德國口袋裏的東西嗎？德國不答應。終於規定從天津到山東南面半段，借德國的錢來造；從山東南面到浦口，借英國的錢來造。他們這樣借錢給中國造鐵路，簡直搶得窮兇極惡，說得好一點是「見義勇爲」。難道真的承洋大人看得起中國，幫助中國發展交通嗎？不，謝謝他們的好意，歸根結底，是列強大老闆們的好算盤。

那時候中國還想造一條貫通南北的鐵路，就是從漢口到廣州的粵漢鐵路。粵漢平漢兩條鐵路一造成，那末從中國極南的廣州，到北方的北京，便可以聯絡起來。中國想造粵漢鐵路，起初和一家美國公司借錢。可是俄法兩國，正想把南北勢力聯成一氣，這家美

國公司的鐵路股票，大半落到俄法兩國手裏去，自然大家要反對了。湖南湖北的一批覺悟的人，想要收回自己來造，叫朝廷和美國公司解約。收回是收回了，自己來造，錢卻不夠。先和日本的銀行借款，英國反對，再向英國借錢，德國又情願條件輕些借錢給中國。中國正想造粵漢川漢兩條鐵路，需要許多的錢，列強知道大家單獨借錢，互相競爭，自己鬧出意見來，反而便宜了中國。所以英德法三國，組織了銀團，湊着錢來借。美國也要加入。四國的銀團便組織成功。朝廷下了決心，不准湖南湖北四川那批覺悟的百姓，自己造鐵路，朝廷要借外國的錢來造，把鐵路收歸國有。那批覺悟的百姓都很反對，四川鬧得頂利害。因為這事件，點上了「辛亥革命」的引火線，朝廷也被推倒了。

那時候的列強，大家都聯合起來，一起借錢給中國，好處大家有份。慢慢地借錢的範圍，不單是造鐵路，而且借錢給中國的政府，中國政府借了列強的錢，只好讓列強來做中國的太上政府。起初中國借錢，也是向各國單獨借的，後來英法德美四國的銀行，團結起來，組織四國銀行團，預備大大地借一筆錢給中國的朝廷，把東北的各項捐稅收入，做抵

押品。但是東北是日本和俄國的勢力範圍，日本和俄國自然要反對。恰巧中國起了革命，把朝廷推翻，這一筆大借款，暫時放開在一邊。

中國的辛亥革命成功了，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兩手空空，一個錢都沒有。各省的收入，不解到政府來，海關上的收入，又被外國職員存到外國銀行裏去。然而這個政府，天天要等錢用，沒有法子，只好和四國銀行團商議，要借一筆錢，叫「善後大借款」。四國銀行團看見這機會真好，中國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向他們借了錢，自然又要被外國的大老闆們所把持，從此用錢買奴才，這個交易是穩定了。四國銀行團想借錢給中國，同是強盜，大家應同享一點好處，便請日本俄國也加入。日本俄國也想加入，恐怕甜頭不曾嘗到，偷雞不着蝕把米，所以要求不侵犯他們在東北的權利，也得到四國的同意。於是英法德美俄日六國的大老闆們，大家商量借錢的計劃。恰巧中國政府，也看到四國銀行團的手段太辣，便單獨向比利時借錢。錢借來了，四國銀行團大生氣，說中國沒有信義，叫他們的公使，向中國政府辦交涉。中國沒有法子，只好承認向四國銀行團借錢；借了錢來，還清比利時的

債，這個借錢的好處，不准別的國家享受。四國銀行團，恐怕將來還有瓜葛，要下手趁早，便由英、法、德、美、俄、日六國聯合，組織六國銀行團，向中國政府說，他們借六千萬金鎊的錢給中國，中國把鹽稅的收入做擔保，從此中國收鹽稅，要讓六國銀行團監督。這一筆善後大借款的用途，也要讓六國銀行團來管。中國政府要借錢，一定要向六國銀行團去借。——這樣利害的條件，還成什麼話！如果這個借約一訂，這個借約成了賣身契，中國那批明白事理的人，大家起來反對這一批善後大借款了，所以不會立刻借成功。

但是兩手空空的政府，總要等錢來擺佈。上次向比國的借款，既然借不成功，便向一家英國銀公司去借，並且把鹽稅的收入，留下一部份存到銀行裏去，當作英國借款的利息。六國銀行團，還是一個反對。照六國銀行團的意思，中國要借錢，一定向他們借。否則你想向比國借反對，向英國借也反對，就是你要拿鹽稅向別國去擔保，他們仍舊要反對。左一個反對，右一個反對，逼得中國政府，走到他們的圈套裏去。後來美國退出六國銀行團，自己單獨向中國投資。剩下的五國銀行團，兇狠的面色，纔放鬆一點。結果善後大借款是

成功了，由五國銀行團，借給中國政府二千五百萬金鎊，把中國的鹽稅做擔保。銀行團爲了在鹽稅上扣回本息，便組織鹽務稽核所，監督中國的鹽務，計算徵稅的數目。鹽稅又是叫外國人管理了。

目前中國政府頂大的收入，是關稅、鹽稅和統稅。關稅和鹽稅爲了擔保庚子賠款和外債，完全被外國把握着。海關和食鹽專賣的錢，先由外國扣掉應該還給他們的本利，纔把剩下的一點錢——這就是所謂「關餘」「鹽餘」——交給中國政府，好像佈施殘羹冷飯一樣。中國政府兩項主要的收入，既然在列強手裏，政府要錢用，沒有法子，只有靠發公債過日子。而且這批公債，大都落在銀行手裏，這批銀行，不管是中國的或外國的，多少總和外國銀行有點關係。可憐纔革命成功的北京政府，一開頭便因爲借款的關係，把持了中國的財政，不用說此後更一天天地向奴才的路上走。

五國銀行團本來還想窮兇極惡地壓迫中國。不幸歐洲大戰發生了，列強自己火併起來，這個五國銀團，纔隱沒下去。

第十四講 誰說還像秋海棠葉子呢

中日戰爭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止，中國總算不曾割過土地給列強，原因是列強聽了美國門戶開放的話，大家用錢買奴才，暫時收起了兇狠的面孔，不再像強盜一樣的亂搶。中國的地圖，經過以前列強幾次的宰割，已經變成一張秋海棠葉子的模樣。你知道的，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地形，都像甚麼東西：意大利像一隻長統靴子，錫蘭島像一粒珍珠；中國的西部，尖尖的好像葉尖，東部闊闊的好像葉柄，四周的邊界像鋸齒一般，真是一張活現的秋海棠葉子。可惜的很，列強的野心，又來蠶食這一張秋海棠葉子，叫她不得不殘缺起來。蠶食的方法，大家早已商量好：英國對於西藏，俄國對於蒙古，日本對於東三省。所以開始被列強蠶食的部份，是西方的西藏，北方的蒙古。以後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也被列強吞去。我想，中國再不打活路來，新疆、綏遠、察

哈爾怕也不會讓中國所有吧？如果這樣一來，這張秋海棠葉子，還成什麼樣子？誰說還像一張秋海棠的葉子呢？

西藏是一個神祕的地方，躲在西面的深山裏，一般的老百姓，還在替幾個和尚做奴才。這批和尚，叫做喇嘛，是西藏政治上的頭腦；利用着西藏老百姓的沒有知識，靠着變相的佛教麻醉他們，榨取他們困苦的金錢，和尚們自己卻大享其樂。中國政府，因為路遠，交通又不便，不會好好地向西藏盡過一番力，倒是實在的。英國卻從印度出發，想搶奪西藏。起初英國要派人到西藏去考察，因為西藏的和尚們，恐怕英國人來對於自己的地位有害處，表示不歡迎，英國只好罷了，但是對於到西藏去做生意賣茶葉，總是念念不忘。恰好在印度西藏中間的一個小國，因為受英國侵略，西藏派兵到那裏去。於是英國趁這個機會也出兵，滅了那個小國，把西藏兵趕回老家去。西藏和印度做了鄰舍，路也通了，英國便向中國要求，到西藏去做生意。中國答應了，把西藏靠近印度的一個地方，開做商埠，讓英國人進去。西藏的和尚們不答應，堅決地拒絕，英國沒有法子，又是想到用兵力轟開大門。

的辦法。

那時候恰巧俄國的勢力，也在中國的西方中亞細亞發展，並且侵入西藏裏面去。西藏因爲反對英國，對於假仁假義的俄國，倒很要好。英國喫起醋來了。中國和俄國，正由李鴻章訂過密約，英國疑心中俄關於西藏，也有密約；中國會上俄國的當，把西藏送給俄國，叫他們趕掉英國的勢力。英國想還是先下手爲強吧，在日俄戰爭以前，爲了搶中國這一塊肥肉，英國和日本，都是俄國的對手，英日便訂了同盟的條約。日俄一開戰，英國在印度的兵士，就去攻打西藏。西藏當然不能抵敵，喫了敗仗，和尚們的頭腦達賴，逃到蒙古去，另外的人只好向英國討饒，讓英國的勢力，伸進到西藏來；英國的大老闆們，又多了一塊做生意的地方。

日俄戰爭的結果，俄國喫了敗仗，對於西藏的侵略，知道敵不過英國，只好放鬆一步和英國訂了條約，互相平分在中亞細亞的地方，俄國專心向蒙古下手。英俄在表面上，都尊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大家不去侵犯。英國也和中國訂了條約，承認中國在西藏的

主權。而實際上呢，俄國在西藏的勢力，果然趕走了，英國卻一步一步地逼到西藏去。全個西藏的權力，原是握在和尚們手裏，達賴是和尙們的頭腦。英國便改變方法，對於達賴和幾個有權力的和尚，非常要好。於是西藏的那批大和尚，上了英國的當，對於中國反叛起來。中國的軍隊開到西藏，叛亂被壓平了，達賴和幾個親信的人，逃到英國的印度去。但是這個平定的時間很短。在民國剛成立的時候，達賴在英國的保鑣之下，又捲土重來，回到西藏，把中國的軍隊趕走。並且借了英國的武器，西藏軍隊，一直打到西康來。那時候俄國正在侵略蒙古，和英國志同道合；英國對於西藏，俄國對於蒙古，都叫他們獨立，投到自己的懷裏去，自然心滿意足，可是中國卻手忙腳亂了。

中國也派雲南四川的軍隊去抵敵西藏，而且打敗西藏的軍隊，預備追到西藏去。英國卻不答應，向中國的政府，大辦交涉。中國怕英國，只好叫進攻西藏的軍隊，停止前進。英國方面，又幾次提出利害的條件，叫中國政府把西藏送給英國。中國政府既然不能夠阻止英國搶西藏，自然和英國商量求情。開了好幾次會議，費了許多口舌，西藏問題，總商量

不出什麼好結果，索性耽擱起來。英國一方面開會呀，討論呀，提條件呀，和中國敷衍，另一方面，卻老實不客氣，聳動那批大和尚，和英國親近。英國的貨品，源源流到西藏；英國的金錢和武器，也到了西藏。西藏那批大和尚，實際上做了英國的傀儡，除了把西藏預備做印度第二外，還常向中國本部的西康進攻。現在西藏和西康的一部份，實際上已經不受政府的管轄了。

西方的西藏，被英國蠶食的時候，同時北方的蒙古，也在受俄國的侵略。蒙古這一塊地方雖然很大，可是中間橫亘着一片廣闊的沙漠，西部盤結着許多大山脈，天氣不大下雨，不容易耕種，只有地上碧綠的雜草，可以作家畜的食料。蒙古人大都養着大羣的牛、馬、羊肉和羊乳，便是他們的主要飲食品。他們也難得住定在一個地方，他們的屋子，是一個皮包，能夠拆起來搬來搬去，像篷帳一樣，這叫做蒙古包。一地方的青草被家畜喫完了，便搬到另一個有水有草的地方去。這樣遷移不定的老百姓，叫做遊牧民族；蒙古人非常相信佛教，他們政治上的頭腦，也是幾個老和尚，頂重要的一個稱做活佛。活佛住在蒙古頂

大的都市庫倫裏，俄國的西伯利亞，正和蒙古貼鄰。游牧民族不會做什麼工業，甚至於手織的粗布也不能夠做，俄國的貨物，便源源不絕地運到蒙古來，供給這批游牧民族的需要。俄國和蒙古做生意，慢慢地蒙古成了他們榨取的對手。說也慚愧，在蒙古的英雄成吉思汗打平歐亞的時候，俄國也曾經被蒙古的馬蹄踐踏過呢。但是中華民族過去的光榮，現在都完了。

那時候俄國對於蒙古，一步一步的侵略，蒙古有幾個賣國的青年，也上了俄國的當，想對於祖國反叛起來。蒙古的經濟權，握在俄國手裏；蒙古的政治權，握在那批和尚手裏。那批和尚，也和西藏的差不多，只要老百姓的血汗供給他們享福，另外是不管的，政權便落在和俄國要好的青年掌握中。在一九一一年中國大革命的時候，趁着中國情形混亂的機會，蒙古靠了俄國做保鑣，宣告脫離俄國，自稱大蒙古國，在庫倫組織一個政府。這個政府，不用說是一批滑稽的丑角，在俄國主人面前扮演的喜劇。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對於這個叛亂，當然應該義不容辭，出兵去平定的。就是蒙古要獨立，也應該讓蒙古的老百姓

自己去決定。他們要獨立，國家要完全讓老百姓來組織；否則蒙古人也是中華民族裏的一派，不應該向自己的民族反叛，去做別人的奴才。那時候獨立的大蒙古國，完全是被俄國大漢一手造成成功的。中國卻「投鼠忌器」，不敢出兵。俄國在耀武揚威，逼中國承認蒙古的「自治」。

中國政府真是可憐的傢伙，西藏蒙古的叛亂，慌得手忙腳亂；國家養着幾百萬大兵，只用來殺自己飢餓的弟兄，不肯去抵敵列強的侵略。於是中、俄兩方，仍舊用不需要的討論和開會，來解決蒙古問題，像西藏一樣。這些會議的結果，訂了幾份條約，當然全是廢話。俄國仍舊是蒙古實際上的主人。本來在蒙古做生意的中國人，也被趕回來了，俄國想獨吞這一塊肥肉。

歐洲大戰的時候，俄國的農工大衆，推翻了專制的「沙」皇，成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個新國家，努力自己的建設，替本國一般的老百姓想好處，不再去搶國外的殖民地。而且俄國新國家纔成立，自己本國又忙又亂，也顧不到蒙古。蒙古獨立政府那批丑角，失掉

了吩咐他們做戲的主人，也唱不出什麼戲來，九九歸原，仍舊想投到自己母親的懷裏來。那批大和尚，也恐怕蒙古的老百姓，像俄國一樣，起來推翻他們的特權，便急急忙忙地取消獨立，請求中國政府保護。中國答應了他們，兩方面仍舊恢復了從前的關係。

這個關係維持不到兩年，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舊俄國將軍和貴族，靠了日本的幫助，和俄國政府打仗，被俄國的紅軍打敗。舊俄的敗兵，逃到蒙古，聯合蒙古野心的土匪，打進庫倫，趕掉中國的軍隊，拉出活佛來做泥菩薩，做蒙古的頭腦；實際上的權柄，握在幾個舊俄（白俄）的幾個將軍手裏，他們的靠山，便是日本。那批蒙俄聯合的土匪，一步逼進一步，北京的地位，也很危險，中國的軍隊，因為帶兵的軍閥不願意，又不能夠去打，蒙古可以說滅亡了。但是蒙古有許多青年，不願意祖國的淪亡，所以起來組織政府，和這俄蒙聯合的土匪政府對立。新興的蘇俄也知道他們的反對黨白俄在蒙古對於他們的國家有壞處，便派了紅軍，幫助蒙古的青年政府，打進庫倫，土匪和白俄，完全被趕走了。俄國爲了永遠不讓白俄在蒙古發展，便幫助那批蒙古的青年，在庫倫組織全蒙古的政府。蒙古仍

舊和中國脫離關係。現在這個蒙古政府，仍舊在蘇聯的翼助之下，由一批青年管理着，慢慢地走上社會主義的路上去了。

我也要向讀者道歉，我們中國人對於蒙古西藏，太不明瞭了，也許蘇聯和英國比我們更明瞭一點。西藏和蒙古現在的情形，我們不能夠詳細的報告你。可是實不相瞞，我們不用遮掩家醜，西藏蒙古，至少在目前，實際上全和他們的母親脫離，不是這秋海棠葉的一部份了。所不同的，西藏在英國的侵略下，預備做大老闆們的奴才。蒙古也幾乎做了奴才，現在蘇聯的幫助下，正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去；但是她的將來，仍舊要看現在的情形來決定的。你看，西藏、蒙古，加上現在纔被別人占據的東三省，熱河，完全沒有中國政府半分的勢力，中國的地圖，誰說還像一張秋海棠的葉子呢？

第十五講 獨占形勢的開場

歐洲的列強，爲了搶奪海外的殖民地，大家已經有了很長久的衝突。就中的德國，她因爲統一比較遲，所以到海外去搶殖民地，也比別的國家遲了一步。全世界各地方差不多已經沒有他的份兒了。可是德國國裏的大老闆們，勢力發展得很快，需要殖民地的心思，一天比一天強大。因此在德國和另外的列強中間，爆發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世界大戰，借着一個奧國皇太子被刺作導火線，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在歐洲開幕。參加的一邊是德國、奧國等；另一邊是英、法、俄，後來又加入了美國。這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強盜們因爲分贓不均的大火併，所有的列強大都捲入漩渦，成千成萬的兵士做了那批大老闆和野心家的犧牲。全個錦繡燦爛的歐洲，陷入毀滅的波浪裏。

歐洲的列強們，爲了分贓不均而自相火併，大家忙於肉搏血戰，似乎便宜了東方的

中國列強自顧不暇，對於中國，不得不放鬆一步。本來中國在列強的侵略之下，列強的金錢和貨品，壓倒了中國微弱的工商業，列強的兵艦和大炮，又壓倒了中國老百姓的反抗。中國好像被逼上梁山一樣，一步步地逼到做奴才的路上去，動彈不得。那時候歐洲列強放鬆了中國，正是中國復興的好機會。中國力量微弱的大老闆們，也新設了許多工廠，生意也很好。一時蓬蓬勃勃，中國現出很有希望的樣子。可惜中國大老闆們的基礎很脆弱，國裏的封建勢力，又不曾完全打倒，處處地方叫中國不能夠有怎樣的成就。一等到歐戰完了，歐美的大老闆們，捲土重來，中國微弱的工商業，不禁一擊，立刻關門的關門，失敗的失敗，蓬勃的現象，不過是曇花一現吧了。

這一次世界大戰，既然不會給中國的大老闆們什麼好處，那末給誰造機會呢？——
喏，就是我們東面的好鄰舍日本。日本對於中國這塊好地方，老早害了很深的相思病；他們的貪心又大，恨不得一口氣把全中國的地方搶去，全中國的老百姓，做他們的奴才。可惜歐美的列強，比他們早來一步；日本雖然用盡心思，得到幾個地方，終不敢一意橫行。歐

洲大戰發生了，日本對於中國距離很近，列強又顧不到東方，正是給日本獨占中國的好機會。如今中國被日本這樣壓迫，大半是在歐洲大戰的時候造成成功的。

歐洲大戰剛發生時，中國守着中立的態度，不幫助那一面，後來英美列強所支持的中國軍閥上了臺，中國才加入英美一方面，和德奧宣戰。可憐的很，中國雖然加入，卻是「宣而不戰」；只把幾萬華工，送到歐洲去，幫助英法做工作。這批華工的功勞倒也不小。可惜戰爭完了，有的作了犧牲；有的流落在歐洲，沒有盤川歸國；有的在歐洲娶了西方的姑娘，成家立業。中國的政府，實在對不起這一批參戰的華工。在中國未曾參戰以前，本來誰也不能夠侵犯中國的領土。但是膠州灣和青島是德國的租借地。山東省是德國的勢力範圍，德國守在那裏的軍隊，不到五千人。日本早已想在山東插下腳去，趁了和德國宣戰的理由，不派兵到歐洲去，卻先來打中國租給德國的青島。英國駐紮在華北的印度兵，也來幫日本，青島膠州灣一帶，便被日本打下。日本軍隊，也不管中國的獨立，沿着膠濟鐵路，向西進發，一直到了濟南。這樣趁火打劫，自然想把山東從德國手裏奪出來，踏到自己

的腳底下去。

區區山東半島，還不够滿足日本的野心。那時候在西歐戰場上肉搏的列強，正在血肉橫飛，東亞是日本出風頭的機會。獨占中國的陰謀，使得日本擺出凶惡的面孔來。他們借着什麼「保全東亞和平」的好名字，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對中國提出了空前凶狠的條件，就是每一個中國的小學生都在嘴上念着的「二十一條。」這「二十一條」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值得仔細一說的。

日本對中國提出的要求，一共二十一條，分作五號：第一號一共四條，是叫中國把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讓給日本，並且把範圍也擴大了，就是把山東省這賊物，換一個窩主。第二號一共七條，日本放出撒潑的手段來，硬說中國一向承認日本在東三省南部和內蒙古東部，有特別的權利；因此要求中國，把這處一切的工商業、開礦、鐵路，讓日本的大老闖來經營；旅大租借地和南滿安奉兩條鐵路，是日本已經到手的權利，還要延長期限。總之第二號的七個要求，是要叫中國把東三省南部和內蒙古東部完全斷送，給日本做榨

取的對手。第三號一共兩條，是對於中國出產煤鐵頂大的機關，漢冶萍公司轉念頭；想用日本的金錢勢力，來奪漢冶萍公司的產業，使得煤鐵出產量不多的日本，可以得到不斷的供給，而中國在煤鐵方面，反而叫日本來支配。第四號只有一條，叫中國把全國沿岸的港灣和島嶼，一概不割讓或租借給別的國家；讓中國全國，都成功日本的勢力範圍。第五號頂豈有此理，簡直把中國看作日本的保護國，像朝鮮一樣，一起是七條，七條完全是混帳話，叫中國政府，聘請得力的日本人做政治、財政、軍事等的顧問，好把政治、財政、軍事等大權都斷送給日本；有許多地方的警政也要請日本人來辦理，使得可以壓制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軍火要向日本買，中國的兵工廠要讓日本辦，使得中國沒有反抗的武器；日本人可以在中國傳教，並且在內地買地造病院、寺院、學校，（這是抄歐美傳教士的老文章）；福建省應該用日本的資本，來辦一切建設事業，好把福建做南滿；從江西南昌出發的幾條鐵路，也讓日本來建築。總之不要說前面四號，單是第五號的七條，已經不把中國當作獨立國看待。這二十一條兇狠的要求，日本的野心家，久已藏在心裏，趁這次歐美列

強顧不到中國時候提出的。好在中國的政權完全把握在軍閥手裏，軍閥只要自己有好處，對於國家是不管的。

那時候中國政府的頭腦袁世凱，他是一個充滿着封建思想的軍閥，他還想做皇帝，恢復帝制。他需要日本的幫助，而日本也希望這位軍閥做皇帝，把中國仍舊回到從前的路上去。大家正需要互相幫助。所以日本這樣利害的條件，由駐紮在中國的公使當面交給這位軍閥，這簡直是極大的侮辱。但是他接到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卻誠惶誠恐，不敢聲張出來；並且聽了日本的吩咐，不讓全世界知道這批條件，免得歐美列強對於日本獨占中國的野心，發生妒忌。一面派了他手下的走狗，和日本討價還價，做出可憐的樣子來。這樣拉拉拖拖地過了四個月，日本政府耐不住了，便在五月七日，對於這位不識擡舉的中國軍閥，提出最後的嚴重的警告。日本說日本對於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還是好意的擡舉，中國卻沒有誠意，還要討價還價，做日本的奴才有什麼不好！所以日本限中國在四十八小時裏答覆：答應呢，定定心心做日本的奴才；不答應呢，日本的兵艦已經開到

中國的沿海，看你倔強到那裏去。——日本的兵艦，有什麼可怕？「不自由，毋寧死。」中國大眾的血，一定能够澆得熄侵略的火燄！只是那位軍閥豬油蒙了心，自己要做皇帝，顧不得老百姓的將來。過了兩天以後，就是五月九日那一天，居然答應了日本，除開第五號立刻亡國的條件暫時保留以外，另外的四號，一律承認。

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列強雖然知道自己在中國的利益危險，可是忙於火併，也顧不到東方。只有美國起來說句話，反對日本獨占中國；但是也沒有用處。中國的政府，雖然從一九一二年起，由皇帝變了大總統來主持，但是換湯不換藥，仍舊是在封建勢力的籠罩下。一批自私自利的軍閥，替列強做工具，直接間接地幹榨取老百姓的工作。北京的政府，總是武人做頭腦，他們的後臺老闆，就是日本。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以後，對於中國，便老實不客氣，得步進步。他們的手段，有的軟騙，有的強迫，總叫這批軍閥，走到他們的圈套裏去。於是日本想趁歐洲大戰不會有結果的時候，先完成二十一條裏第五號的要求，免得後來列強再來搶她獨占的勢力。北京軍閥的政府，養着許多的官僚和兵士，處處

地方需要金錢，從老百姓那裏盡量搜刮，還是不夠。恰巧中國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看見民國的政府，和從前的朝廷一樣腐敗，只不過把皇帝親貴換了一批武人，老百姓仍舊沒有什麼好處。孫中山先生素來是把救中國當他一生的事業，這樣的軍閥政府，自然叫他失望。他便在南方，聯合革命的同志，建立一個反中央的政府，不受北京政府的統治。北京的軍閥政府，看見南方的革命政府，自然好像眼睛裏的釘一樣，幾次想拔除它；同時統一了南方，珠江流域的老百姓，可以讓軍閥政府搜刮。所以北方的軍閥，幾次要去打南方；但是打仗的費用沒有。日本對於北京的軍閥政府，很願意盡力幫助。因為在那批軍閥統治的下面，列強可以安穩穩地榨取中國的老百姓；革命政府是要喚醒中國的老百姓，叫大家明白列強的陰謀怎樣利害，使得列強在中國的地位搖動起來。——因為這些緣故，中國的軍閥，可以說和列強狼狽為奸。實際上呢，中國的軍閥，不過是受列強利用的工具，列強需要的時候利用你，不要的時候便叫你滾蛋。頂好的例子，便是東三省的張作霖，張作霖的靠山，完全是日本；所以部下叛變的時候，張作霖的地位幾乎被推翻，日本便明白

地幫助張作霖，替他平定叛亂。後來張作霖失敗，日本知道用不到他，恐怕對於自己反而不利，便把他炸死。「狡兔死，走狗烹。」中國的軍閥，全是列強的走狗呀！

說到這裏，還要講到民國以來中國軍閥們的內戰。軍閥們互相火併，耗費千萬的金錢，破壞許多的事物；頂可憐的，有幾多能幹的莊稼人，因為飢餓，不得不當兵喫一口糧，被軍閥硬生生的送到戰場上去，自己殺自己。這批可憐的弟兄，在砲火連天裏，粉身碎骨，莫明其妙地死去。——這樣慘酷的內戰，雖然是軍閥的命令，然而在背後扯線的，就是列強。有的軍閥背後，站着歐美列強，有的軍閥背後，站着日本。這批列強在中國爭權奪利，在工商業上衝突還不夠，並且在暗中叫中國的軍閥混戰，打勝了自己也有好處。所以民國以來的內戰，什麼直皖、奉直、江浙等戰爭，實在都是列強在衝突的表現，可憐中國的老百姓，白做了他們的犧牲品。

話再說回來：北方的軍閥政府，想去打南方，正是日本的希望，軍閥缺乏軍費，日本那有不幫助的道理？北京政府向日本借了錢，就不得不受日本的束縛，在日本真是一舉兩

得的事情。民國六、七年中，日本和中國的軍閥勾結，日本陸陸續續借給了中國的軍閥幾萬萬塊錢。這批借款，因為兩方面都很守秘密，確實數目，到現在還不能夠查明白，簡直是一篇糊塗帳。日本靠了這筆糊塗帳，便造成在中國獨占的勢力。第一筆借款，是幫助北方的軍閥，做打南方革命政府的軍費。有幾筆借款，雖然名為借款，其實是把武器像鎗炮子彈賒給軍閥，叫那批軍閥借得了軍火，殺中國的老百姓。有的借款，簡直是東三省的一賣身契，「什麼在東三省造鐵路、開礦山、採木材，實在是把寶藏豐富的東三省出賣給日本的大老闆罷了。有的借款，是用來改造中國的實業和交通，像製鐵和電信的借款，不用說就是斷送了中國的製鐵和電信事業。這樣日本成爲中國頂大的債權人。古時候威尼思的猶太富翁，借錢給窮人不還，便要割窮人身上的肉；日本這個債權人，既然要中國還債，還要割中國身上的肉！

歐洲大戰到中途的時候，俄國發生了革命，老百姓推翻沙皇，建立社會主義的政府。這樣社會主義的政府，列強對他們非常痛恨，極力想把它消滅了。這個政府，便是後來的

蘇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正是日本的死冤家。列強的軍隊，正在亞洲的東方攻打蘇俄，日本也出力幫助日本政府，更強迫中國的北京政府，訂了軍事協定，開始利用中國的老百姓，做進攻蘇聯的先鋒。一方面俄國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從前沙皇時代侵略來的東西，一概放棄，還給中國。但中國自己沒有力量，實際反便宜了日本。

總結一句說：歐洲大戰，列強火併，放鬆了中國，本來是中國奮發自強的好機會，可是中國自己不爭氣，反而給日本造成了獨占的形勢。

第十六講 重新在均勢局面下掙扎

日本利用了歐洲大戰的機會，在中國造成了獨占的形勢，列強當然不甘心。頂不甘心的是美國，美國所提倡的門戶開放政策，是爲自己的大老闆們着想，正和日本的獨占針鋒相對。等到大戰結束了，得勝的列強興高彩烈，預備瓜分贓物，中國又被大家注意到了。美國明白地反對日本獨占中國；另外的列強，也爲自己的利益打算，在兩者中間打算盤，於是激起了中日的問題。

在歐洲大戰後，列強在巴黎召集和平會議，表面上說是召集參戰的各國代表，去商量此後的和平；實際上卻是打勝的列強，開一個分贓會議。中國也是參戰的一份子，派了幾個代表，參加巴黎的和會。在這個會裏，中國代表帶去許多要求；除了有大部份的要求是不切實際的夢想外，頂要緊的是山東問題。自從日本侵犯中國的中立，打下了青島，日

本軍隊，便駐紮在山東半島上，青島、膠濟鐵路、山東的礦產，完全落在日本手裏。日本想趁火打劫，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但是這些權利，是德國在中國強搶的，德國打敗了，照道理應該還給中國才是正辦。中國的要求，自然是非常正當的。可是巴黎和會，既然是分贓會議，英法等打勝的列強，理應大家有點油水撈撈。日本搶到了山東，那肯吐出來。況且在事前列強曾經祕密允許過日本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損失山東，自然是應該的，誰來聽你嚕嚕嚕的要求！所以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提出了山東問題，幾個分贓的強盜頭兒，便作了這樣的解決：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完全讓日本享受。這樣的解決，當然叫中國人非常憤怒，中國在和會中的代表受國內外民衆的嚴重警告，總算拒絕了對德和約的簽字。

上面已經說過歐洲大戰的時候，因為列強對中國放鬆，中國也新興了一批大老闆們，這批中國的大老闆們，對於封建式的軍閥政府，也感到非常不滿意；巴黎和會中國失敗的消息，更叫他們發生了很深的刺激。他們要把外國大老闆們在中國的權利，移到自

己的手裏來，對於列強的侵略，當然表拒絕的態度。同時中國的教員和學生受了歐美教育的影響，也恨不得把中國造成和歐美一樣的國家，於是那批人借了山東問題和北京政府大鬧起來。在五月四日那一天，北京的大學生，打傷了一個親日官吏，放火燒掉一所親日官吏的住宅。北京政府捉了幾個學生，激起了那批人的怒潮。罷市、罷工、罷課，充滿了全國各大城市，北京政府沒有法子，只好表示退讓，順從民衆的意思將幾個親日的官吏免職。這一次就是有名的「五四運動」，也是中國新興的資本勢力，第一次向封建勢力宣戰。

中國新興的資本勢力，受不起列強（尤其是日本）的資本勢力壓迫，終於失敗；「五四運動」，不會給中國的歷史揭開另外的一頁。但是全國反對的山東問題，並不會解決。那時候歐戰才定，美國回頭一看，中國已經是日本的世界，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完全被破壞了，美國失去了中國這一片大市場，國裏的大老闆們，當然有點肉痛。美國的老法寶，就是叫列強在中國維持均勢，好讓自己的大老闆們安安穩穩地去賺錢。美國用盡苦心，

要想出怎樣的法子，從日本獨占的中國，再造成均勢。好在中日間山東問題的糾紛還未曾解決，希望列強出來干涉。所以美國趁此在華盛頓召集一個會議，表面上說是裁減軍備，骨子裏面就是想阻止日本獨占中國和稱霸太平洋上。

加入這次華盛頓會議的，都是和太平洋有關係的國家。除掉英、美、日、法、意、中國以外，荷蘭、葡萄牙、比利時，因為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有關係，也請求加入，一起是九個國家。這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有兩部份：第一部份是裁減軍備問題，大都是列強防備自己再有合併的事情，所以要互相限制一下；第二部份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中國所頂關心的，也是這一件事。中國一心以為美國是路見不平的俠客，看見列強（尤其是日本）這樣壓迫中國，拔刀相助，召集華盛頓會議來做救命王菩薩。所以在這個會議裏，中國的代表，嚙嚙地提出十大原則，像上次在巴黎和會裏面所提出的一樣，要求列強讓中國從半殖民地的狀態裏一步跳出來，不費什麼代價，只要在會議中三言兩語，中國的獨立自由的要求完完全全可以達到了。——這真正是癡心妄想！美國不肯讓日本獨占中國，這是的

確的；但是他們爲了中國這一片大市場，是他們國裏大老闆賺錢的好地方，不能讓別的國家獨吞；並不是美國真的想幫助弱小民族自決，或者看中國可憐而大發同情。中國這樣癡心妄想的提議，當然只換得美國聳聳肩膀吧了。

美國所唱的仍舊是「門戶開放，維持均勢」的老調子。歐洲大戰之後的美國，已經做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大老闆；別的國家喊「窮」，美國卻是許多國家的債權人。他們的貨物很多，他們的金錢更多，如果有中國這樣一片又廣大又貧窮的地方，來買他們的貨物，借他們的金錢，大老闆們生財有道，這是巴不得的事。所以美國要求列強在中國維持均勢，好安穩地做生意。但是中國的代表太不識相，偏要把討厭的問題，什麼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收回租借地，真有點不知趣。好在美國這生意人，有的是圓滑的手腕，對於中國這批要求，既然要敷衍中國，又要不叫到會的諸列強難堪，輕輕的把中國的要求，併在美國門戶開放的原則下。結果給了中國一點小便宜，大體上仍舊和從前一樣。

到會的九個國家，訂了一張條約，叫「九國公約」，這份九國公約的成績，完全是美

國的勝利，骨子裏仍舊是「中國門戶開放，列強機會均等」幾個大字。它限制了列強在中國野心，免得被列強獨占或瓜分。使得中國在列強的均勢下，過着平靜的日子，借美國的金錢，買美國的貨品，這是唯一的希望。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對於中國雖然沒有好處，也並不能夠說失敗。因為中國參加這次華盛頓會議時候的希望太大了，想要在會議席上掉掉三寸不爛之舌，便可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真是「談何容易」。平心而言，美國雖然爲自己的好處而叫中國維持均勢，中國總可以在均勢之下多延一口氣。可惜的是只能多延一口氣，決不是解救中國的萬應丹；而況東鄰日本的野心，叫中國多延一口氣也不答應呢！

在華盛頓會議裏連帶解決的便是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裏，列強雖然決定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給日本，但是事後想想，總有點肉痛。中國國裏，爲了山東問題，發生了「五四運動」，這個新興的工商階級和知識分子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叫日本有點不放心。日本的態度，便變得和緩一點；在華盛頓會議以前，日本便向中國政府提出，兩國派代

表來商議。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答應。中國的政府裏，大都是貪錢誤國的軍閥官僚，中國直接和日本交涉，一定要上日本的當，還是由列強來共同討論好。這當然也是自己不振無可奈何的法子。華盛頓會議以後，英美兩國出面，叫中國和日本的代表，在華盛頓商量山東問題，由英美兩國監督；商量的結果，要報告大會。於是中日兩國，開始山東問題的交涉。

因為中國民衆反抗的熱烈，英美兩國對於獨占的妒忌，使得日本只好把已經到口的權利，重新再吐出來，雖然不大願意，可是也沒有法子。商量了兩個月，得到最後的結果是：青島歸回中國；日本在山東的軍隊退出；山東的礦產，歸中日合辦。至於膠濟鐵路，由中國用三千萬元日金贖回，限十五年內把贖款付清。——這些商量定當了，中日兩方，都表示滿意。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日本正式移交山東問題，也告了一段落。

講到這裏，我還要把列強在中國的情形，總結一下：從鴉片戰爭到租借地競爭的時候（一八四〇到一八九九），完全是列強分割中國的時代；從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到

歐洲大戰發生的時候（一八九九到一九一四），是列強維持均勢的時代；從日本攻取青島以後，歐美列強忙於大戰，造成了日本在中國獨占的地位。此後美國雖然召集華盛頓會議，締結九國公約，再想在中國造成均勢。可是這個均勢是很免強的，只叫中國延長一口氣。戰後的列強，精疲力盡，不能夠和日本競爭，只好眼睜睜地看日本怎樣併吞中國。

第十七講 我們只有滾蛋的份兒嗎

這一章所要敘述的，是我們飢餓的弟兄，飄洋過海，到國外去尋一口苦飯吃，怎樣被虐殺或趕掉的故事。

英國人誇口說：「在太陽光照得到的地方，都飄揚英國的國旗。」我們中國人，也以照樣說：「在太陽光照得到的地方，都有中國人的足跡。」但是在我們中國，不能當作誇口的事情。別國人到國外去，雖然是找口飯吃；大部份還帶着搶殖民地的使命，替本國的大老闆們尋奴才做搾取的對象，所以有本國政府做保鏢。中國人到國外去的，叫做華僑；這批華僑，大都是國裏飢餓的弟兄，在國裏存身不住，只好飄洋過海，去找一口苦飯吃。像中國南方人口很多的地方，到海外去的頂多。本來一個人在故鄉飽食暖衣，誰肯遠行。加以中國本國早已做了列強的半殖民地，對於海外的華僑，當然談不到保護。爲了和

別國人搶飯吃，華僑常常受他們的虐殺和驅逐。一個南洋的華僑，曾經含着眼淚說：「我們在外國的地位，比狗都不如，狗還可以啃主人丟下的肉骨呢。」讀者呀，希望你們辨辨這句話的酸苦！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說：「在太陽光照得到的地方，都有華僑的血淚和白骨。」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中國人僑居到海外去，已經是很長久的事情了；如更要原原本本地講，未免說來太長，我們在這裏只能簡單地講一點。廣東福建一帶，地土有限，人口很急速地增加，過剩的人，在那裏找不到飯吃。於是勇敢的男子們，在廣州、汕頭、廈門、福州乘上舊式的帆船，飄過中國海，直到南洋去。印度支那半島和馬來半島上的安南、暹羅、新加坡、南洋裏的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斐律賓，完全佈滿華僑的腳跡。後來橫渡太平洋，直到檀香山；有的更在北美洲上岸，美國和加拿大鐵路的建築，華僑都出過大力。有的華僑向南走，經過赤日炎炎的赤道，到大洋洲的新西蘭、南非洲；有的華僑往北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也有華僑的住處。全世界各大都市：東亞的東京、海參崴也好，西歐的倫敦、巴黎也好，北美的紐約、舊金

山也好，南洋的馬尼刺、檳榔嶼也好，到處都有華僑的蹤跡。全部華僑的總數大約有一千萬人左右。

這批飢餓的弟兄，到海外去，帶着中國老百姓本來有的好處，那就是肯吃苦耐勞，做事情勤懇忠實，用錢非常節省。他們因為在本國餓着肚子，所以到國外去，只要求裝飽肚子，工資厚薄他們並不十分計較。南洋羣島的開闢可以說完全是華僑的汗血積成的。關於南洋羣島的事留待下面再講，先說北美洲的美國和加拿大鐵路的建築，也犧牲過不少華僑的生命。北美初興盛起來的時候，要建築大鐵路，可是那裏人手既然缺少，歐洲人的工資又很高，只有工資低肯吃苦的中國人，才肯做這樣的工作。所以在一八五〇年以後，中國南方飢餓的青年，到北美洲去的很多。那裏建築的是幾條橫斷大陸的鐵路，沿線要經過深水、高山、沙壤、樹林，工程非常艱苦。尤其是經過山脈，有的要穿洞，有的要繞道，有的要在萬丈深澗上架橋。這些危險的工作，都是由華僑去做。當開山洞的時候，埋好炸藥，點好引線，華僑仍舊在山旁工作。突然驚天動地的一聲「轟」，山崩地裂，炸開來的大石

塊打下來，壓得工人血肉模糊。有時候在懸崖上架橋，失腳跌到嶙峋的澗底，跌得粉身碎骨。其餘像因為過度勞動，受虐待，傳染瘟疫而死的華僑，幾乎有幾萬，他們可憐的狀況，更不必說了。北美洲鐵路的一切艱苦工程簡直可以說大半是由華僑的血肉築成的。但是現在還有誰記得呢？

華僑在南洋的發展，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比現在探險南北極的還要艱難和偉大，這裏限於篇幅，只好簡單地敘述一點。南洋早就是中國人吃飯的所在，自從做了歐美的殖民地以後，那裏仍然需要中國的工人。有許多餓着肚皮的中國壯年男子，被裝在頂黑暗的船艙裏，冒着赤道附近的炎暑，在疫病和飢餓裏逃生到南洋去。他們到南洋去，當牛馬一樣賣給人家做苦工，永遠沒有自由。這樣販賣華僑的事情，叫「販豬仔」。可憐中國人像豬仔一樣地到了海外，和非洲的黑奴簡直沒有分別。那批華僑到了南洋，被賣給人家，有的做開礦事業，在黑黝黝的山中地底，穿着短褲，揮着鶴嘴鋤，混身被泥污煤灰塗得漆黑，永遠不見天日，好像活鬼一樣。有的在橡皮、甘蔗、椰子園裏，光着身子，背脊烘炙着

毒熱的太陽，彎着腰工作。有的開山築路，在濃鬱的樹林裏，在枯燥的平原上，流着汗曳着輓路機。這樣辛苦的工作，牛馬還不能夠做，然而餓着肚皮的華僑，要吃飯只好拚命。工頭的皮鞭和木棍，打得他們遍身鱗傷；熱帶特有的傳染病流行起來，那批華僑又沒有錢請醫吃藥，幾十百壯健的男子，都宛轉就死。在礦山、田園裏工作的華僑，因為他們被賣給人家，有的五年十年，有的甚至於終生，除了像牛馬一樣的工作外，都沒有絲毫的自由。在這樣要命的生活下過了壯年，到得衰老，沒有力量工作，主人吝惜自己的飯食，便把他們趕了出來，讓這批衰老的工人，像野狗一樣地餓死在路旁的溝壑裏。有幾個偶然積聚了一點錢，靠了自己的能力和機會，做到工商業的大老闆，那真正是萬分之一還不到呢。

然而偶然做大老闆的幸運兒，這批華僑在南洋的勢力，也不可以看輕。以出米著名的暹羅，那裏的米業，大部份在華僑手裏；以產橡皮著名的南洋羣島，那裏的橡樹園，大部份在華僑手裏。還有做工做商的華僑，雖然有的是拚着性命流着血汗勞動，工錢也是非常低微；然而積少成多，他們的力量也很大。在從前每一年，南洋的華僑，把他們的血汗

錢寄回來，數目總在一萬萬元以上。這批在本國飢餓的弟兄，到了國外，非但找到了自己的生計，而且養活了他們在本國的家庭和親戚。

華僑在國外，工作辛苦，工錢微薄，但正因為這緣故，常受別人的嫉忌。像美國在建設開發的時候，需要大批的中國工人，一到建設完了，爲了給本國人吃飯，便不顧華僑死活，發生激烈的排華運動，許多華僑受盡他們的虐待和殺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洲，常常有幾個美國流氓，衝進華僑的屋裏，把男子拖出來，吊到樹枝上去痛打，又把他的妻子，剝光衣裳，在樹底下對着吊着的丈夫侮辱，結果夫妻倆都送了命。美國政府，對於這些排華運動並不加以禁止，同時頒布法規，不准中國的工人到美國去。就是在美國有了產業的華僑，受了他們的排擠，安身不住，也只好光着身子回國。如今在美國的華僑，已經很少，大都做洗衣服的職業，有的賣賣古董，做做小生意，勢力已經很小了。在歐洲的華僑，也是做小生意和洗衣的居多。

在南洋的華僑，也是很不幸。那裏的華僑大老闆們一邊受着不景氣的影響，一邊受

着別國大老闆的排擠，破產的很多，百萬富翁，往往變成欠債的窮光蛋。至於像牛馬一樣的勞工，所吃的苦處，說也說不完。有一次，在一個工廠裏，一個華僑工人，要求改良待遇，管廠的荷蘭人，非但不答應，而且對着中國工人開鎗，打死了幾個人，把風潮壓平了。中國的領事當作沒有這一會事。有人去質問這個荷蘭廠主，他獍笑地回答說：「打死幾個中國苦力算得什麼！一粒鎗彈，值兩角錢；中國人的性命，還不值兩角錢呢！」這樣的虐待和殘殺，華僑爲了要吃飯，只好含淚忍受。華僑只希望祖國爭氣，使他們在國外也有光彩，偏偏祖國一年不如一年。近來南洋的華僑更苦了，做工的被排擠失了業。日本貨物的南侵，做生意的也受了影響。每次從南洋開到中國的船隻，總帶回不少餓着肚子失業的華僑。並且南洋許多地方對於華僑的虐待，也利害得很。華僑上岸，先要像牲口一樣的被檢驗一番，要繳很大的入口稅。在那裏做事尋一口飯吃，又要繳很大的人頭稅。華僑回到本國來，他的產業，要被政府沒收，只好光着身子走。單單說暹羅，在暹羅的華僑學校，一定要逼中國小孩子讀暹羅文字，要叫華僑根本忘記祖國。華僑要愛國，在南洋談談三民主義，輕的

被他們趕回來，重的坐幾年監獄。南洋華僑，這樣吃苦，現在已經一天減少一天，快要到日暮途窮的時候。想一想，中國人用血汗開闢出來的南洋，現在叫別人享受，自己反而沒有飯吃，這是公平的事情嗎？

上面已經說過，在國外的華僑，簡直不被人家當人看待，虐待和殺害，是對付華僑的家常便飯。日本大地震的時候，在日本的朝鮮人，發生暴動；瘋狂的日本人，便盡力殺朝鮮人，好像他們那一次受了巨大的天災，要向可憐的亡國奴身上報仇。在日本的華僑，也連帶被殺死三四百人，這批中國人死得真冤枉！後來中國政府去交涉，日本用「天災」兩個字，輕輕地抵消了這幾百條的華僑性命。還有朝鮮人也受了日本的指使，在朝鮮幾個地方，發生過利害的排華運動。華僑的商店被打毀，華僑被打得死的死，傷的傷，要逃命的火車站不賣車票給華僑。幾千百無家可歸的華僑，露宿在領事館裏，飢寒交迫。

但是我們不要看輕了華僑，華僑的精神，比喜歡航海冒險的英國人還偉大。不說在南洋北美的艱苦經營，只說在歐洲的青田人，就可以叫我們佩服了。青田是浙江東南一

個小縣，那裏地土很貧瘠，只出產可以雕刻圖章玩具的石頭。有許多窮苦的青田老百姓，身無分文，帶了一兩擔石頭，溜到上海出洋。有的躲在輪船的煤艙裏，有的沿着西伯利亞鐵路，含辛茹苦地到了歐洲。他們大都連中國文字也不識，更不要說外國文字。但是他們居然在歐洲各國漂流，靠着賣青田石和做小生意過日子。有的竟在歐洲發了小財。他們吃苦的精神，簡直不是人類所能忍受得下。可惜近來這批在歐洲的青田人，也到處受人驅逐，只好滾蛋回國。

別的國家，人民到海外去，都受着政府的獎勵和保護，因為他們是去替大老闆賺錢的。只有我們中國的老百姓，爲了飢餓，不得不向海外走，像牛馬一樣地給人家開闢新地方，受到可憐的待遇，結果只有滾蛋的份兒。中國政府，本來沒有尋殖民地的野心，我們也不願意有這野心，但是這樣一片有限的土地，要養四萬萬以上的人口，尤其像本部十八省那樣人煙稠密，一定要有許多人沒有飯吃。果然，解決了社會問題，沒有飯吃的人，或者會比現在少一點，但是沿海各地的人口，根本太多了。我們不是餓死，便是要有另外的

地方像南洋，本來是中國人開闢出來，現在中國人在那裏，仍舊占着頂大的勢力。這中國人功勞頂大數量頂多的南洋，決不能永遠讓白種人統治，做他們的牛馬。我敢預言：如果將來中國有一天走上復興的路，或者全世界的情形有公平的解決的話，南洋一定是中國人的南洋！難道我們飢餓的弟兄，永遠只有滾蛋的份兒嗎？

第十八講 英勇的抗爭

中國的外交家會紀澤曾經說過：「中國是一隻睡獅。」但是有的人說：「中國夠不到睡獅這樣的名字。中國是一隻肥豬。」肥豬也好，睡獅也好，這兩個名字都有道理。因為我們過去的政府，那批皇親國戚、軍閥、官僚，他們的行爲，只知道喂飽了自己，放到別人的屠場裏去的，確和肥豬差不多。但是把整個的中國來看，中國的確是一隻睡獅。它睡着的時候，正合「虎落平陽被犬欺」的一句話。但是列強加緊的欺壓，把四萬萬做甜夢的老百姓攪醒了，不情願替列強做奴才的老百姓，開始要擰掉肩背上的重擔子，掙斷腳上的鍊條，和列強鬪爭，從奴才的境地裏殺出一條血路，恢復到自由快樂的地位。他們除了解救自己，還要幫助世界上另外的弱小民族，反抗壓迫他們的列強，使得全世界變成平等的自由的合理的快樂的世界。中國不是勇敢正義的獸王獅子嗎？

在列強極力的壓迫下，中國的老百姓要醒了。如今中國的老百姓明白反抗列強，是自己要求自由快樂合理的生活；並不是像義和團一樣，被封建勢力所利用，逆着時代向後退，造成一齣可憐的悲劇。雖然列強對於中國的反抗運動，仍舊盡力摧殘，使得近來的反抗運動，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然而只要把中國的一切勢力團結起來，堅強地反抗，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睡獅呀，可以醒了吧！

這樣新的反抗運動，第一件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便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發生的「五卅慘案」。這慘案的結果，在表面上雖然是失敗的，然而它對內喚醒了沈睡的老百姓，對外把中國老百姓的力量顯示給列強看，它的影響是不可輕視的。我們知道，上海是列強侵略中國的大本營；上海的租界，彷彿是外國人在中國的一個小王國，這是中國頂大的恥辱。有許多外國的工廠，開設在上海，利用有力量沒飯吃的工人，造出便宜的貨品，剝削中國人的錢。其中規模大的，要算日本的棉紗廠。那批外國的工廠，對待中國工人，非常刻薄，好像牛馬一樣，工人們要飯吃，只好忍氣吞聲。有一個日本紗廠裏，中國工人實在

吃不下苦，請求廠主改良待遇。管廠的日本人，非但不答應，並且對那批工人開鎗，打死了一個工人，打傷了七人。因為這廠開在租界上，工人們便到租界當局那裏去報告。租界當局不把放鎗的日本人辦罪，反而把另外的工人捉來，關到巡捕房裏去。

在租界當局利害的壓迫下，沒有一個中國人肯出來幫助自己可憐的弟兄；就是上海的報紙，對於這一件事情，也不敢說一句話，彷彿中國工人生來是只配做外國人的鎗靶子的。然而上海的學生，卻感到這事不應該就此不聲不響，便起來幫助這批工人。學生都是青年，他們有着熱血，他們對於本國的地位和列強壓迫的情形，了解得比較真切；所以世界上一切新的反抗列強的運動，衝頭陣的總是青年學生。但是學生人數有限，力量不彀，單是他們卻沒有用的。上海的學生，便出來演講，喚醒全上海的老百姓，幫助受苦的工人。在一九二五年的五月三十日下午，有些學生在租界上演講。公共租界上的巡捕，把那幾個演講的學生捉去，要關到巡捕房裏去。學生們便跟着被捉的人一起走，也有幾個做生意的和做工的人，夾在裏面。那時候跟去的人，本沒有什麼反抗的意思，頂多要求巡

捕房釋放被捉的人。但是跟到南京路上的巡捕房前面，英國的巡捕頭，竟下了命令，對這批赤手空拳的中國人開鎗。這批空手的老百姓，做夢也想不到有這一會事。等得鎗聲連珠似的響起來，趕忙向後退，已經來不及。有的中鎗倒在地上，有的被人擠倒，有的哭喊，有的逃命。上海頂熱鬧的南京路，一時變了出演悲劇的舞臺。

在這次南京路的殘害裏，死了七個人，受傷的很多。全上海的老百姓，真的忍不住了，但是上海的老百姓，都是空手，不能夠和有鎗砲的英國兵士正面打仗；同時北京政府派在上海的軍隊，官長奉了上面的命令，替列強做走狗，極力壓迫反抗的老百姓。列強的兵艦，調到黃浦江裏，烏黑的砲口，兇狠地望着上海市，列強的兵士，駐滿在租界裏，還帶領了幾個中國的大學，把學生趕走。上海的老百姓，採取了罷工罷市的辦法，表示反抗。但是列強和政府兩方面的壓力，使得上海老百姓的反抗，沒有多少效力，所以罷工罷市的行動，日子並不十分長久。結果由北京政府派了外交官，和列強商量不需要的辦法。上海人所希望的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事情，一點也沒有着落；只把租界裏的司法情形，稍

做改好一點，英國又送了七萬五千塊錢，說是「五卅慘案」裏犧牲者的賠償。事情便這樣結束了。

上海的慘案發生，消息叫全中國震動，中國到處發生援助運動。這些各地的援助運動，都是很軟弱的，只有一些演講、發傳單、抵貨罷了。但是列強看見這樣，深恐中國的老百姓有了覺悟，對於他們榨取的地位，或者會有妨害；便調齊了許多兵艦，到各個通商口岸上去壓制，有幾個地方，都發生過衝突。在中國中部的漢口，也是英國的一個大本營，那裏的老百姓，也現出了一點不安的狀態。在租界裏的英國兵，排好了機關鎗，對着正在開會的老百姓掃射，死傷的人又很不少。當時統治湖北的中國軍閥，反而替英國做走狗，漢口人想反抗這次的慘殺，但是軍閥用了武力，不准他們喊冤。所以漢口犧牲的人，比上海犧牲的死得更冤枉。

中國老百姓對英國的反抗運動，也激動到南方。那時候廣東、廣西一帶，在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下。當時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雖然逝世了，但是他的同志還沒有忘記他的

遺教，在南方發動更偉大的革命運動。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廣州和香港的中國工人，發生了有組織的大罷工運動，使得英國的大老闆發生恐慌，英國調了兵艦到南方，再想用力消滅廣東老百姓的反抗。六月十七那一天，廣州的老百姓，爲反抗英國的壓迫，舉行盛大民衆大會，並出發示威遊行。遊行的大隊，經過沙基，對岸沙面是租界所在那裏的英國兵竟隔河對示威羣衆開鎗，好像在戰場上應付大敵一樣。遊行隊伍，因人數既多，路面又狹，簡直無從逃避。因此中彈致死的和受傷的，東一堆西一堆的倒在路旁。有的躲在屍體旁邊，有的躲在牆根，才避過了毒手，這次的慘案，就稱爲沙基慘案。

廣州的當局自這一次空前的慘殺發生後，就積極領導廣州香港等地的中國人，對英國作大罷工。香港的大罷工，對於英國的打擊尤其嚴重。統治香港的英國人，數量本來很少，一切完全靠中國人支持。那時候工廠裏、碼頭上、商店中的中國人，完全罷了工，甚至於英國人家裏的中國僕役，也向他們的主人辭了生意。平日繁華熱鬧的香港，一時冷冷清清，在這個悲壯的大罷工裏，幾乎成了荒島。有錢的人搬走了，商業衰落了，地價跌落了，

英國弄得手忙脚亂。政府當局又用經濟上的力量，幫助罷工的工人，不讓他們因為飢餓而屈服。香港幾乎像受了封鎖。英國有時候用兵艦威嚇，有時候用誑騙的手段來誘惑，都沒有用處。這個香港的大罷工，維持了相近一年，後來因為國民政府專心北伐，纔與英人妥協，然而中國老百姓的偉大的力量，在這次裏充分地表示出來了。

廣州的國民政府，派兵北伐，想去推翻統治中國的軍閥政府，完成孫中山先生未了的志願。國民政府的軍歌裏，就用「打倒列強，除軍閥」做口號，這叫實際上統治着中國的列強，非常恐怖，盡力阻壓國民革命，免得中國老百姓覺醒。所以在國民政府軍隊北伐的時候，列強對於軍閥，在暗中有過不少的幫忙。可是中國已經在覺醒了，國民政府的軍隊，靠了老百姓的幫忙，步步勝利。在漢口九江，因為老百姓和英租界的當局衝突，便毅然決然把兩地的英租界佔領。英國知道鎗砲的力量，再也抵不過羣衆的反抗心理了，只好表示屈服。這兩地的英租界，便無條件地讓中國收回了。

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時期，就是中國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期。這次革

命，步步勝利，廣州的國民政府，先搬到武漢，再搬到南京。爲了要打倒北方的軍閥，國民革命軍便沿着津浦鐵路北上。那時候北方軍閥的背後，便站着日本。日本希望中國的老百姓，在軍閥的壓制下，她可以利用這批貪錢愚笨的軍閥，加緊把中國推到奴才的路上去；所以日本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始終抱着阻擋的態度。但是北伐軍隊，已經渡過長江，越過泰山，迫近山東的中心濟南。北方軍閥，早已沒有力量抵抗，聽到國民革命軍將到濟南，便帶了他寵愛的姨太太，和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腳底抹油逃走了。但是山東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山東的軍閥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不願意把山東這個地方，輕易地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日本的軍隊，爲了支持他們的走狗，便在山東上岸，佈滿了膠濟鐵路沿線。可惜北方軍閥不濟，有了這樣一位拔刀相助的保鏢，還讓國民革命軍衝到濟南。

日本的軍隊，武裝齊全，磨拳擦掌地，預備同國民革命軍開火。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的那一天，濟南城外的日本兵，開了第一鎗，便開始強盜般的行爲。中國軍隊，稍微和日本兵抵抗一下，但是上邊的命令，叫中國軍隊只准退讓，不准反抗，於是日本軍隊，更加瘋狂。

起來。他們架好了大砲，轟打濟南城，在猛烈的砲火下，中國軍隊沒有抵抗，悄悄地退出。日本占領了濟南，屠殺中國的老百姓，簡直像飢餓的野獸一樣；醫院裏的中國傷兵，也不能逃出他們的屠殺，把可憐的性命，死在日本兵的刺刀尖上。中國的交涉員蔡公時被日本兵割了鼻子，挖了眼睛，然後再鎗斃。這次在濟南發生的「五三慘案」，事情比「五卅慘案」更嚴重，引起了全中國的反日運動；可憐弱小民族的反抗運動，只好在抵制日貨上做功夫。在前線的兵士，雖然氣憤得很，情願和侵占中國領土的日本軍隊拚命；可是國民軍恐怕北方軍閥還沒有打倒，反而多了敵人，非常不值得。因此在濟南前線的中國軍隊，吞着眼淚，握着拳頭，退回泰安。北伐的路線，也繞出了濟南；對於日本兵在山東的橫行，含羞忍辱，裝做不看見。濟南在日本的鐵蹄下，幾乎有一年，其中自然有漢奸奉了敵人的命令，維持治安，老百姓的反抗，完全被壓制了。日本想從此占據了山東，但是歐美列強不答應，日本沒有法子，只好把兵調回去。

第十九講 宰割的第一刀

看了前面十八講所敘述的，我們已可以明白：自經鴉片戰爭、英國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後，世界上的列強，一齊跳上中國的舞臺，扮演着你搶我奪的好戲。中國不情願做奴才的老百姓，雖然發動過幾次反抗運動，然而爲了種種的原因，結果可以說是幾乎全盤失敗。到了前五六年，英、美、法、日四國，已經成了在中國舞臺上競爭的四大金剛。其中法國的勢力頂小，日本的野心頂利害。原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大戰，造成日本在中國獨占的機會，後來華盛頓會議，美國重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也不能夠完全消滅日本獨占的野心。日本是島國，他們的大老闖們，感到這幾個小島，簡直「英雄無用武之地」，老早想跨上大陸來，朝鮮半島的佔據，使她在大陸上有了地位，從此和中國的東三省做了近鄰。日本所缺少的東西，像煤、鐵、石油、木材，東三省隨地都是，東三省的寶藏，日本

的大老闆們，是念念不忘的。大老闆們有了東三省的原料做根據，從此可以侵略整個的大陸，甚至於和歐美的大老闆們較量較量。大戰以後，與東三省北方貼鄰的俄國已經成爲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大老闆們靠榨取過日子的國家根本站在相對的地位。大老闆們要維持自己，消滅蘇聯，也要占據東三省當大本營。所以日本占據東三省，說是替本國飢餓老百姓找吃飯的地方，這是騙人的話。中國本部十八省的人口，和日本比起來，要挨餓的人更多。東三省早已是中國的地方，日本偏要占據那裏，只是大老闆們和幾個野心家的瘋狂舉動。

但是中國已經是列強競爭利益的舞臺，英美日中間，大家都有很深的衝突。日本在東三省造了幾條鐵路，利用這幾條鐵路來一手包辦東三省的商業和運輸；然而東三省一部份的中國人，卻借了英美的錢，造了幾條鐵路，和日本的鐵路平行，使得日本在東三省的鐵路失掉了重要的意義。英美的金錢流到東三省，英美的勢力也到了東三省，日本獨占的地位要搖動起來，這是多麼的危險！日本從前要占據東三省，不得不用完吃奶的

氣力，和俄國打仗，好容易得到勝利。那時候英美的勢力侵進東三省，那得叫他們不擔心。先下手爲強，不要等到後來懊悔。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裏，瀋陽城裏的炮聲，便開始了日本占據東三省的辣手——不是征服中國和進攻蘇聯的辣手。

「水到渠成」這一句話，可以用來形容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裏日本在東三省造成的事件。上面已經說過，日本在東三省爲了恐怕別的國家和他們爭奪，不得不自己先下手。恰巧有一個日本的軍官，在九一八以前，受了日本軍隊的命令，到蒙古的東部去做探子，打聽那裏的情形，好等將來日本進攻的張本。不久據說這位探子忽然失蹤了。日本看見這個好機會，又要向中國討好處，一口咬定，說他一定被中國兵士殺死的。照道理講起來，一個打聽中國軍事祕密的探子，被中國兵士殺死，也是罪有應得；何況是不是中國殺死，或者是日本誣賴中國，像後來南京發生的日本副領事失蹤一樣，只有這軍官自己明白。然而中國方面，對於日本總是必恭必敬，聽說這位軍官失蹤，便把當地的中國軍官捉來，關在監牢裏面，要把他們判罪，日本卻不滿意。趁這機會，日本軍隊，從朝鮮調到

中國來的，有兩萬多人，一切都預備好；只等銀角一吹，好戲開幕。這軍官失蹤的事，便做了九一八好戲的前奏曲。

在九一八那天夜裏，瀋陽的日本軍官，拆掉了南滿鐵路上的一座鐵橋，開始用大炮轟擊中國軍隊的大本營。瀋陽的中國軍隊，也有好幾萬，武器也好，訓練也不壞，本來可以和日本軍隊打一下。但是中國軍隊的長官，遠在北平，瀋陽的急電來了，說日本軍隊在瀋陽鬧事，請問長官怎樣辦。長官正在聽歌看舞，誰有心情來管瀋陽的事，回他們一個不睬。可是不久急電再三再四的來了，說日本兵已經占據瀋陽，要把瀋陽大營裏的中國軍隊繳械，中國軍隊只有兩條路，一條和他們打仗，一條讓他們繳械，聽憑長官指導走那一條路。這位長官，最後的決定是「不抵抗」。好了，「不抵抗」三個字一到東三省，幾萬中國熱血的男兒，只好瞪着眼睛，看日本軍隊，在東三省像強盜一樣地橫行；在一天以內，安瀋、南滿兩鐵路沿線的地方，幾千里的土地，幾百萬的人民，都落入奴才的命運裏。原來這位東三省的長官，事前既然不知道消息，當時接了報告，也當是地方上的小事情，不久向日

本陪罪，便可以解決了的，所以毫不關心。等到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了，沒有法子，便不抵抗到底。

日本軍隊，搶得了東三省的大部份，當然搶劫燒殺，肆無忌憚。好在東三省自有一批願意做走狗的中國人，替日本軍隊當奴才頭腦，來壓制不願意做奴才的老百姓。黑龍江的馬占山將軍，是一位難得的好漢，他要保全黑龍江，不讓日本軍隊打進來。可憐馬占山雖然愛國有心，然而他和中國本部的交通已經斷了，他的兵很少，武器又不好，糧草和金錢也不夠，只有靠着愛國男兒的熱血，和炸彈大炮的日本軍隊拚命。兵士們有的穿着夾衣，挺着刺刀，在冰天雪地裏衝鋒。有些兵士們要渡過嫩江，沒有船隻，便脫光了身子，把不能浸溼的彈藥頂在頭上，在河裏走到對岸去，冷水浸到半身，要記得這是東北寒冷地帶的十一月裏了呢！結果馬占山兵盡彈絕，打了一個榮耀的敗仗，日本軍隊占據了黑龍江。後來還有別的中國軍官，不肯投降日本，像馬占山一樣，起來反抗。然而他們沒有錢，沒有糧食子彈，更沒有救兵，和馬占山一樣的失敗了。只剩一批忘記祖國的官員軍閥，在日本

的脚下討生活，做做奴才的奴才。

東三省在幾個月裏，完全被日本搶去，中國民衆自然不甘心。可是中國政府，一味想靠歐美列強的勢力，來抵敵日本獨占的野心，雖然沒有用處，卻沒有別的法子。中國各地城市裏的老百姓，像覺悟的小商人、工人、學生，又發生了抵制日貨運動，組織轟轟烈烈的抗日會。抗日會的工作，大部份是在口頭和紙面上的，就是稍有成績的抵貨運動，對於日本也沒有什麼大打擊。但是侵略者的野心，他砍掉了你的臂膊，不許你叫痛，你要想分辯，還要叫你吃耳光。可憐城市裏軟弱的抵貨運動，也碰到同樣的命運。城市民衆反日的中心，是在上海。日本要消滅抵貨運動，便不得不兇狠地對付上海。而且上海逼近中國的國都南京，上海一有事情，更可以叫南京的政府向日本討饒。日本頂會借端生事，一九三二年的開頭，找到了一點小事情，向上海的市長大辦交涉，要求解散上海的抗日會，壓制上海民衆的抗日運動，甚至於中國國民黨頂大的機關報，在北伐以前有過光榮的歷史的民國日報，也答應了日本的要求，一紙命令把它封掉。在上海的日本軍隊，提出哀的

美敦書給市政府，態度非常蠻橫，叫市長答應，否則又要用武力解決。

那時候中國的政府，不願意和日本開戰，更不願在上海和日本開戰。因為政府雖然在南京，而政府所要開銷的金錢，都要從上海方面得到。同時上海的中國人，那批有錢的大老闆，也情願老着面皮向日本討饒，不肯讓上海打起仗來，免得叫他們不能夠過「安居樂業」(?)的生活。雖然上海的老百姓和軍隊，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早已恨不得和日本拚個你死我活。上海的市長，碰到了難題，想不出好法子；只好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答應了日本軍隊蠻橫的要求。照樣子看上去，上海可以太平無事了。然而不然，那天夜裏，日本軍隊在上海的北部，竟衝進中國軍隊防守的區域，又想用九一八的老法子，來佔據上海。然而人類究竟是血肉做成的東西！人類究竟有忍不住憤怒和羞恥的時候！當時駐紮在上海的中國兵士，卻不肯隨便拱手把上海送給日本軍隊，讓他們的鐵蹄來踏得粉碎！於是一二八夜裏偉大的英勇的抗敵血戰爆發了。

上海的血戰，引起了全上海老百姓憤怒的火燄。工人們離開工廠，夥計們丟開算盤，

甚至於十多歲的小孩子，也投到熱烈的戰爭裏去。日本的大炮炸彈，雖然把上海閘北吳淞一帶打成白地，然而中國的軍隊，也叫日本認識了利害。戰爭開始的時候，中國方面是屢次得着勝利的；可惜日本軍隊把租界當作大本營，中國軍隊又不肯衝進租界，才讓日本免得全軍覆沒。日本的救兵，接連地從本國開來，經過吳淞口，到上海一帶，來消滅中國的掙扎。但是在上海的中國軍隊，因為救兵沒有，民衆的支持力量也有限，結果只好退出上海，這真是頂痛心的事。——可是上海的戰爭，中國並不會打敗仗。

這一次上海戰爭中，中國的政府，爲了在南京怕受日本的壓迫，便搬到洛陽去。江浙兩省城市裏的老百姓，看見戰爭，歡喜得幾乎瘋狂，希望從這一個戰爭裏，中國打出奴才的地位。然而上海的中國軍隊，因為沒有救兵，只好退出上海。在打仗的時候，中國果然損失很大，日本也沒有好處，中國政府和日本，都想結束上海的戰爭，便訂了停戰的條件。可惜這一次熱烈的反抗，便這樣草草地結束了。中國整個的情況，也都被日本和歐美的列強看在眼里。尤其是中國那批有錢有勢的人，爲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情願讓全國的老百

姓，走上了奴才的路，只要他們自己可以做奴才頭腦。

爲了上海的戰爭，中國已經忘記了東三省。東三省的猴子戲，在日本軍隊的指揮棒下，正式表演起來。一個沒有心腸的中國花花公子，被日本軍官從天津帶到東三省，披上繡花的袍子，做起猴子戲的主角來。這個花花公子，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早已廢掉了位置而閒着沒事幹的人。還有一批老猴子小猴子，站在日本兵的鎗尖上，做配角，居然在吉林省的長春，組織了一個朝廷。東三省的主人翁，實際上是日本；日本連搶帶奪，總算已經達到了心願。可是東三省的老百姓，在日本軍隊的侵略下，連生活也不能夠維持；那批不肯餓死和做奴才的老百姓，便加入義勇軍，和日本軍隊搗亂。義勇軍雖然武器、金錢、糧食都沒有，然而他們有的是熱血，東衝西撞，叫日本知道，東三省的老百姓是不願意做奴才的。

中國政府所希望的，是歐美列強來制裁日本。歐美列強的分贓機關，便是在瑞士、日內瓦的國聯（國際聯盟）。所以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開始來吞中國這塊肥肉，別的國

家早已忍不住了，中國還忍得住，只一味地向國聯訴苦。國聯倒並不看中國可憐，但是東三省叫日本獨吞，英美等國有點捨不得。結果國聯派了一個調查團，到中國來調查詳細情形。調查團回去後，卻提議把東三省讓歐美列強來共管，意思說東三省這塊肥肉，世界上的列強，大家有份，他們做夢也不想到中國。這個提議，可以看出歐美列強和日本搶奪中國的情形，中國不贊成，日本更不贊成。然而日本獨吞了東三省，怕歐美列強妒忌，便對歐美列強說：「我占據東三省，替你們做打蘇聯的先鋒。」歐美列強，暗中都想推倒蘇聯。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有日本替他們做先鋒，那末日本獨吞了東三省，還是值得。所以對日本便放鬆了一步。

日本看見自己侵略中國，借了打蘇聯的名字，已得到英美等的原諒，對於中國，更得步步進步。再把東三省做根據地，向西進發。熱河省也落到日本的手裏，北平城也受到了震動。一方面日本軍隊，還衝進山海關來，叫河北省也入了日本的勢力。在北平的東南，又有一批猴子，組織了一個表演的舞臺，地點是通縣。另外河北省和察哈爾省，也變相的成功。

特別區域。現在的華北，在實際上，已經變成九一八之前的東三省了；我不知道在本書出版的時候，華北在名義上還是中國的一部份？也許插在古老的北平城牆上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

東三省現在被日本搶去了，華北現在像中日共管的區域了，但是日本的野心，搶了東三省不夠，搶了華北也未必肯滿足，他們要征服整個的中國，叫四萬萬多的老百姓，做他們的奴才，這一片廣大的地方，做他們的榨取的對手，朝鮮就是一個好榜樣。所以現在日本的希望，叫中國的政府，根本取消老百姓的排日思想（不是排日運動了）。甚至於書局裏所出的教科書，也要滿口稱贊日本對中國多麼好，他們才高興；他們這樣欺侮中國，中國在肉體上受了巨大的創傷，還不准中國人心裏懷恨。這是從前主人對於奴婢的手段，然而日本卻說得出口來，日本還要叫中國承認東三省的那一齣猴子戲是正式的。叫中國和日本經濟上聯合，讓日本的大老闆們，把中國的老百姓，榨得油乾血枯。把這件事，日本說得好聽，叫「中日經濟提攜」。東三省早已承日本的提攜，做了日本的奴才，

另外的二十五省再承他們的大老闆們提攜，結果大家只好做奴才了。日本要了我們這許多奴才有什麼用呢？除了給大老闆們榨取外，還要叫中國的老百姓，做攻打蘇聯的先鋒。他們表面上說是中日聯合防「共」，實際上，逼中國的老百姓聽他們的命令，將來日蘇有戰事發生，莫明其妙地衝上前線去做砲灰的，便是中國人倒楣。日本的心思真利害，他們要誘中國的政府，和他們談判，提出什麼廣田三原則，像上面所說的，要叫中國承認，中國如果一承認，自己的墳墓便掘好了。

我寫到這裏的時候，中國北方有些軍閥官僚，正在和日本鬼鬼祟祟，日本的軍隊，在華北駐紮得很多。福建省的土匪，也做了別人的走狗，在那裏搗鬼。不知道讀者看到這書的時候，中國是怎樣的局面。但是讀者呀，宰割中國的第一刀，現在已經切下去了。

第二十講 瓜分？獨吞？還是復興？

我的親愛的讀者！你們看到這裏的時候，希望你們把書本合攏，來從頭至尾想一想：列強自經鴉片戰爭後，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就成了世界列強侵略的目標。這不到一百年的短短的歷史，中國所受列強的痛苦，已經够受了，賠款、割地、租借、關稅協定、特權的侵害，有的地方早變作奴才的境地；中國的本部，也被列強榨壓得快到油乾燈盡的地步了。直到如今，中國的前途，無論誰見了都要搖頭嘆氣。日本第一個開刀，已經割去了我們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另外的列強，眼裏閃着貪婪的光輝，也想來分一塊肥肉去。中國今後的運命將怎樣？被日本獨吞去呢？被列強瓜分呢？還是不情願像不爭氣的印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一樣，要復興起來建設一個平等而合理的社會呢？

我上面雖然說過，無論誰見了中國如今的情形，都要搖頭嘆氣，可是我不希望我的

讀者如此。有人想這百年來的國難，都是中國自己不爭氣，不應該在鴉片戰爭時讓列強轟開大門；就算轟開大門，也應該及早覺悟，和日本一樣，轟轟烈烈地走上自強之路。——不錯，中國有些地方不爭氣是的確的，有些中國人太混帳也是事實。然而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是前生「注定苦命」的。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比別的民族壞，我們不必太看輕自己；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是生來只配做奴才坯子的！何況看看中國人在南洋羣島的功勞，中國人真是頂勤苦、頂溫柔、頂偉大的民族。近百年來中國所以糟到這樣，奴才的鎖鍊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卻完全是世界上列強的不好。但是如果我們自己再不起來，國裏飢餓的弟兄，再自己和自己打得頭破血流，不想到沒飯吃的原因是因為列強的原故，那末中國才真正沒有希望了。

是的，我把近百年來中國的一切恥辱，不管飢荒、內戰、土匪、失地、賠款，都推在列強身上，並非是自己不肯認錯。我所指點的列強，頂主要的是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俄羅斯（是革命以前的帝俄，不是蘇聯）、美利堅、日本等。這批國家，他們本國有着許多大老闆，

有的開商店，有的開工廠，有的開銀行。頂早是做交易的大老闆，他們要到海外來做生意賺錢，不得不轟開另外國家的大門；不多時大老闆又開了工廠，他們要賣他們的貨品給你們，要從你們那裏搶原料，更不得不把你的國家握到手裏；最後他們完全成了銀行的老闆，有錢沒用處，自然用錢買奴才，把你整個的國家，買來做他們的牧場，整個的民族，買來做他們的奴才。因為列強的政府，全是由大老闆們支撐的，所以列強派兵艦到別的家裏去，不惜殺人放火，為的是他們大老闆的好處。可憐列強的兵士去侵略弱小民族，也是被大老闆們逼迫送命。中國便是列強大老闆們鉤心鬥角的舞臺。這樣的列強，書本裏有專門的名字，就是叫做「帝國主義」。諸位明白嗎？我手頭有一本書，裏面有「帝國主義」的定義，我隨手抄在下面：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的產物。就是併吞比較更廣大的農業地方來支配，這樣的衝動，是帝國主義的本質。」

以大老闆們為中心的列強，就是帝國主義，中國近百年來，無時無地，不遭帝國主義

的蹂躪。我們中國貧困、自相殘殺、文化落後的原因，都要謝謝帝國主義的恩惠。實在本書中所說的「列強」，一律都可以換上「帝國主義」四個字，但是恐怕「帝國主義」這名字解釋起來麻煩，所以說是「列強」。現在看看近百年來英日美法等在中國侵略始末，大概可以明瞭什麼叫「帝國主義」吧？

列強（就是帝國主義）根本想叫中國做奴才，他們的兵艦大砲，是征服中國的武器；和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是束縛中國的賣身契；那批中國的軍閥、官僚、買辦，是替列強做走狗的奴才頭腦。中國的貧窮，是被列強的大老闆們榨乾了，成千成萬的中國人餓死；成千成萬中國的老百姓，因為飢餓，自相殘殺；成千成萬的中國奴才，被列強驅使、虐殺、逐走；然而列強的大老闆們，坐在頂精美的房間裏，喝着香檳酒，望着這快將完全淪為奴才的全中國微笑。中國的一切，完全是他們造成功的！難道中國的命運，一直隨他們擺佈嗎？四萬五千萬的老百姓，只有餓死和做奴才的份兒嗎？我不相信！

中國醒來了！快要餓死和做奴才的中國人醒來了！過去種種的國難，是喚醒我們的

警鐘。我們要復興，然而我們要有復興的法子。取銷賣身契似的不平等條約，不能夠去向列強求懇！這是「與虎謀皮」的笨算計！抵制外國貨品自然是武器的一種，但究竟不是根本辦法！我們要從餓死和奴才的命運裏掙扎出來，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聯合四萬五千萬的老百姓，用自己的血和肉，打倒壓迫我們的列強。我們飢餓的弟兄，快不要自己殘殺自己，教我們挨餓的，是近百年來步步逼死我們的列強。打倒了列強，大家才有飯吃！

我們再不起來，列強卻已經等不住了。列強的大老闆們，看到蘇聯的情形，自己也知道末日將近，於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起來，更想把中國化作奴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開始向中國切下第一刀，四五年來的宰割，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全省和河北察哈爾的一部份，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已經道道地地做了別人的奴才。歐美列強，不願意讓日本獨吞中國，大家鉤心鬪角地要把中國拉到他們自己的腳底下去。日本借了打蘇聯的名義，在請求歐美列強包涵包涵。因此我們再不起來，只有兩條路，不是給日本獨吞，便是讓歐美列強瓜分。獨吞也好，瓜分也好，我們總歸是該被榨取的奴才。

茫茫的世界上，有這許多國家，有這許多人民，我不是說我們在國際上不要有朋友。世界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是我們的朋友；建設國內合理社會的蘇聯，是我們的朋友；列強本國裏的勞苦大眾，也是我們的朋友。甚至於我們的外交手腕靈活，利用列強相互間的矛盾，就是列強中的某幾個，也可以做我們的朋友的。我們要認清楚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打倒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

我上面已經說過，第一次的世界大戰，完全因為列強分贓不均，自相火併，列強的野心永遠沒有會滿足的一天，贓物永遠不會分得均勻；踏在列強腳底下的奴才們已在覺悟起來，也不會永遠做奴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時候已經很近了，日本搶奪中國，意大利搶奪阿比西尼亞，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曲。列強都在厲兵秣馬，預備大廝殺；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像非洲、阿拉伯、印度、安南、朝鮮、臺灣、波斯、南北美洲的小國家，列強國裏的勞苦大眾，也在暗中準備武裝，掙脫他們的鎖鍊，預備爭取他們的生存。我們不管第二次的世界大戰究竟是列強自相火併，還是奴才和主人的爭自由戰；只講我們中

國，不趁這機會，用我們的血，洗淨我們過去的國恥，堂堂正正地建設一個合理的國家，那末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做奴才，雖然獨吞和瓜分，還不知道。然而看到目前日本的侵略，我們分明不是被日本獨吞，便是被列強瓜分，這樣不死不活的局面，也不能維持多久了，除了我們自己起來。

瓜分獨吞復興？——我們中國已經走到這樣的三叉路口了，我們究竟應該向那裏走呢！

一個年表

-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〇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
- 一八四二年（道光二二年）中國和英國訂南京條約。
- 一八四三年（道光二三年）中英訂立虎門補遺條約。
- 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英法聯軍陷廣州。
- 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英法聯軍攻陷天津，訂立中英中法天津條約。
- 一八六〇年（咸豐一〇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訂立中英中法北京條約。
- 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上海的外國人組織軍隊，幫助滿清打太平天國。
- 一八七一年（同治一〇年）俄軍佔伊犁。
- 一八七四年（同治一三年）法國迫安南訂約，認安南爲自主國。

- 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日本正式併吞琉球。
-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和俄國訂伊犁條約。
-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中法戰爭開始。
-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間成立和約，中國把安南放棄給法國。英國併吞緬甸。
-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間因為朝鮮問題開戰。
-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訂結馬關條約。
-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中俄訂喀西尼條約。
-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德國強佔膠州灣，因此引起各國租借地競爭，並且劃定勢力範圍。
-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發生排外運動，引起八國聯軍，北京被聯軍攻陷。
-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中國和各國訂辛丑條約。
-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日俄因搶奪中國東北和朝鮮權利，在中國境內開戰。中國

宣布中立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日俄和議成立。中日訂立滿洲善後條約。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日本在東北設立關東都督府和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日本正式併吞朝鮮。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歐洲大戰發生。日本攻佔膠州灣。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日本提二十一條要求強迫中國政府承認。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中日訂軍事協定。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歐戰停止，中國因為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交涉失敗，發生五

四運動。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外蒙古活佛宣布獨立，後被蒙古青年聯合蘇俄紅軍推翻。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廣州發生沙基慘案。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日本在山東阻止國民軍北伐，發生五三慘案。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日本占據東三省。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中日在上海開戰。中日訂結上海協定。東北傀儡國家

成立。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日本占據熱河，進窺平津。中日訂結塘沽協定。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偽「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日本發表四一七

「天羽聲明」。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日本提出「中日經濟提攜口號」，加緊對中國經濟侵略。

中國受日本壓迫，下「敦陸邦交」命令，撤退河北中央軍，停止河北國民

黨部活動。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偽自治政府。察中六縣被偽軍侵佔。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華北走私猖獗……

